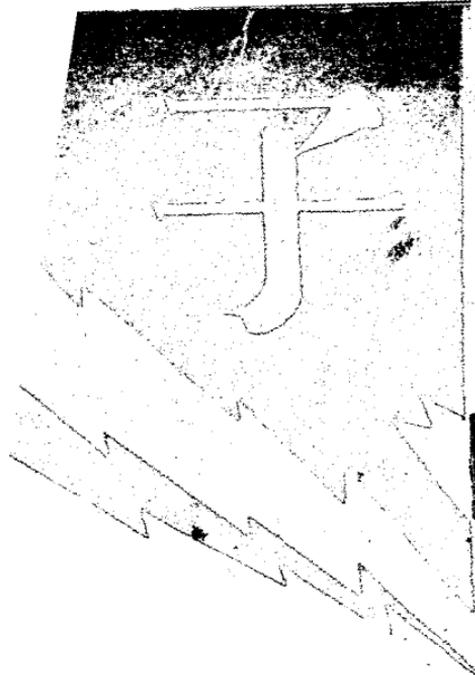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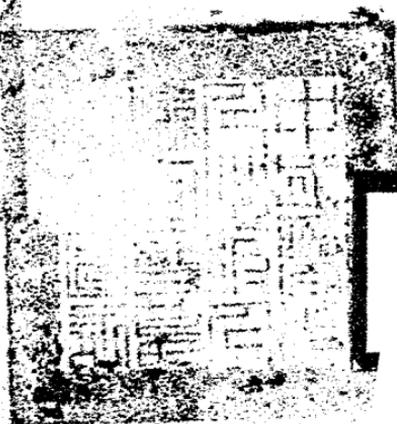


鏗



原
版
精
裝



李健之著

857.63

283

2

集 說 小 篇 短

子 壘

作 吾 健 李



3 1761 2265 7

行 印 店 發 明 開

獻
與
玉
手

目次

影	一
在第二個女子的面前	一〇
最後的一個夢	一六
獵	三五
機關車	四四
擾子	六六
又一身	六六
末一個女人	一〇一

一個兵和他的老婆……………二三四

第一章 他說他怎樣認得他的老婆……………二三四

第二章 他說他怎樣安頓他的老婆……………二三五

第三章 他說他怎樣拜謁他的岳父……………二三五

第四章 他說他們的頭一宵的恩愛……………二七四

第五章 他說他的老婆重入家門……………二九〇

第六章 他說他的岳父母的反目……………三〇〇

影

我最恨燈光，牠把我們相擁抱時的影子都映上窗簾上。

——淫女，旅行中語。

幕扯上了；我從廂座中向臺上望去，無論什麼戲，開始總是一男一女在 *kissing, embracing, etc.* 而且甜蜜地，熱烈地，等等；這俗得可憎。我不歡喜揭破人間的隱祕，更厭忌誹謗；然而這種情感的昇華實在俗不可耐，俗不可耐。走在任何暗靜的地方，犄角，屏風後，甚至於兩扇門後；走在任何明敞的處所，街市，公園，甚至於荒原上；只見愛東馳西逐，戰無不捷，帶着俘虜的呻吟和犧牲者的血腥。在這樣一羣人的中間我生活着，有說不出底孤寂。日日夜夜我不能安息一時，聽見看見我的同類的蠢愚的舉動；我自己沒有愛情。

然而就在如今——簡直出乎我的意外——一位極柔麗的天仙似的女郎，倚傍在我的身旁，說她愛我。

我竊覷着她，問我自己：這是人嗎？

我懷疑自己，她的存在和她的愛。我是一塊堅冰，在九霜天凝結成的。雖然這是一位天仙似的女郎。雖然她向我嬌媚地笑着。那笑聲，從深的深的靈魂裏探出底蕾，輕颺似地，飛泉似地，在我的耳邊，不是鳥語，不是花顫，不是天籟；帶着銷魂的獨立性。還有她的窈窕。我說這不是人。我見過無數的老婦少女，她們同她非常類似，只沒有她的屬於我底靈魂。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我開始細究她的美之所以然：我想像 *André* 是她。先讓我說她的一雙墨瞳，這靈魂的泉口——不，先讓我說她的搖曳如玉底身段，彷彿鐘乳而有神韻——不，先讓我說她的可愛的櫻脣，半掩在雪絹下面——然而她先說了，聽這是：

「我怕你的眼睛！」

什麼，我的眼睛？她怕這一定是我錯聽了，我相信，否則她說脫落了。然而從她的眼波

的閃灼，我瞭然於這是真的。讓我尋一句工力相敵底怯怯的言辭——我只能講她美。

「你說我什麼？」她問，微笑。

我的嘴唇顫動着，心裏枯索着一句極長，極豔，極動情的傳語，詩一樣的名句；我失敗了，上下脣笨拙地顫動着，表白不出我的心意。我所尋得的，是一個極短，極淡，極平凡的字眼，毫無詩意的：這是「美。」

於是在炙膚底炎陽中，向前緩緩地行走，她依傍着我。茂鬱的青草，在我們的踐踏之下，彷彿失掉生命，仆在彼此的懷抱。在我們的頭上，雲蓋似的松針皺縮着，彷彿蒼老的刺猬的皮。我們并肩立在土山上。一泓碧綠，靡涯靡深，瀉伏在山下；芙蓉繁殖着；在大而圓的綠葉中間，探出紅的，白的齒蒼，四下鬱靜。陽光在水面撒着銀珠，虹色的魚類從裏往外簾躍，彷彿盛暑停留在碧澄深處，苦悶着牠們。於是水面激起一種空陡的音響，浪遊四逝，在這中間亭亭地立着一株最大的玉芙蓉，戰擲着花瓣，一片一片地零落在水上，葉上，餘下中含底拳大的綠實。四下鬱靜。從一株枝葉披拂底老柳，發出蟬的祈雨的倦吟；在遠處某

塚山壁上，彈着共鳴的調子。沒有雲，碧空朗朗，是溫熱的馨謐，單色的豁爽。一陣鴛鴦的山風。枝葉顛頂着，亂草仰抑着，硃色的水蘩鬚着。她的新剪底蓬鬆的雲髮，被噓向額前，彷彿銀墨樣的波，掩住雙睛；她用手攏向後去，美麗地傾瀉在地上底濃密的樹影，我覺得也在潛移。什麼音響也沒有，僅可辨出她的嘆息——水上芙蓉的嘆息。

我恐懼着，冷，因為……我尋不出那攝憎我底物。在我們的身前身後，是淡淡的密密的樹影。

她坐在石凳上，我的腳下，頭倚着我的戰慄的膝脛。我筆直地立着，面向着芙蓉的海，眼波不時旋注在她的髮心，靜聆着她所擬底荒誕的故事：

「在我們不知道底世界上，那裏沒有光，和創造我們的世界一樣，上帝創造下在黑暗中繁息底生物。他們怕光，猶如我們怕黑暗；光到他們的羣中，猶如黑暗來朝謁我們。那裏沒有我們所謂底愛情，因為愛情在他們的熱熾的光樣的心中，和心一樣，和光一樣；他們不需要物質的，身外的，蜉蝣似的愛情。那痛苦的虛幻。在他們是幸福的，在我們是痛苦；

我們所謂底痛楚，在他們是一無所知。

「這兩個世界併行着，自古迄今，各不相知；我們的不滿足使我們在夢想，他們卻清醒而且滿足。那裏無男無女，生命永在，時間凌虛；他們的靈魂是向上的，非肉的，虔誠的；他們的工作是平均的，分工的，合作的；沒有微菌；沒有生老病死。愛情便是自我；不像我們的世界，把牠析而爲二，化爲無限份，相斥相吸；所以那裏沒有妬嫉，離恨，攘奪。所以沒有內心的或者外物的戰爭。呵，和平！呵，那一個不可知的，進行的夢想中的，黑暗的國度！」

接着她長長地嘆息了一聲——不，這是從水裏發出來的。我俯下身吻着她的黑馥的螺旋的髮心，呢喃着，想表出一種超乎肉的企望。

「你說我什麼，親？」她仰首問，微笑。

「我……我……我願在那一個世界中！」我囁囁着，恭肅地答道：「因爲在這裏，我感到愛；因爲在這裏，愛同自我是兩種物體；因爲在這裏，你不能永久爲我所有，我不能永久爲你所有；因爲我能看見你，你能看見我；因爲我們會彼此失去，讓某種東西在暗中。」

阻隔。因爲這土山上，如今——」

她微微地立起，將頭枕在我的膝上，用那樣深茫如湖水的明瞳窺入我的靈魂；我不知道怎樣往下說；我祈禱和芙蓉一樣，我能深植在她的汪洋的墨睛中。不知什麼時候，天上已然濃雲密布；草影，樹影，以及湖面上攝留底芙蓉的情影，都不見了！在我們的四圍，是從黯空反映下來底，一無涯際的雲影。

「因爲就在這土山上，如今——」我恐懼着，不清楚所恐懼的是什麼。

「你我合而爲一！」她從地上轟然站起，續出我所不能出口的；然後狂吻了我一下，沿着湖畔，跳躍前去，彷彿一隻銀羽翩躚的仙鶴。

我失魄地尾隨上去，雨點如脫了線底細珠，迸降在草地上，溼暈着我們的衣裳。從過道進了屋內，一切是黑暗，我跟在她的後面，但是這太顯然了，我覺得在她和我的中間，有一種輕渺到不可辨晰底足聲。我喊她停住，自己也停住的確，的確什麼音響也沒有。她問我有什麼話說，從這疾忽的語音，我可以想像出她的頤間的笑渦。我覺得自己的錯誤。但

是我憐懼，因為彷彿就在這裏，如今……有我和她以外的無聊的生物的存在。

粗重的蹬蹬的脚步，向這屋子走來；我握住身前女郎的手。

「什麼？你的手滾燙的！」

她驚呼着，更握緊我的手，在黑暗中，從這促驟的腔調，我聽出她對於我的健康怎樣地憂急。外面有沈著的步聲。我煩燥着。

忽然屋內電燈亮了；在我的眼前，同這一齊亮的，從軟帘後顯出旅館的男僕。他向我們掬下腰，極不入耳地道：「先生和女士原是回來了，我以為這裏沒有人；外面雨很大，天漆黑的——不用兩杯冰激凌嗎？」

我坐在屋中棹前的高背椅上，沈鬱地揮着手；他嘲弄地恭謹地退出去。

和太陽一樣，電燈從天花板上向下照耀着，屋中器皿在強度的白光下，透出一種屍布的慘澹的顏色。窗帷的外面侵襲着夏夜的暴雨和黑暗。隔着圓棹，嬌喘吁吁，和我想像中的 Venus 一樣，傾倚在對面窗下的沙發上，我所愛慕底人。她有心事，長長地嘆息着。她

的視線集中在我的身上，這我奇異地感到，呼吸十分窒塞。我不敢向她平視，沙沙地，粗莽地，問她即時的泛思。

「我想，」她笑着，微笑，「外面的黑暗是否同那一個世界中的相似。」

我鬱怒着，感到一種無名的壓迫；同時過道中起了與適纔相似的沉重的脚步，雜着玻璃盞在銅盤內微觸底細聲。在這世界上，彷彿有無盡的喧囂衝入我的生命。然而這並非那僕役的可厭的足聲完全地可惜，於此以外，還有一種我所莫明其妙的具形底勢力。這彷彿跟我永存着——跟我的愛情永生着。我聽見在空間回應底不減底聲，洗著的，然而偷偷的，踩過我的心的幽谷。並且我聽見一種異常的隱微的笑聲：不是鳥語，不是花顫，不是天籟；帶着銷魂的獨立性。我翹首向她直望過去。我發見這笑聲不是她的櫻脣奏出的，在牠們的四周，沒有可愛的紅暈的笑渦。而且我更發見——天呀！在她的身後，窗帷上，有一個淡淡的煙似的灰色的影！

是牠！是牠！

推翻當前的圓棹，踢倒高背椅，我一踴過去，撲向沙發上——於是在我的獸爪似的雙手中，牠不見了，消滅在漆亮的地板上，在天仙似的女郎的僵冷的玉體的下面。

我聽見影直聲地嘶叫。

我聽見玻璃盞碰碎，銅盤丁當跌在地板上，同僕役的意外的尖呼：這些闐亂的雜聲。在喧鬧中，從光明的屋內，我逃到烏漆的夜裏。街燈爲暴風雨打熄，什麼陰影我再也看不見，甚至於我自己的。

十六年六月。

在第二個女子的面前

我有過苦的經驗，很淒涼，很美麗。牠們把我的情感引入海市蜃樓，然後帶着我的情感逃走了，留下我一個人孤獨着。這是非常，非常地苦；我嚐過這種味道。非酸，非甜，非苦，非辛，是牠們拌成的奇異的味道，痹麻住我的心靈。我麻木着。我是一根空心的嫩幹。並且轟然立在風地上；並且嘯傲着，和醉了底詩人一樣。最後我破開夢魘。

並且立在第二個女子的面前。

天呀，我怎樣地歡喜，愛她呀。沒有人能設理解我的瘋狂的心理；做詩底人夢想着我的神祕的情感，然而夢想不來。神聖的愛值得世俗的嫉妬。我輕輕地柔柔地歌唱起來，和醉在春日裏一樣；我的語聲悠悠的，和紅橋下的細碎的流澗一樣；我的心舒展着，和深的

藍的天空一樣；於是她駛了進來，迅利地和飛鳥一樣，不間息地和流水一樣，而且驟然駛了進來，在我的心的天空上，和一片瀟灑的幻麗的夏雲一樣。

我吻着她——我是說不出地入迷。她在我的胸前搖拂着，和高枝上的深紅的月季迎着南風一樣；我是那風，沒有一個花瓣我吹不進去，最後我逗留在花心上，在她的窈深的童貞的靈魂上。在我的溫熱的懷裏，她顫索着，因為我證實我的狂愛。

「你全身在抖擻着呀！」我興奮地呼道。

她睜開她的羞暈的弦樣的眼睛，肯定地搖起頭來。

「你沒有——」我疑問着。

「我沒有——」她重複着。

那是什麼在我的溫熱的懷裏顫索着呀？

唉，唉。

她的靈魂在顫索着呀！

水是靜止的，花是幽媚的；然而水鄰鄰着，花依依着：什麼使牠們盪動着呢？我是那風。

淒涼的薰薰的風呀，在牠的玄祕的韻調裏，含着所失的甜蜜的記憶。牠是遠鄉的異客；牠曾經吹噓着另外一朵的異色的花，在另外一個地帶裏；牠有過苦的經驗，很淒涼，也許很美麗。唉，牠總在歎息；牠知道那失去的不可復回，然而還在尋覓，無望地永久地尋覓。於是牠吹拂着，向前，向後，向左，向右，最後失落在焦黃的枯燥的沙漠中間。

可憐的徒勞的南風呀，唉，唉。

蜂在嘲笑，蚜蟲在嘲笑。

然而我是那風。

並且立在第二個女子的面前。

我撫弄着她的鬢色的濃髮；嗅着髮上的馥郁的油香；舐着她的蛾眉似的長眉。

「你真是要人的命呀！」

她伴嘆着。但是她的微笑似的眼波說出她的寬容。

於是我們坐在一張小的白的沙發上；我挽她坐在我的膝上，她斜身伸出右臂圍住我的頸項。我們都穿着黑色的夜的衣服。在這陰深的大廳房裏頭，唯有我們和我們的愛。房子是老房子，這是最老的一間。萬千的音韻都溶於牠的空寂。牠的冷漠沈痊了萬物的瞬變。只有我和她，依偎着，靜聆着運命的神祕的進行。

忽然我厭倦上來。

同時我聽見她在嘆息，在這古老的蝕敗的大廳房裏頭。她坐在我的腿上。我覺出沈重。我追搜着我的涸竭的記憶，向她緩緩地演述着，表達我的深湛的愛和深湛的謝：

「在這世上，在這世上，就是你一個人佔有我的全部的生存。我說不出地愛你；然而我恨你，因為你的酷虐，因為你的難以捉摸，因為你的高邈。萬物在消長，宇宙在明滅，唯有我的愛的精誠永生。你是她的星宿；因了你而熠耀。你的光明融蝕了我的黑暗；我是你的午時的身影，隱而不見。你的美麗補救了人世的空虛，我沈湎在那上面。我是貧窮，受過千

辛萬苦，然而我具有人間希有底晶瑩的嫩綠的靈魂。一個浮萍的運命的靈魂。請你收下我的名貴的禮物，爲了我的永生而貯存着。我永久是你的。」

我陡然停住，覺出我的欺僞。我不許我自己再文飾下去了。她虔誠地諦聽着，和慈悲的佛容一樣，和——和「她」一樣！天呀！我的記憶完全紊亂了，開牠自己的玩笑。在第二個女子的面前，我重複着我的第一個女子的讚美。但是她伏在我的胸前，用着全心神，潛悅地諦聽着，好像覺不出我在對她撒謊。

呵！我是一根空心的嫩幹。

向這柔麗的女性我有什麼可以獻上呢？唯有苦的經驗，很美麗，然而非常地活躍地淒涼。

於是夜來了。我們走在沒有月光的夜裏。她的手是冷的，我的心是冷的。茸茸的草在脚下響着，彷彿大地的衣裙繚繞着。在湖邊，在一株枝葉茂密的杏樹底下，在從前我同別一個女子坐過底石墩上，我們同意地坐下。她知道另外有一個女子同我在這裏坐過，而

且依偎的樣式或許相似。夜同我們的思潮浮汎着。

「說」忽然她摸索住我的手道：「我願意聽見你的愛鬱的聲音。」

我沒有回應，思索着沈默的遺迹，在我的黑暗的生命史上，彷彿萬盞的明星在高懸底夜網上。

「想着什麼呢？」她殘虐地追問。

我想着……

「你坐在我的面前，」她歎息道：「想着別人；奇怪的是我也想着她。」

「但是你有一天會逃開她的神異的勢力，」我帶着遺憾，恨恨地道：「我卻永生——永生不能！」

「你不愛我。」

「我不知道，也許……」我囁囁着。

「也許你不愛我！」她續下我的未完底語意，帶着絕大的力。

和電擊了底空心的老樹一樣，情火燃燒着我的全身，在冷靜的嚴肅的夜裏。我是一件血肉的機器。我狂暴起來，把她擁捲在我的胸懷，吻着她，強烈地吻着她。然而我的思想游離開，單獨地孤獨地向前追求，撇下我的俗鄙的行爲。我好像化成兩個活動的部分。我摟住她，同時想着另外一個。

「我不要這種沒有靈魂的親暱！」

她嚷着，喘着，從我的懷抱掙扎出來。杏葉在我們的頭上簌簌地細語。

我重新拖她坐在我的身旁。

「坐下，聽我說。」

她是我的野兔。我彷彿一隻獵狗，經過剎那的追逐，立即在主人的命令之下靜伏了。主人是焚着心底火。

「你聽過風的怨抑的聲音嗎？牠來了，帶着牠的已失底理想的憧憬。沒有一個地方牠不走到的。爲了蹂躪，無望的蹂躪。有時牠惱怒起來，飛沙走石，叩着我的密封底窗牖。有

時牠的心境綏和下，來習習地潛着脚步和慈母一樣撫慰着現世的徵象，歎息而且自艾。我就是那風。」

「我愛那樣的風，」她說。

「爲什麼？」我疑問道；「牠是怎樣地憂鬱呀！」

「但是你吹的多麼柔和呀！」

唉，唉，唉。

我傷起心來。她悄悄地離開我，留下我獨自靜靜地哭着。在湖面上，有幽微的泣聲回應着。杏葉在我的頭上簌簌地細語。弧樣的月在我的背後升上天空，散出澹弱的清光。夜漸漸深了。靜的鬱熱的夏夜，沒有風。

十九年，七月。

最後的一個夢

在我們的那一個公寓裏頭，我們沒有一個不愛他的，對於他的過去的歷史大家是同樣茫然，然而這在我們還是一樣：凡是我們這般醉生夢死底學生永遠不談往事的，除非特別洽心的。他的身體是頤長如玉，在端正的五官中，突出一架有些勾起底高鼻子，無形間增濃了眼睛的光霞同面部的表情的深刻，同時表示出一具深思遐想的腦子，令人覺得這種人的性情一定是古怪的。這種感覺有牠自己的正確的道理，至於古怪到什麼程度，也不過偶而從小節目上看出來。

如果對於他的性格還需要詳細的解釋，我爲輕便起見，便平鋪直敘下去，這樣比抽象的詮述當然來頭充實。在普通的生活方面，從大體和外表來看，他同一般大學本三的

學生差不多，學校的規程已然不在心上，又不須趕趁畢業論文，於是浪漫，消沈，無所爲。各人有各人的環境所造成底煩惱，有的因爲快樂過了度，有的因爲失望，有的因爲生活的平淡乏味。每天黃昏或者臨睡的時候，如果大家得閒，我們便三三兩兩聚在一起，信口開河，由天而地，由人而我，由笑而哀，由莊而諧。

有一晚晌我已然上牀預備安息了，他隔着板壁用手敲起來。他隨即問我睡了沒有，知道我睡了，便又問我睏不睏。我說有什麼話請講罷，這樣蹙扭怪難受的。我靜下神聽他開口，許久不見他吐出一個字，只是幾聲乾咳嗽，和踱步的腳聲。我想他一定有嚴重的問題要提出討論，看他現在躊躇的樣子，和最近一兩個月以來他的扯長底興奮，不由我不轉念到這一層。於是我在被中坐直了等候。

「你的門關了沒有？」他忽然問我道。

「你從外使力一推就開開了。」我答道。

於是我轉身望着門，同時聽見隔壁的門一開一閉，不久便有很輕的腳步經過我的

窗下，隨後我的屋門一響，他就進來了。

他提踏着拖鞋，渾身裹在一件藍白毛線的睡衣中間，光光的頭，露出漆亮的墨髮。從他的拙滯的舉動同面部的畏澀的表情，我看出他的內心藏着一件祕密，攪得他的靈魂不能安寧。我不覺問我自己：這是什麼呢？

「我的理想終於實現了！」他跑在我的牀側坐下，面向我，帶着一種再也不堪沈默底狂熱。我立刻悟到我的睡榻又要爲他的玄想所包圍，所充溢，所淤塞。他向例說話是不願意打斷的，所以我不發言，靜靜地往下聽。

「我在那棵老柏樹底下發見了她，我所追求底美麗的女性。」於是他止住想了想，給我留一個驚羨的機會，繼續道：「你知道我無時不在尋找，但是我絕沒有想到在一個早晨我會找見了她。而且每天的早晨，同神聖的處女一樣的清晨，在人迹罕到底皇城的對過，柏樹林子裏頭，我碰見她。清早八點多鐘，你連夢也夢不到！二十天以前，我第一次看見她。正是春天的開始。四圍略略透出清冽的氣味。經過許多的失望以後，你想想，我會有

這樣的奇遇！遇見我所遇不見底女人，便在夢裏也難證實。

「你知道，我們學校名為開課，實際上是沒有先生的，所以我決定每天清晨到公園一趟，既可以避開公寓的叫聲，又能躲在雅靜的地方讀一點書。就在這樣的一個早晨，八點鐘的光景，我從水榭無意中閒步到後面的河沿，剛剛出了迎住藥石亭的正紅門，就瞥見離河邊的鐵欄杆不遠，在一棵柏樹後的長椅上，一位少女的背影。我假做無所事事底樣子，從她的旁邊繞到前面，但是我沒有膽力回頭望她。她穿着一件素淡的鵝黃色的綢皮袍，眼睛望着開凍不久底河水，頭髮是新式的，剪掉的，此外，只有從背後灼見底瘦長的腰軀。我想像那些綺麗的綠葉一定烘托着一付如花的美麗。我的身子背着她，伏在鐵欄杆上，俯視着清澄的流水，間或仰起對着灰色的古城和城角的古樓。我發了瘋！我再也不能抑住我的好美的良知同熱血的衝動。我轉過了身；我和她面對面。

「哦！我喫驚！我吐不出氣來！那臉好像不是我從來所醉夢的，然而立即深印在我的靈魂中，明昭我道：『我是你的！』是我的，而又在我的知識以外，是神聖的。這是淨罪所，在

這裏我可以洗滌我的塵世的業障；是天堂，我可以息止我的彷徨；是虛幻中的真實——不要笑！我求你。」

他極感動地伸出右手，讓我握着，顫止住我的任何種的笑意。他對着他的神聖的情感和對着真正的神明一樣，虔誠而尊嚴。我的疲倦完全被他的自熾底興奮逐出屋外；我不禁向自己詫異，我會這樣地入迷。

「我這次沒有錯誤；我不能再錯誤了。」他嘆息着，繼續道：「是的，我在人世發見了那異絕的理想，我自己的。我每天早晨見她一次；我只在遠地方站着瞻望，從來沒有同她交過話。我的卑陋會污了她的聖潔。她不移動座位，總在那棵蒼老的柏樹下面。我盼她看我一眼，然而沒有；我不知道她看着什麼，爲了這個我發狂地探索——她看着碧空，桃花似的碧空。我站在二十丈以外，遙遙地瞭望；我不敢再走近了，怕驚斷她的美湛的遐思。這在我是罪過。我彷彿從地上望着迷模的雲端，她就織在我所幻構底彩霞裏面。她也許注目到我，我不清楚；我生活在我的理想的現實中。」

「但是我不相信自己，你知道我的腦筋怎樣地紊亂，神經怎樣地脆弱。我求你來證實我的信仰，你是健康的，實際的，有批評的天才的。明天早晨——一定！明天早晨。這次你會驚異的。我曉得我從前的錯誤：她們同她比起來，猶如野鴨與仙鶴，影子同真實，醜惡和美麗。」

他的開展底發亮的目光驚懼住我，不由我不向後縮。我做着往昔的例子，漠不在意，輕忽地道：「那麼你的初戀——你的表妹呢？也不如她？」這是我的唯一克制他的癡狂底針灸。

他看着我，一言不發，然後離開我的牀鋪，往門邊提踏。他走出我的屋子，使力把房門闔住；隨後我就聽見他走進他的房間，在屋內徘徊。我熄了燈。

我的眼睛閉住不久，牀邊的板牆便又被敲得響起來。我實在不耐煩了，含着怒，問他做什麼。

「明天」清早到公園去，我怕你忘了。」他低聲提醒我道。

「再瞧瞧！」

我轉過身睡了。但是我再也不能入眠，在我的耳邊永遠是他的拖鞋的煩人底磨蹭，間或夾雜着他的乾咳；好容易他的牀吱吱地響了，然而不久那種討厭的不終止底脚步從他的屋裏又緩緩地送過來，同時咳嗽聲更加頻急。我不知道我怎樣失去知覺的，然而彷彿一眯眼的工夫，我便讓窗外的呼聲吵醒。朦朧中我辨出他的腔調。

我們七點鐘到了公園門首。路上彼此全很沈默，如果披上盔甲，我想我們一定是一對非常可笑的材料，尤其我矮他高，正如 Cervantes 小說裏的一隻怪物。一夜的失眠刻畫在我的臉上，迎着清爽的晨曦，實在不相襯。我完全驅役於好奇心。我的同伴彷彿一隻剛出林底小鳥，精神煥發，臉上映着異采，好像朝陽升起就為歡迎他一個人。他時時看着我，不好意思地微笑起來，彷彿一位有了隱祕底處女，顴骨紅潤潤的，舉止興奮而不自然。我酬應着他的微笑，這使他自足，比語言還有效力。他的步子很緊促，差不多我追着他。我們進了公園。他的脚步忽然紆徐起來。他挨近我，可以說要把我擠入松牆裏頭。他

害起羞來；我可以聽出他的岔息。他開始用手整理他的領帶，衣釦和前後襟。他領我在社稷壇的前後猶豫着，隨後他坐在石階上，凝望着醞然的東方。他的姿態彷彿一座玉彫。我催促他。

「慢些！這不是她的時候，現在還沒有八點鐘。讓她先在那裏，否則她見有人先候着，會害怕哪。我拏得住她的脾氣，性情，習慣。」

我掏出錶來，無聊地數着分針的移動，我的煩燥使我對於牠的信用發生了動搖，並且由此懷疑到我的朋友的健康。他呆坐在我的對面，彷彿一位詩人坐在山頂，出神地望着汪洋的藍海，一句話沒有，努力在集中他的感觸，但是集中不起來，神祕地微笑着。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孩子似的靦腆，那種溫煦同忍耐反而把我魔住。如果我相信我在愛情上的經驗，我敢說他的內心的焦灼一定在清晨公園任何人之上；我欽佩他的作偽，從他的外表，便是我也看不出他在守候他所愛底女郎。

「八點了！」他跳起向我喊道。

我的分針恰好指在午刻，同時我仰頭他跳起來他的習慣使他對於時間這樣準確令我驚羨不置。我們一起向後面移步。他的靈魂的騷擾我覺出又外現到他的臉上；他的兩手伸縮着。忽然在大殿一側，他止住我，帶着我所難於理解底歉意，向我囁嚅着：

「你先在這裏等一等，只等一等；我去一去就來。」

他向正紅門那裏跑出去。

不到兩分鐘，他就轉回來，向我懷疑地望着，彷彿有所需求於我。我走近他，看出他的目光發直，面色微白，表現出強烈的戟刺和失望。

我低下聲問他道：「怎麼樣？你看見她沒有？」

「沒有；」他回答道：「她不在那裏坐着——我沒有看見她，我不知道爲什麼。」

我握住他的微微戰慄底左手，一同向藥石亭走去，除去幾個老頭子同年輕人在柏樹中間的空地上練拳以外，我沒有看見任何女性。我們圍着柏樹一棵一棵地轉，希望在粗壯的樹身的後面發見他的玄想。穿過零亂的茶座，我們踱到西頭的草亭的前邊，然後

沿着大道往南走。我們在公園裏面繞了三個圈子，始終沒有發見一位勉強上眼底女子。「不；我不能再跟你發瘋地溜了。」我在石坊下向他道：「我回去還要做的別的事，你明白，我雖然沒有福氣看見她，由你如醉如癡的忠誠的神情，我很信得過你的鑒賞力。對不住，晚晌再見罷。」

一個倒了楣的人纔願意陪着一個失望鬼。我決定逃開他，否則我怕我也要失戀了。他看着我，忍住他的滿眶的熱淚。他的尊嚴和自信受了重創。他向我微笑。

「好，我們再見罷；你看，」他補白道：「這連我都沒有想到。爲什麼她不來呢？你知道嗎？我真不明白。我還沒有同她說過一句話——我只是遠遠地望着她。你好像有要緊的事，好，晚晌我們再談罷。」

因爲手頭一時拮据，同他分別以後，我在公寓我那間小屋悶了一天，回想着早晨的優事，直是好笑；我相信這是我末次信任他，這位神經有點失常底朋友。一時我度量公園沒有什麼窈窕淑女，只是他說說好看，騙我白跑一趟，一時又記起他那付癡情癡意的可

憐相，我也不敢過於冤枉他，說他無中生有，每早遇了鬼，或者看見他的蜃市在空裏幻現。最後我覺得這或許是事實，天地間原本充滿了可能性。他的行徑令我不得不相信，不然他就是情盲，或者神經錯亂。

這天直到深夜他纔回來，映着十五隻燭的電燈光，顏色顛頹，似乎一天未曾粒米沾口。他走過我的門首，樣子不想進來，聽見我招呼他的名子，纔有些甦醒過來。我推他在牀沿坐下。他的渙漫的滯呆的目光訴出他一天的辛苦。

「你在公園待了一天，這時纔回來？」

「呵！我剛回來。」他的聲調幽幽的，帶一點老蒼；這一開口反而使他興奮起來，繼續道：「我一天沒有找見她。我不知道我在公園怎麼過的。我坐在一條長椅上，離她通常的座位不遠；有些人在那裏休息，然而都不是她。女的都比不上她；她是人世唯一的美人；她的像貌好像從小就印在我的心上。可惜你沒有看見，不然你會——會和我一樣。我除去她沒有我；我在遠處膜拜她；她是我的世界。」

他的感傷的語調顯出他的疲沓的過度的興奮。我爲他同他的身世杞憂。我怕他入魔太深，這會變做他的病根，破壞他的一生的成就。這樣的人不宜於人世。我截短他的話，乾脆道：「好啦，你辛苦的真可以，你也該歇歇了。」

「我也這樣想。」他走在門邊，扭回身立住道：「你知道她爲什麼不到公園嗎？你不知道！你搖頭。我問我自己，我也解答不出。明天——呵！明天她一定去的。我求你，明天我們——」

不等他說完，我接住道：「對不住，我這幾天要趕出一篇文章來，實在不能奉陪。」

他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，然後放柔聲音道：「她是我的火，我的光，我的理想；我給了她一切，在精神上，在我的可能的範圍內；我的想像爲她燃燒着。」

他的癡情使他出口成詩，在他不自覺，在我是刑罰。我用力把他推出門外，然後從裏把門鎖上。我的隔室是不停地響着，擾我一夜不能安眠。一直到天亮了，我詛咒了他幾聲，便也睡過去了。十一點鐘醒來，茶房告訴我，他早已出門了。我猜出他去什麼地方。

天黑以後，我早早鎖上門，熄了燈，防備他來纏擾。但是我睡不着，我的腦內充滿了他的可憐的色相。不久我聽出他的皮鞋在過道囊囊地響着，在我的門前停住，遲疑一下，然後轉到他自己的屋子。我以為我躲過了。他在屋內或行或止，翻騰了半點鐘，忽然憶起什麼事，走近牆板敲着，死命地敲着。

「我今天一天沒有看見她。」

我裝睡不睬，聽他似乎向我或者向自己地報告。

漸漸這種報告在他成了一種必修的功課。這聲音拉的很長很長，幽幽的，含着真實的悲哀的分量。牠在我的耳際震顫了半個月的光景，我的移居的意思也隨之而有加強底趨勢。我已經判定這是他一個不可改變的惡習，即是每天清晨出去，深夜歸來，然後隔着牆無精打采地向我單調地重複他那一句話。我怕他讀盧森堡公園中了迷，弄出同樣的傻事。

然而這並沒有永久下去。從某一個清晨起，他忽然不再往公園去了，差不多整日在

公寓悶着，悶極了，便慢慢從前院溜到後面的側院，然後在各院無聊地閒轉。見了同院的居者，他赧然笑一笑，點頭作禮，這種極端的改正方法最初我很讚同，但是這樣過了幾天以後，我又不得不加以懷疑。

「我終於找見她了！」他沈悶的實在耐不住了，某天下午走進我的屋子，傲形於色地向我道：「我真地找見她。起初連我自己都不相信。你看，我發見了她的住處，就在我們公寓後面的小旁院。你不信？真地！我敢向天發誓！來，我領你看去！」

他抓住我的袖管往外走，不由我不跟在他的後面。就我所知，公寓裏面是半個美人也沒有；如果有，不勞他發見，我的消息比他靈通。我們進了他所說底院子，他用手指着東廂房，悄悄地向我道：「就在這屋子。」

我摔開他的手，唾了一口痰，扭身走回前院我的屋子。我曉得清清楚楚那屋子住着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婦人，帶着一個小孩子上學，任何親人沒有。她長的並不醜陋，然而說她是天仙化身，實在罪過。他（一直）進入我的屋子，預備征服我的叛逆底心情。

「你整個是開玩笑。」我向他忿然道。

「你沒有看見她，她是我從來所見底第一個美人。我沒有取笑你——那是取笑我自己！爲什麼我要取笑你呢？」

我搖頭表示不信。

「我有一個方法證明我的——」

「謝謝你！」我道貌岸然，謙搗道：「我親眼不知看了她多少次，幾萬萬次，我同她說過話，她的孩子我也認識。」

「你簡直取笑我！」他向我分辯道：「叫茶房來，請你問問，便知道誰對誰錯。」他自己把那個愛鬧的小茶房喊進來。

「有新搬進來的嗎？」我斜枕在被上問道：「我指女客。」

「女客沒有。」

「後面西套院的東廂房有新來女客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小茶房莫明其妙地答道：「還是他們母子倆。」

「這幾天有女客同他們來往嗎？」

「哦！鬼也沒有。」

我回頭看住我的朋友狂笑。他靠着桌子，立在屋心，半天急不出話來；他的清瘦的兩額上的青筋暴漲着，手揉搓着，嘴唇顫索着，眼內射出一種希有的神光。

「你們編好了來騙我的！」他最後喊出他的情急，截住我們的問答道：「我親眼看見她的。那不是她的兒子，是她的弟弟，她的小弟弟！我曉得，我全曉得。她的臉是一個瓜子模樣，一頭烏亮的頭髮，前面留着齊眉的小劉海，後面梳着一根長長的辮子，垂下來，垂下來，走起來隨着全身搖擺。她的眼睛像一個小桃葉子，那裏面的光！向我說出不敢出口的恩情！她的嘴，哦！像一片又嫩又甜的羊肉。她站起來正到我的耳邊。我都找着了；我找了八年——九年你們騙我，說我沒有找見她。我找見了她！我——」

小茶房瞪着眼，不清楚他說些什麼。但是我立刻就從牀上跳下來，我曉得他說些什

麼。他所形容的完全是另外一位，一位他所永久失去的，一位在他的心中留下深的創痕的，那如今又在他的遺忘中復活起來，和海面下的暗潮一樣。她的悠久的魔力仍然潛伏在他的意識界。他每天所找的，在他不知不覺底心理的變態中，仍然是他的不可復生底初戀，那埋在他的心底的，那被他稱爲表妹的，梳着一根長長的辮子，帶着一張小小的紅的嘴唇……我決定給他請一位著名的醫生。

十八年，四月。

獵

從被圍底家裏逃出來：

在丈來高的半熟的高粱地裏，他蹲着，耳朵同獵犬一樣，本能地豎起，向四外靜靜地聽——這裏有什麼響聲？他的心跳起，回首向後瞥，猶如一隻被困底野兔：只是幾片高粱的葉子在絳縑。這一切是太意外了，如今他會藏到這裏。但是他有什麼法子呢？他不能穀無聲無嗅地死——不是終老，天年，是被暗殺！只要想一想這種死時的慘狀！如果就在這時，地面忽然裂成一個幽邃的罅洞，他也肯冒險鑽進去，只要那是一條到生命的路。他希冀生——用全份力量，用全份精神，在和仇敵奮鬥，不在從仇敵手裏逃生。忽然一個極細微極篤渺的聲音從頭上刷過去，他側着蹣跚的身子向上仰望，什麼東西都沒有。天空一

碧到頂，陽光無處不在地四照着。高粱的低垂的豐飽的穗實，做夢一般地酣沈着，在那金黃的頂端，栖着一隻失掉情侶底小燕，神祕地，向高粱桿中瞪着圓豆似的紅睛。這引起他的心的紛擾：牠彷彿在嘲弄他；不，這簡直是敵人的助手，他們許注意到這小鳥的。從高粱地裏，兩手交替地拄在硬土塊上，如鼯的亂根上，一點一點地向更隱祕的地方爬着——那些沉重的穗子在空中擺來擺去，小燕受驚地飛掉了。從天北起了一陣微微的風。

他絕不會怕死，還可以說，他和死是朋友。無數，無數的人，他曾親眼看着他們不住地喘吼，做着最後的掙扎，混身筋肉都在掣動；無量，無量的血，也曾飛濺到他的身上——他常和三殿閣君開玩笑！假如這事情發生於三小時以前，他可以毫不含糊，爽朗朗地跨上千里驥，避開再大也不過的莫須有之災——然而不然！這時他伏在高粱地裏，長劍似的黃綠的葉子簌簌地響着，四周是這樣地寂靜，彷彿更易引起人的疑懼，尤其敵人的猜度。在金蛇四耀底陽光下，在一叢一叢的高粱的後影中，他想起省城遞來底短箋，那上面的字在他的視線之下，變成猙獰的奇異的形體：「速逃，督府派人刺君——」

但是在高粱地的西角有了說話的聲音，很幽細，很隱約，彷彿怕驚走了罟網下的禽獸一樣。他們初似議論什麼事，爭吵起來，漸漸音浪擴大，隔着汪洋一片的高粱，傳進他的耳朵——這樣靈警，這樣敏捷，去接受一切的響聲。他決定另換一個穩妥的藏身地方；這裏太孤露，並且繼續下去，終久不是了局。他們不會不想到在這樣秋熟的時節，高粱地裏，有人隱藏着。一陣風刮起來，他利用這時機，從最稠密的田禾中，爬向牠的東盡頭；從這裏有條小道，可以通到史可軒的村莊；在他的家裏，以他們的交情，他總可以暫避一時罷。

他蹲在那裏，向高粱外靜聽，果然那些嘈雜的音浪，漸漸不清晰，遠了。他伸出頭——簡直是伸出眼睛，向前瞭望。連一個人影也沒有。尤其使他覺得寬心的，是那條奔向坡下底曲曲折折的小路，這樣窄，這樣幽，差不多像埋在鬱鬱蒼蒼，熟到了極度底野草裏頭。蒿積最多，遮盡坡頭，比人還高。除非本地土人，纔能想到這條神不知鬼不覺底隱祕的路。並且還有一層無比的方便，出了這條小徑，走不上幾步，便是他的朋友的家的後牆；有半堵牆因為下雨太久，塌倒了，還未修好；他可以從這裏跳進去，不讓人瞥見。並且那堵牆的四

園，有幾株老到不能再老底大槐樹，披枝布葉，在濃密的綠蔭中，恰好把牠隱在裏頭。暗探不會知道這些。

從高粱地到小路上，卻隔着三丈來闊的曠田，以前原種着玉蜀黍，可惜已經讓割掉了，只賸下一株一株的枯根盤結在地上。這裏有顯露的可能，有爲敵人望見底可能。他心裏計畫着，杌隉着，不知怎樣纔能縮短這幾十尺遠的距離。他伏在地盡頭向內數底第十排高粱下，躊躇着，聽着一切的微聲。由南往北，從他的身上跳過一個被驚動的油咕螻，約有拇指的肥大。暫息底風又吹過來，他向前移動，仆在第九排的高粱根上；那個莊嚴的油咕螻，由北向南，又從他的背上跳過去。又是一陣風，他爬到第八排，第七排，第六排，第五排；他豎起耳朵，按住心神，向外邊竊聽——什麼也沒有。又是一陣風，他爬到第四排，第三排；還是鬼一般的靜。那不知所趨底油咕螻又跳過來，這次簡直在他的頭上掃了一下，把他嚇了個不輕。他詛罵着，一手向那小鬼頭撲去，用了這樣大的力氣，用了這樣快的動作，出乎不意地把牠握在手心，並且那小東西就在他擦破底泥血的手心，被揉爛了。

於是他惱怒着，詛罵着，驟然間不顧一切地直立起來；高粱的僵僵的充實的穗子，擊擺在他的頭顱旁，警告他似地。他完全探出頭——探出上身——腳在田塍間移動着，過了第二排，跑——跑出第一排，跑出高粱地，跑出布滿斷梗底曠田——並且一聲不喘，提起腳滾下坡去，這凹凸的，遍地荆棘底斜坡——只在一剎那間，他立在萬綠蒼翳的小道上。

他立在这道口內，回首向後望去，沒有敵人在追蹤他，於是轉過身向東北奔竄。衣服撕得一縷一縷的，風吹過來，時時要掛在小酸棗樹上。他的心現今只是一塊空白，什麼思索也沒有：過去記不起，將來想不到。有時他本能地停住，低首向前後聽——尤其是風從耳邊吹過，於是樹響，草響，他的心也響！他留神到了萬分。路有二里長，一口氣——這能說兩口氣嗎？——來到牠的出口。他把身子伏在蒿桿下，又向四面聽，四面望。他聽見前面有啾啾的聲音；不錯，還是成人的。他的汗土混合成的面孔，帶着血的傷痕，立刻變為灰白的顏色。這聲音那裏來的呢！從亂草叢中，他望見那幾棵蒼老的槐樹，前三天，在那底下，他剛和

朋友暢飲快敘過。樹後便是頹牆，略經疊修好，只差一個人跳過的隙縫。但是一種奇異的勢力抑制住他，實在，他有所恐懼——那是什麼聲音？——是督軍府的暗探的

「他會跑到那裏呢？你到村前想法截住他，告訴他——快去快來！」

這個從槐蔭下傳過來，多麼急促，顯然是一種——像什麼呢？像命令！他突然從荊草中跳起來，眼睛瞪得既大且圓，茫然立在一株極茂實的白蒿下面。這簡直不是人受的，匍匐在地上等死，並且連對於死的把握也沒有！生有什麼趣味呢？這個生命一世總在危險中，總在憂患中，總在紅血中！同狼嗥似地，狂喊了一聲，他從伏莽叢中跳出去，跳到槐樹底下，凝視着對面的人——那人伸出手掩住他的岔息的，忿怒的乾唇，臉上透出驚喜的神情。

「是你——可軒！」

「是我；」他的朋友微顫地，低聲向他道：「我想你總要逃到這裏來的，不過——」

「什麼？」他的眼睛向地上望着，向院裏望着，向自己身上望着，「什麼？」

「放心」他的朋友暫且安慰地，撫着他的臂膀道：「我怕他們也會搜到這裏來。」

他們一同從後牆罅口跳進去，他覺得自己完全沒有主意，不知怎樣做纔好，連一句整個的問語都說不出來，只是楞楞地隨着他的朋友。他覺得自己的勇氣一絲也不在了，弱——弱到讓旁邊的朋友用憐愍的眼光，強壯的雙臂把他扶擁着。那慘痛的夢境過去了，但是牠的黑影可怖地籠罩着他的思想，他的生命，他的靈魂！槐葉落在地上，彷彿落在他的心上，驚得他狼狽四顧，猶如丟了魂底小鹿。那些不可捉摸的暗探在什麼時候，什麼地方都許出現——這正是他和他的朋友所急於要解決的問題。他並不怕那些拿錢雇來底，以血爲戲底捕快；他怕死——他怕死後！他倚在朋友的臂圍中，緩緩從花葉扶疏底，荔枝和牽牛花架成底過道，向內院走來。

院中異樣地靜，從恐怖裏生出來底靜，所有的婦女和小孩早已聞風避開，彷彿死神從什麼幽闇的窟穴走來了。在北房窗外有五株向日葵，垂頭喪氣地，你搖我曳地耳語着，要折斷底樣子。他們的戰慄的身影，從過道口投入小院。這是後院。從這裏過一個小廳，便

是前院；出去前院，便是一條門巷，通到村中的大路。他的朋友說，在每一個轉灣的地方或是門道，他已派好佃夫在那裏，爲的報信底迅捷。他們從北窗下經過，屋內發出一個老頭的低呼，使他不覺毛骨聳起。這是朋友的母親，在焦急中的問聲。

他在小廳中憩下，沈悶地望着對面的壁畫——這是一張古香古色的「冬獵圖」。爲專一自己的精神起見，他只看着畫上的一個物件。那隻帶箭狂奔底——是什麼呢？他不信自己會失掉視力，然而他認不清那究竟是一隻狼或是一隻鹿；但是牠在雪地上是無有疑義的，還滴着血。他忘掉自己，若非他的朋友從隔室捧出一盆臉水，和一杯熱茶給他提神。他接過解渴底茶杯，因爲他的嘴裏充滿了塵渣；他把杯子舉在脣間，很快地又放到桌上。他的眼睛望着桌旁的朋友，疑問地——他又把杯子舉到脣上，張開嘴要啜一口；噢，杯子又低放到胸前！

「可軒！他的手抖擻着，低低地呼道：「你聽這是什麼聲音？」

「什麼也聽不見！」他的朋友奇怪地，心疑地看着他，踱到門側，凝神向外聽，於是臉

色漸漸白了。

那些嘈雜的聲音好像是從畫上傳下來的：騎士狂呼着，獵狗吠鳴着，馬嘶鳴着。

他靠着桌子，努力將視線移到畫上——那帶箭的是什麼東西呢？——但是很遠的，那是什麼聲音呢？這樣嘈雜，這樣高聳，這樣讓他不安，以至於右手端住底茶杯，一口未沾地，砰然粉碎在磚地上！在門口站着底屋主的臉色青中帶白——更青更白，和畫上的雪一樣。那幅古香古色的「冬獵圖」讓過道的風吹得拂動起來。他們一句話也沒有，對視着，同時又都移目畫上——噢，這幅古畫今天真是格外地生動呀！

「後面去！」他的朋友無意識地喊了一聲，從門內一蹶而下，向前院奔去。

他靠着桌子，惘然地看着他的朋友的奇怪的舉動，呆呆地凝佇着。現在他只有等——他的恍惚的目光又落向對壁的畫上，那裏有能飛底獾禽，有善跑底野獸，雖然獵人騎馬在後面遙遙狂追着。現在他只有等——但是巷外的喧聲移到巷內了，更近——更近，移到大門外了。現在他只有等——他的朋友在窗門外伸着胳膊，脣焦舌敝地，向外爭辯着；

於是門外鬧聲更大——更大了。現在他只有等——被等底朋友狂也似地跑回來，汗流着，喘哮着，翻身遮住門，向他急忿地喊道：「到後面去！」

從過廳跑出，一直穿過後院，他來在花葉槭槭底，濃陰的花架下——只見後牆罅口顯出無數的人影，來來去去，唧唧噥噥地隱伏着。

他又折回後院，迷裏迷胡，踏折了一株徬徨無主底向日葵，竄進北房。一位老婦人蹲伏在匠角，擡頭瞥見他，喫驚地叫着。他用左手扶在牀邊的小紅漆桌上；但是，這是什麼東西在手心磨的癢癢？他舉起左手——就在拇指下面的手紋裏，還黏着那已死底油蚘的肥實的一隻後腿——他微笑了！這奇怪的笑，當他摔掉在手心的後腿底時候——老太太爬下匠，欲問未問地，向門外探出髮髻脫散底頭；但是立刻又喊了一聲，縮回頭，迎身擋住門，彷彿有無限的活力，來防禦她的兒子的知己好友。他靠在小桌旁抖擻着。

「諸位！」他的朋友竭力攔阻着黑魘魘的一片人影，在近房門的僅餘底一株向日葵下立着，用手指着迎住門底老婦人，澀苦地嚷道：「諸位請看，這是我母親——我母親！」

她上了年紀，你們誰要傷她一根頭髮——諸位，督辦也是我的好朋友——小心我和諸位算賬！」

於是靜了——靜了——一秒鐘，五秒鐘，五十秒鐘——一分鐘！他藏在這顫威威的老太太的身後，臉色鬼青，忍耐地等——但是他的神思疲沓了，目光無聊地移向匠基，移向匠帷，移向匠端；在這裏疊積著夏日用底衾被，玉色的本地綢，雜著天青色的小梅花。這是人們白日生活歸宿的地方。毫不躊躇地，他一躍上牀，扯開被子，將自己從頭到腳裹在裏頭。沒有聲音可以讓他聽見了；沒有形色可以讓他看見了。爲什麼要這樣做，他自己不清楚；然而他不是有所恐懼，是倦了，在這無可爲力底掙扎中。

同時從石階下，躍上一個穿灰色軍衣底兵，推開那欄在門口底頑固的老婦人，大步踏進屋裏；於是隨著第二個，第三個……於是牀上的一裏圓的綢被，白地青花，滲出紅的——殷紅的，一滴一滴——漸漸全浸入紅水中，變成了欄間紅芍藥的紅色。

五年十二月。

機關車

這座小車站，在兩小時以內，由喧鬧溷亂中，漸漸變成一所荒涼無主的土地。北軍已經撤退得乾乾淨淨，站上所贖下的，除去一些無用的槍械，齷齪破爛的皮帶制帽等等以外，還有些被棄底瀕死的傷兵，在沙地上呻吟哀號，挨候最後的解脫。那一間窄黯的候車室，因為臨野的窗扇全給兵士搗毀掉，由西面投入通黃的斜陽，顯得屋內特別空曠，加以桌椅東倒西歪，髹髹已有十年的頹廢的歷史。出口正中牆上那架最觸目的時鐘，不知那裏去了，只有一枚黑鏽的鐵釘，黯黯獨立，告示牌也塵黃不堪，有的拱起背來，睥睨向下，有的臥地自掩，貌若羞愧。幸而此地尚非交戰中心，否則恐怕連這些點綴也難得了。

站前六根車軌上，有些以匆忙中被遺下底車皮，凌雜無章，東一輛，西一輛，啣接的也

有，空立的也有，在稍遠東頭的路軌上，停着一輛機關車，龐然笨大，煙筒起初還送出一點稀薄的白霧，時或發出微弱的喘吁，在這冷落的場所，很像一隻奄奄一息，疲茶到極度的怪獸。

軌道兩側凹地蔚出兩排暮春的榆柳，披垂着青綠的嫩枝長葉；樹頂夕陽斜掠，閃出熠熠的金色，往東一點一點消淡下去，直到樹梢和細軌在沙漠的黯青的天際，凝聚成一個微小的黑斑。柳絮漫天而飛，無憂無慮，隨風而靡，似乎是空靈的小妖，又似乎是自潔其身底雪花。不久由東北飛來兩隻烏鴉，各栖在站臺上一根燈柱的頂上，報告惡兆似地，咕咕地叫噪着。地上的傷兵，輾轉匍匐，隨即力竭了，晏然靜臥，看去和死了許久底腐屍差不多。站上的職員似乎早已逃匿了一個淨盡。

沈靜髣髴這樣地扯長，這樣地飽漲，預示着某種可怖的暴裂一樣。

忽然從站臺對面木排後頭，破空叫起一陣窘急的雞聲；隨即從木排臨地的破口竄出一隻母雞，攝於四圍的幽靜，迷朦在軌道旁邊。同時從木排上面爬出一個年輕人來，上

身向前聳起，躡身往下一跳，輕輕落在籬側地上，猛然伸出兩臂，於不意中，將牠攔住。他的臉上顯出天真的勝利的微笑，挺直了腰，望着淒涼的四野，空虛的車站和牠的房屋，七零八落的車皮。最後視線轉在東首那輛機關車上，透出惜戀的意味；游疑了一下，他便逕向那裏走去。

那隻巨靈額前的一盞明晴似的大燈，牠的玻璃返射出落日的強光，迎面歡迎他。他握緊了手中顫撲不穩底雞翅，跳上車箱外的過道；在轉身往後屬目底時候，沿着遠處車道，他望見了一羣兵士，正向他這裏蠕蠕行動。忽然他們開腿跑起來了，好像以他爲目的物的樣子。他嚇呆了，靠住身後的鐵板，就在那裏一樣；什麼都飛離了他的腦子，更想不到逃走了。

這是一隊全副武裝的步兵，軍服深黃色，循着軌道兩旁的狹徑，辛苦忍耐，不知艱難地，在這裏奔來。無論從服裝上，從步伐上，都顯然表示出他們不是中國任何方面的軍隊，他們原來是來保護僑民侵入山東底日本軍隊。鐵軌中間有若干段爲敗軍拆毀，防備南

軍立時的追擊。因此他們只好徒步出發，打算在南軍進佔此地以前，先行據爲己有。在站口外他們陸續排齊了，然後有秩序，有計畫地散開，包圍住這座空無所有的車站，和對待交戰國的要衝一樣。

燈柱上栖止底烏鴉受驚飛走了；一剎那間，這荒涼的地方意外地熱鬧起來，鬚髯從一個惡夢又轉進一個更惡的夢裏頭，鬚髯一個人好容易得到暫時的休暇在打盹，立即又醒到所厭忌底實生活裏頭。

一個日兵在傷兵前頓住，非常冷漠和輕鄙的樣子，倒下槍管尖頭的刺刀，撥動着他的抽搐的綿軟的頸項，隨卽照他的胸前驀然戳下去；傷兵疾聲一呼，和想像中的鬼號一樣；轉過垢污的蒼白的面孔，眼睛睜得非常圓大，顯出神經上不堪形容的緊張和恐怖；血立即滲透了胸前的軍衣的左方。

「呵，沒有死哩！」

日兵不禁大笑起來，從他的伸縮不定底身上跳過去。

傷兵的眼皮，於無可爲力中，又閉住了。然而從旁轉過一個較爲高級的日官，跟着幾個荷槍的兵士，向他用生硬的中國話問道：「喂！你的同伴們？」

他搖一搖頭，同時神志更加昏替，髻髯身上那裏又碰在一個尖銳的東西上頭，漸漸更髻髯渾身揉捲在一張刺猬的針皮中。他呻吟着。

「喂！你說！」

日官向他怒吼着，詛咒着。於是兩個日兵在他的身邊提頭抱脚，把他一下擲入站臺木柵外面的碎磚和焦炭坑裏。一陣刺耳的狂號，接着便什麼也沒有了。

「來呀！來呀！」一羣日兵圍住站東的機關車，歡呼道：「這裏有人，有司機的。」

在他們的當中，車箱外的過道，立着那位年輕人。他不知所措，木然無語，胸前緊摟住那隻落膽的母雞，牠的小灰眼皮被嚇得垂了下來。他原是隨他的父親在鐵路上做工的，穿着寬腿土布藍袴，白洋布小衫，頭上戴一頂舊棕呢便帽，自然處處沾着油膩塵土。他從來還沒有同外國人談過話，日本人或日本軍隊對於他算比較熟悉些，因爲這條鐵路時

時輸送他們，見慣了便不覺得怎麼樣；然而他們那機械式的笨腿，人工的短髭，修整的軍服，和隱約其中的粗矮的壯軀，不免總向他表示一種或然的可畏。

這些熱狂的日兵的語調是如此地怪特，他不明白這些暗示着何種意義；不過於嘈雜中，他辨晰出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們有意地在凌辱他；這也正因為他聽不慣這種語音，所以每一個聲音落在他的耳朵裏頭，都好像是有分量的惡鄙的蠻話。他原來隱匿在車箱內的暗隅，屏住氣息，顫抖着，不久他就被搜出來，給拖到門外的車板上。他一似立在暴雨之下，一句話也不知回答。他背後一個日兵不耐煩了，提起槍戳了他的後脛一下，使他驚痛得跳起來。他茫然蹣跚在那裏，和他的懷內困住底母雞一樣；他的久爲日光所炙底壯健的面色漸漸蛻褪成了難以入目的鉛白。第二下他肩上受擊底時候，他可以支住戰慄了，轉過頭看着那輕侮他底粗矮的日兵。

「哈哈，他惱了呢，這支那狗！」

但是兵士忽然都肅靜了起來。從車下走上一個日官，極和悅地站在這工人前頭，嘴

邊漾出一種虛僞的笑痕，好像他自己也覺出這個的不自然，不時舉起手理弄他的上唇的鬚樣的短髭，來掩飾他的虛情假意。

「只有你一個人，朋友？」

工人莫識所以地望着他，特別是他的短髭。

「好朋友，」他過來拍着他的肩膀，微笑道：「不要這樣看我，你我都是好朋友，告訴我，你是司機的？」

工人仍舊看着他，奇訝他何以這般向他笑着，不清楚這是善意還是惡意。

日官走入車門，指着各種的機件，使這年輕人來明瞭他的語意。

現在他懂得他們的需要了，他們缺少一個能開火車的。他不由得聯想到他的父親，就是這輛機關車的司機生；他遲疑着，一壁向木排那裏望去，好像望見了什麼，臉肉抖動，手從胸前鬆脫下來。於是那隻母雞撲落在車板上，溜過兩個日兵的腿隙，呆在車沿，咪張着懸隔的石道；車下一個日兵，於不意中，捏住牠的頸子，提了下去。

日官變的很惱怒，使力摔着一件一件的機器，然後走近這個無用的年輕人面前，怒目，恐嚇，頹然而廢。他偷覷着那絕望的色變的日官，立即本能地感到他確確實實是在危殆的境地，然而不等他想出他的迷漠的結論，猛地有一個巨聲在他的耳際震撼起來，他頭暈目眩，終於失掉了所有的知覺。他重重地摔在車板上，頭垂在車梯的第一級，哼唧一聲也未曾來的及。

這時母雞預備從日兵臂下掙扎出來，自然太晚了。

軍官倚着車沿的細鐵柱子，若有所思。由木排那邊走來一羣日兵，押着一個四十多歲的鐵路工人，吵吵鬧鬧，打斷了他的行兵計畫的思路。

「做什麼？」他向車下問道。

兵士排成一個人字形，包圍住那個工人，肅然回道：「長官，這是一個司機生。」

軍官緘默的面孔，立即有興趣地燦耀起來，他的明銳而老練的目光，和一位考古學家遇見了周缶漢瓦一樣，向工人上下推敲着，然後和顏悅色地道：「朋友，請你老老實實

回答我的話；我待你會特別的好。」

由工人神情的鎮靜和姿勢的自然，可以看出他的有經驗和坦適，至少他的畏怯還沒有流露在外面。他非常的謙卑安怡，應着日官的似親似疏的微笑，表示他的誠心實意的聽從，和一切都準備好了一樣。他也是短打扮，油污的發亮的黑布袴，藍布小褂，一條銀質錶鍊從一個白骨紐橫垂在左面的衣袋，渾身差不多敷着細煤渣。他的身量，在常人中，要算高的，比起日人就顯的更高；不過他並不骨瘦如柴，腰圍十分壯實，手上的肌肉非常發達，顯而易見他是一個生活在車頭上的。

「你能開車，不是？」

他恭恭敬敬地鞠着躬。

「這車有損傷嗎，朋友？」

「這車走的很好；兵退的時候我跑了，所以牠沒有給帶走，大人。」

「貴姓？」

「熊壽。」略停了停，他問道；「不過車往那裏開呢？」

「濟南府。」

軍官揮手命他上車來。

遲疑一下，他便輕快地一步一跳，由車梯奔上車了，後面跟住兩個步步緊隨底日兵。在過道的那邊出口，斜騎着那個絕了氣息底年輕人，面向下，頭在車外；他的輕輕的頸項偶然還抽動着，腳脛也間或轉動一下。當這個老工人重新鞠躬仰起頭來底時候，他立即發見了眼前的東西，並且認出這就是他頂疼愛底兒子。不會是別人，只是他的服務於鐵路底兒子。他是他一生的希望，榮耀和棟樑，現在死了。他的目光立刻變成直的，呆滯的，獷野的，他的手伸出來顫抖着，臉上各部極醜陋地縮擠在一起，如一隻猩猩張嘴時的難看。這意外慘痛的景象，打在他的心上，這樣突兀，這樣強烈，他的情感一時尋不出相當的語言來瀉達，只有癡癡地立着，中了魔一般。他絕望地撲倒在死者的身旁，無意義地狂號，摸索着尚有溫氣的胸脯。他這驟然的變遷，驚呆了四圍的日兵。

「呵唷，呵，血，呵，血！」他看着白衫上漬透底紅血，不禁恐怖地狂喊道，「哦！告訴我！告訴我！」

「他是你的什麼人？」這似乎太少了，於是日官更加以動情地安慰道：「很可惜的，他不會活了。」

「我孩子！我孩子！」他只有叫喚的機能，而且這種號啕與其說是回答日官，不如說是以此更證實了他的損失。他抓住他的蓄長的頭髮，茫然而傷心地，望着四圍的日兵，和一隻陷於絕地，狂性將發底牲畜一樣。

「你兒子？」日官驚著，給四周遞過一個眼風，然後走近他，惋惜道：「哦，哦，真是頂難受的事！上車底時候，我們就看見他這樣躺在這裏。我相信他們，打死了他，那羣沒有紀律的敗兵！」

他再沒有應對什麼，漸漸從過度的戰刺，驚懼與情感的昏聩，轉入理性的常途。他的眼淚和驟然間開了閘一樣，從眶內滾了下來。他奮然抱起死者的屍體，微佇着，定了定神，

慢步拾級，沈沈地走下車梯。日兵不知不覺給他閃出一條過路，一種神聖的冷氣逼住了他們，這超過人類的獸性以外。他的脚步向前機械地蹭蹭着，也不顧足下的碎石，鐵軌和枕木。他後面尾隨着兩個日兵。

在木排後面不遠，就是幾所工人的住室，裏面除去空乏和恐怖，只有些破舊的木料工具；牠們的外表都是同一的樣式。就在這樣一個小房間的狹而矮的門前，他們止住了步。日兵吩咐他從速了當，以便轉回車站工作，並且說了兩句讓他寬懷底話。他們坐在門外一側的長凳上，不時向內瞭望，顯然他在他們的監視之下。他橫側着身子，曲下腰，順起沉重的屍體，逕直邁入屋裏。

他把屍身平放在磚匠上，忘掉了爲什麼，呆立在前面，凝睇着死者平靜的青灰的面容；他的眼簾迷縫住，只露出底下一絲的眼白，下脣給門牙嚙成兩個深紫的凹痕，鼻樑中折了，後腦破裂，爲血所淤塞住；這些令父親墜入一種不堪自信底幻境。他解開了死者的衣扣，手是如此地顫抖，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暗殺他的兒子。他的魁梧長大的身軀慢

慢地往下僵僵，直到低伏在兒子微動底胸口。他的意識界朦朧得只賸下兩個斷斷續續的概念——兒子和死。於是他慘然地慟哭了起來。

但是他覺出屋裏還有一個人，在陪他啜泣，雖然沒有立刻就擡頭看一下這是誰，心中不覺安慰了許多。隨後他看清在斜面暗角落的小板凳上，坐着那為衆人叫做小老兒的，瞪着焦灼的淚眼，神祕地向匠邊一步·一步踱過來，似乎有機密透與他的模樣。他不時向門外偷窺着，顯出非常的謹慎，一壁在他的耳根囁嚅。

「他死了！因爲沒有回聲，於是他繼續道：『我親眼瞅見他走進車頭，我想跟上去，可是我沒有。我望見從東來了一大羣的東洋兵。』他伸起拇指向外點示着，然後停了停，見仍然得不到答語，便接下去道：『那時我打算叫他，不過我沒有，這來不及了；呵！我叫了他，太遠，聲音低，他沒有聽見。我藏到裝貨的空桶裏頭，我從桶縫裏往外張望着，我瞅不清。』

「——你張望着，你瞅不清，哦！」

「可是我瞅清，他們打死他。」

「他們？」父親焦急地看着他的伙伴。

「那一定是他們，我想。」他皺了皺眉頭，「我瞅不清；不過那一定是他們，沒有別人。」

「你說的是東洋——」

「唉！正是；」他和釋掉重負一樣，長長地緩了一口氣，拇指向外動着，隨後用力重複道：「唉！正是！」

死者的父親坐在匠沿沈思着，頭拄在右手上，左手攔在死者殭冷的手背上，不自覺地輕輕地撫摸着，怕驚醒了死者似地。在他的前面，木立著忠實簡單的小老兒，不住用手拭着老淚。

日兵在外唧噥着，一同站在門口，催促他們往車站去。

這立即把他們招回到痛苦的現實中。熊壽擡起頭來瞥了他們一眼。他的臉上是忍耐住底哀靜，他的傷傷好像溶變為某種迷濛的意念。他扯過一條藍印花布被單蓋在死者的身上；然後於匆遽中，不稍惜戀地，硬起了心腸，他和伙伴在日兵面前，一直向車站奔

去。

在路上這兩個個人很沈默，神情類似被押解底囚犯，低首看着腳前的碎石地，間或斜首瞥一瞥道旁堆積底新舊枕木和多餘的鐵軌，毫無依戀的感情。他們心裏是怎樣的情況，沒有人能知道。這在小老兒，或許是懼懼，或許是麻木不仁，或許是無可奈何；但是在熊壽，這種人類的通性髣髴已經隨死者死掉了；他的心裏是一塊灰鉛，牠的蒼白的顏色在他的臉上反映出來；他的心裏是一團的悶火，牠的鬱熱把前者又烤成了可怖的油紫色；於是他就和一片決意要落雨底烏雲一樣。他的粗長的睫毛，一閃一閃，忍住了悲哀的泉源；上下脣用力閉攏住，反而令人覺出牠們的顫動。小老兒懷着鬼胎，從來沒有見過他這種神色。但是快到機關車前面底時候，他的臉上那塊烏雲忽然破裂了，透下意外的照弱的陽光。

在機關車上，有四個日兵跟住他們，加以督責監視。連着牠底煤車前面的小門打開了，平放在前者的車板上，做一個渡橋的樣子，小老兒立在上面。開始擎起大鐵錘，把食料

一下一下遞入這餓獸的腹中；從那海口內，漸漸發出咀嚼底爆裂底聲音。這龐大的睡獅不久甦醒了過來，伸腰呵欠。輪軸在軌上緩緩地滾轉，汽管向下噴出熱汽，煙筒輸出由白而灰，由灰而黑的濃煙，發出突——突的聲音。然後在水樓底下，牠壓足了牠的溼慾。從無精打采的頹廢和麻木中，站上的一切都活動起來。生命由尖利的笛聲向四空激散出去。他們渾身浴在汗水裏頭，尤其是熊壽，立在鍋爐前面，臉色髣髴一枚煥然的銅錢。他的同伴顯然在異常的戟刺中；他好像就是動的化身，心情浮亂，已經忘去了四圍的恐怖；他在車尾看着一輛一輛的車皮掛在一起，自己也變成了機器的一部分。但是在機關車內的司機生，卻分外的鬱悶，什麼都逗不起他往日開車時的興趣來；這不是在工作，他的呼吸很急促，心神也很煩躁，好像在一種重壓之下。

車停在站旁底時候，他從小窗探出頭來，看見燈臺上高插着一面白地紅日綢旗，飄揚空中，以此爲目標，許多的日兵奔聚攏來，在一剎那間，分隊排齊，好像有一根線索在牽動他們一樣。他可以灼見他的伙伴伏住車沿，面上露出癡呆的驚異的神情；至於他自己，

只覺得奇怪的喧囂，奇怪的威武，奇怪的嚴肅，和他的奇怪的沉重的心情。他的兒子似乎沒有死，然而……然而這是真的。他很痛苦地縮回頭來，非常痛苦地。這時有一隊日兵奔上了火車。

他從夕陽中非常痛苦地轉過頭來，向車內四個日兵微笑着，目光閃灼。一若表示一種不可言達的敬長和讚頌，至少這使四個日兵這樣想。其實在這種浮光之下，正隱伏着一種慘怖的復仇的念頭，和附屬於牠的堅毅的耐力，爲常人所不易感覺出來的。他所缺欠的，我們可以說，只是適當的機會。

然而這來了。

站長室裏電話機上的鈴忽然作祟地搖響起來。不久站上就傳遞了這個消息：由上站開下來了一輛兵車，不知是屬於黨軍的，或是敗兵的；然而在這裏要錯一次車，是確而無疑。一個日兵從站長室裏跑出來，在機關車小窗底下，向內吩咐着。

司機生不動神色地聽着，直到每一個字的意義都在他的腦內繞行了幾周，於是他

的憂鬱的煥亮的赭臉不自主地抽動了一下，眼裏閃出焦熱的惡毒的光焰。他扭回身來，向着那兩個脫去軍服共同工作底日兵，奇怪地，不自然地微笑着，和從勝利的戰場歸來一樣。他的右手觸捫機件的時候，不自制地顫抖起來，他覺得車門旁的兩個日兵懷疑地看着他。他恨他們，同時又機警地向後退了一步。

「要候十分鐘哪。」他咕嚕着。

「什麼？」門外的日兵問道。

「我說等上站車開到，還得十分鐘呢！」他大聲答道。

他身旁一個跟他練習司機底日兵，伸起向火的前胸問他道：「那我們怎樣呢？」

「怎樣……怎樣……」他似吞吐似思索地答道，「不怎樣……不怎樣……不怎樣……把那邊道閘扳上去就好了。」

他從車窗伸出頭，喊住迎面跑來底小老兒，用由於匆忙的激刺而微顫底聲音，命他到站西扳上道閘。他的兩眼暗示地皺擠在一起，頭向左擺了擺，手指不可解地勾連着。

「你怎麼了呢？」小老兒細細地看着他，爲他的變態所迷朦住，爰灼地問道。

「我怎麼了呢？怎麼也不怎麼，滾你媽的！我要你扳左面那閘！」他盯住向後退的畏縮的伙伴，喊道：「左面那閘！」

「可是你瘋了……那要……要碰……」

「可是我要……要……要……死，哪老雜種！」這樣威令完了，他轉回向車內的日兵猶笑道：「真可惡，這老東西！他能把人煩死。」

日兵只微笑着，稱譽他的能幹。

小老兒如同置身於濃雲深霧之中，忽然一道光線就像雷電劈空而來，擊醒了他的愚昧的腦筋。他向西飛跑着，不敢深究自己所悟解的是什麼，鬚髯有一種神怪的力量鞭策着他，執行他的老友の乖謬的使命。在鐵軌糾結的地方，兩個道閘的中間，他立住了，癡癡地看定兩旁的道閘，牠們揚首翹尾，和兩隻各不相下的孤傲的雄雞一樣。他來回地，迷惘地看着牠們，哀憐的樣子，向這兩個沒有生命的東西要主意，求勇氣。他是一個沒有知

識的敦實的工人，從來是被支配的，服從的，尤其忠心於他這位老夥伴。但是如今這對於他真是太多了。許多人的生命在他的手中和一轉念間，實在不是他所能忍受的；同時他一點還沒有聯想到他自身的危險。他扭轉身子，瞭見從機關車小窗伸出底焦切的忿怒的面孔，在黯澹的晚照中，遙遙地監視着他；那面上的兩顆眼睛死盯住他，蘊有無限的可畏的魔力。他覺得那目光中復仇的烈焰已經傳染到他的全身心內。他從來沒有過地不耐煩起來。

夕陽已經完全沉落下去了，西北方只餘下一段一段的錦霞，南風吹噓的道旁的柳條拂擺着，漸漸所有的景象消沒於黃昏的灰黑裏頭。從上站來底火車開始發出警告的粗洪底笛聲。鐵軌噲噲地顫鳴着；坡下電桿奏着迷樣的音樂，車輪迂緩地工東工東，令人感到一種要散坍了底破車的滋味。

在鐵軌中間癡立的老工人，忘了形地，陡然激怒地跳了起來，跑過去，扳上左面的道閘。

站旁的巨靈爛醉了一樣，在同一軌線，向前迎馳上去。

「危險！危險！」全站的人顫抖起來。

在這千鈞一髮，羣心驚懼底時候，從來沒有人爲復仇的思想轄制得如此完全，戟刺得如此狂烈，像這老司機生的。他已經失掉了理性，幾乎整個的行爲支配在獸的本能下面；他一下子就把開車的機關扳了起來，用全份的勇力，用不知從那裏來的膽量。全車出其不意地震撼起來，各車內的日兵和在迸裂底火山口的附近一樣。他的惡意的喊聲埋於全站的喧嘩和全車的轟隆中；他的裸露底腕臂上的青筋暴漲起來；同時他的握緊機件底右手，爲背後的槍刺猛然扎傷，立即鬆脫下來。同時車輪減小速度，終於止住。他傾伏在他的旁邊工作底日兵身上，後者因爲開車時劇烈的激動，先已觸暈在他的腳下了。

上站的火車恰好在同時努力使自己停住。這兩列車頭對頭，相距不到二丈，和燈節兩條壯觀的舞龍對舞一樣。

他的可怖的期望曇花一現地死掉，如同他的肉身，讓日兵從車門內斜擲了出來。他

的同伴，趁人不備，在黑暗和恐慌中，已經翻過木排逃走了。同時日官下令，把來車先給前後包圍起來。

十七年，七月。

墘子

她很小，很小心地捧住墘子。

小墘子，短短的頸項，粗粗的腰軀，矮矮的，帶着一張妖怪樣的大嘴，酸味從裏面衝出來。那兩隻捧住牠底手移擻着。老了底皮，櫻黃色，鬆鬆的，和離開了骨頭一樣，上面還有密集底黑豬色的斑點。一張曝乾了底蹙起眉底豬皮。這奇醜的小墘子，帶着牠的浮亮的黑釉子的肩圍上的積塵，捧在這樣的兩隻手裏，和手一起移擻着。

碎——啵！

然後水濺着響。

屋裏躺在匠上的男人嗅了一驚，跳下地。他正要閉上眼，但是不等閉上，便又睜大了。

他的心是很虛的，和他的身子一樣地淘弱。他聽見他的女人在窳房裏喊叫，尖尖的，表示不意，失望和厭惡。

「嗒！你怎麼啦！」

他的女人是強壯的，精神飽滿的；她一步跳出窳房，立在磚階底下。悟出這一定是砸了什麼東西，他也很快地邁出屋子。他不過二十五歲，但是他的客套彷彿五十歲的老人。他曉得父親死了，家產全是他的。

夫婦看着匍匐在磚階下底老婆子。

她跪在地上揀那一片一片的破墘子。醋潑了一地，溼了她的手，她的衣袴，順着磚階的棱角往下流。這是半墘子上品的高醋。

男人忽然跳起腳來。他疼惜那碎了底墘子，和裏面的自製底黑醋。

他的女人冷笑着。

他在院子跳的高高的，和公雞一樣。他怒嘲着：「你怎麼不摔你自己，單單揀好碎底

壘子摔呢？手也不說拿穩些，上了年紀的人，白裝飯，也該知道個小心。砸的不是你的，你心疼！

「她是壘子！」他的女人譏諷着。

老頭子從廟裏回來，看見匍匐在磚階下底老婆子。沒有人過問她。兒子罵完，仍然睡覺去了。他的女人跟着他進了屋子，唧噥着。

老婆子很是恐慌，陪着小心，揀起醋水裏的破片，擺在磚階的牆角。
老頭子回家看清這些。

「怎麼回事呀？」他站在她的身旁奇怪道。
她仰起頭，揣攥着。

「我……我……壘子！」她啞嘴着。

媳婦從屋裏飛出來。她的臉上是遺憾似的同情的熱笑。

「噢！爹回來了。媽把那小醋壘子砸了哪。媽自己心疼，爬在地上一片片兒揀。」

她過去攙起惶惶無主的老婆子。

老頭子在板凳上坐了下來。

「你可好好地怎麼就把邊子碰了呢？」

他的語氣是柔和的，和他的心地一樣。

「揀牠做什麼呢？鋸鍋的也沒有本事鋸。」他看着碎片，繼續道：「叫錢娃來，把地掃。」

錢娃挑着飯擔子，從地交頭一搖一擺地走來。他累了一身汗。在海樣的麥田裏，他的粗粗的身子好像讓擔子壓扁了。他的一隻手幫着扶住前面下墜底粥桶，後面的篋筐便斜飄在半空。他吆喝着。

發亮的麥稈成把把地疊在割過底地上。還有成畦的沒有刈割底麥子迎着陽光發亮，披拂着。

蹲在麥地底，個伙們都伸直了腰，有些用手遮住眉梢，有些把眼睛擠小了，望着十點多鐘的熨熱的太陽。有的放下鐮刀，有的把鐮刀挾在腋下，向井臺聚攏來。他們順着水渠緩緩地走。

在井臺的槐樹底下，大家生龍活虎地喫起來。有些順手從菜畦掰下秦椒角子沾鹽喫。

錢娃脫了上身，坐在水車的旁邊。

「我告訴你們，」他報告道：「今早老婆子把塋子砸破了。」

「哦！砸破了塋子！」

「砸破了什麼樣的塋子呢？」

「那個小的，盛醋的。」錢娃解釋道：「喜娃嫂子叫她倒些醋，她把塋子抱來了；喜娃嫂子舀了一勺，又讓她抱回去。不到邁上磚頭階，絆倒就摔了。別的沒有什麼，喜娃從屋裏跳着罵出來，約摸他爹要回來，又罵着跳進去了。」

「老頭子沒有生氣嗎？」

「老爹沒有生氣，」錢娃回答道：「嘆了一口氣。我在竈房裏頭聽的眞眞的。老爹把她攙起來，還嘆了幾口氣。喜娃嫂子就不敢言語了，反而幫她擇土。老爹說別揀那破壘子了，碎了就碎了。」

「老頭子的情意不淺哪！哈哈！」

「你別急！」錢娃自己情急道：「頂有趣的是，老爹問她爬在磚頭階底下做什麼，她說她和壘子一樣。」

「她和壘子一樣！哈哈！」

「錢娃，準是你聽錯了。沒有人跟壘子一樣。」

「我猴在竈房門口聽的！」錢娃辨白道：「她親自說的，『我——我——和壘子一樣。』老爹聽完了這話，緊跟着就嘆氣。」

「你別噤，這話有意味，一定狗牠娘的用這話動了老頭子的心。她不會妖法，我不信。」

「那老婆子會妖法？你真會說！會妖法就能平白叫喜娃跟喜娃，老婆欺負個死去活來？要是我，有人氣，也不後嫁我們的老頭子。上了五十多歲，什麼窮罪沒有受夠，給人家來填房，十成九成心眼老糊塗了。」

「老頭子還套騾車接她過來的。那天老頭子打扮的活像一隻野雞。腦後梢子就差一隻野雞翎。清早就忙活着喂牲口，瞎兒子跟媳婦不睬，自己賭氣來刷洗車輪子。活像二十來歲的小伙子，跟頭婚一樣，把喜娃氣了一個頭發暈。」

「人家說是，」錢娃怯怯地插口道：「老爹早年和她很熟了一陣子，不知怎麼又散了。」

「嚶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後來她嫁了，跟別人走了外鄉。過了二三十年，夫婦又窮的精光跑回來，起初瞞着人，沒有人知道，慢慢有人瞧見她，面目有些像，卻也沒有人敢說準是她。我媽說她年輕時候很上眼，跟老頭子正是一對，可惜她爹把她嫁錯了人。說是把她折賬的。她年輕時候不知怎麼個媚法，瞧我們的老頭子到如今還是迷瞪。」

「都是五六十歲的人了！」

「奇怪的是她也會後嫁，偏偏這就是她年輕時候的老頭子！」

「這裏頭有緣法的。我知道。這些我都是聽田老三說的，田老三專愛在黑夜鬼混。老頭子有一晚晌閒溜到村外池塘子，那晚有月亮。田老三在樹後頭瞧見的。隨後他瞧見從對面來了一個女人。他有一付夜貓眼，要在平常人，不把她當做飲水底牲口，就當做狐狸。可是他一下子就瞧準那是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。他說他吓了一跳，瞧着那女人往池塘裏跳。他一瞧那模樣就不像我們村裏的，可跑到我們村裏的池塘子惹禍。田老三那樣大膽的夜貓子，也讓她吓了一跳。不過她沒有跳下去，老頭子從後攔腰把她抱住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

「真是，老爹認出她來了不是？」

「田老三從樹後溜出來，也溜到他們跟前。他說老頭子正在申斥她，說她上了年紀的人，心地還這樣窄。那老婆子只是哭，坐在草地上，不言語。老頭子回頭瞧見田老三，就說，

「你要不從實招來，我叫人把你扭送到官府。」

「送沒有送去呢？」

「田老三說沒有，那只是老頭子吓唬她的。」

「可說是上了年紀的人，就賸下末幾天也等不了，還要尋個短。又跑到別人村子！」

「別聽，老婆子有心眼！」

「你們不知道這裏頭有情由。白天她漢子死了，沒有錢買棺材，她自己是男人那時候死，她那時候死。她好像很愛她男人。其實聽她的口氣，田老三說，她好像活着怕見人。老頭子問田老三可認識這女人，田老三那精靈小伙子，什麼不知道，就說這是誰的老婆。老頭子好像從來沒有聽人說過，想了半天，纔想起一個影子，那影子還想錯了。後來還是老婆子自己說她是誰的姑娘，這纔點醒了老頭子。可惜咱們不在跟前，田老三又沒有進過學，說老頭子那份神情再可憐沒有了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

「後來老頭子替她買了一付棺材，把她漢子埋了。看着她可憐，想到從前要好的光景，就把她拿騾車接過來了。」

「喜娃哥可氣了一個半死！」錢娃注解道。

「老婆子一定有妖法。她要匠上沒有兩招子，老頭子絕不會那麼帶勁。」

「你纔有妖法哪！」錢娃忿然道：「把你當做人！」

「別吵了。老頭子這一晌很不帶勁，心裏沈沈的，想着什麼事，臉也瘦了。」

「老爹在家還好，」錢娃收拾傢具道：「平時喜娃跟喜娃嫂子把她支使的夠份兒的。她也不比新來那時候，老的好像心都乾掉了。她說她和壘子一樣。」

老頭子的心裏沈沈的，村裏的人都看出來，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家人沒有體察出來。從那一夜，他救了他現在的妻，他便和中了魔一樣，不走正經的老道，反而異常地少艾。

兒子怨抑着。

兒媳唧噥着；在娘家嘮叨着。

但是他娶了那貧苦的老婆子。在這件事上，他用他自己的幻想做主見，沒有別人插嘴的餘地。

他迴憶着他的四十年前的浪漫的生涯。每一個人在生活上都要丟失一點東西，雖然幸福了，被別人稱羨。漸漸他走入順境，然而每逢鬱沈起來，那件不幸的事——那彌補不起來的破綻——仍然在眼前游漾着。幸而四十年的長日月終於填平了這個漏空。

但是和夢一樣，那傷他底女人出現在夜裏。他禁不住好奇；他的良心挑逗着他。他知道他的夢破碎了，看着她籠鐘在他的面前。

她現在大約有五十六七了罷。

在那一夜，彼此已然不認識了……然而她的貧苦使他不安寧。這是他幼年所癡戀底女人。聽她那樣窮着，流而爲丐，男人在硬板上殮着，好像他自己的天良窮着，流而爲丐。

於是他問她：「現在你男人好歹入土了，你怎麼辦呢？」

老婆子看着他，懼懼地，顫求地，和困在牆角底狐狸一樣。

「那麼，那麼，」他最後鼓勇道：「你到我家去罷。我待你不會錯的。我打發騾車來接你。就算後天罷。」

老婆子撲在他的腳前，感謝他的搭救。

於是他們沈默着。

該多好，這要在四十年前……如今膝下應該是一羣的兒女。

他親自套上騾車來接他。

喜娃和喜娃的媳婦要稱她媽。

老頭子是很專制的。

但是他漸漸瘦了，便是精神也不及從前貫注。大家納罕什麼使他這樣不稱心。

他把老婆子娶過來，好像娶錯了。但是他向例執拗到底。他沒有想到一個女人老了，

便和這窮老婆子一樣，窺伺着，卑屈着，諂媚着，怯懦着。

連四十年前的一點影子都沒有了。

兒子本來不務正，越發荒唐了。

老頭子從來沒有過問到他的生存。然而他漸漸惱怒起他來，有時很難聽地譙呵着。

村人明白他快要死了。

看着老婆子，老頭子倚在枕上說：「你，你，壞子——」

但是黏痰湧上喉嚨，淤住他的下文。

她自然不懂；但是她傷慟着。

什麼她懂呢？也許只有生活：沒有飯喫她會餓死，沒有衣穿和匠睡她會凍死。再沒有比這簡單的，再沒有比這苦難她的。她的心情完全集中於可怕的生活上。那窮人底流民的生涯！什麼時候纔能夠中止呢？

「你還記得我們從前——」老頭子活着也許問。

她縮在匠角的黑影裏；她在想她的前夫和他給她的貧苦。

她並不愛她的丈夫。她愛什麼呢？

那也許只是生活。

餓着，凍着，是怎樣地痛苦呀！

只要能夠活着，她甘願活下去的。

她和壘子一樣。

但是老頭子死了，她發愁地傷慟着。

喜娃是一家之主，一家之主攆她走。老頭子咽了活氣，喜娃正好把怨氣吐出來。他把脚跳的高高的。他把孝子的眼淚也忽略了。

但是他的女人守在屍首的旁邊號啕起來。

錢娃看着不平，斗膽道：「喜娃哥，老爹剛閉上眼，她總算娶過來底媽……」

喜娃把脚跳在他的面前。

「我沒有那媽，」喜娃兇狠狠地喊道：「你要她做媽，你把她捧回去！我不希罕！她這破壇子你也給我滾！我也不希罕你這破壇子！」

兩個人都被趕出來了。他們很恐慌，很生氣，在拐角的榆樹底下計議着。

錢娃到村長那裏說來由，跟着老婆子贈進來，爬在村長的脚前，村長叫她把老頭子的長輩親族哀請出來。這世界是有公道的。

看見黑壓壓的一片人走進院子，喜娃躲在屋子，不敢露面。他的女人哭喪着臉，從停屍底上房扭着小脚扭出來。她以為大家是來弔祭的，隨後瞥清人羣裏的錢娃和老婆子，便机陞起來。

喜娃分五畝地給後媽，外請中間人一頓酒席。

錢娃跟着老婆子，管理她的地畝。

「錢娃那小伙子是有眼色的……」

錢娃對人說，那地畝應該是他的，不過他有良心，不像喜娃那畜牲。

老婆子越發龍鍾了，特別害怕錢娃。她用她的全心神窺伺着，卑屈着，諂媚着，怯懦着。錢娃有一點和喜娃相同：使喚她 and 使喚牛馬一樣。牛馬也有休息的時候。老婆子是

很知足的。他們還聽見她謝天哪。

冬天來了，北風刮着枯樹枝子，發出嗚嗚的呼聲。老婆子蹲伏在匠上，冰冷的匠上，攤在破絮裏頭，聽着那可怖的慘酷的風聲。她爬不下匠來。一天她沒有喫東西。

錢娃白天不知在什麼地方。夜裏他回來，本來喝多了酒，讓風一吹，更加醉醺醺的。他詛咒那半僵的老婆子；屋子這樣地冷，並且這樣地黑。

他摸索着把油燈點亮了，坐在匠頭上，迷迷糊糊地看着她。

他心裏想：「老婆子要年輕些，該多好呀！」

老婆子在破絮裏挪攢着。

錢娃脫下鞋，覺出窗隙的冷氣，扯起破絮，也往匠角歪斜着。他同她擠在一個匠角。北

風帶着牠的瘋狂的怒濤停留在屋頂上。

酒沸騰在壯年的心裏。

錢娃伸手把老婆子攆過來。他揪她的袴帶，那鬆鬆地扣住的布絲絡。

老婆子叫喚着。那沒有齒音的呼聲彷彿從深洞出來的。

她用嘴咬住錢娃的手皮，和瘋狗一樣。

錢娃從她的嘴裏掙脫他的血手，跳下匠，坐在竈前的草墊上發呆。

「媽的……」

錢娃看她在匠上摸索着。

他在草墊上盹了一夜。醒來，他發見他嘔吐了一地，油在燈盞裏熬完了，並且老婆子在匠角凍僵了。

北風仍然在門外怒吼着。

她和壘子一樣。唉，怎樣地可笑呀！

那壘子，應分燒成瓶子底壘子！短短的頸項，粗粗的腰軀，矮矮的，帶着一張妖樣的大嘴。今天用來盛醋，明天用來存酒，醬油……那奇醜的沙鍋色的小壘子。而且粉碎了。

十九年，八月。

又一身

在那時候，孫軍渡江的已有三萬餘人，抱着有死無生有勝無敗底決心，一直衝過龍潭，向棲霞山車站奔來，如果這裏也落在他們的手中，南京——我們辛辛苦苦打下來底金陵——就可以算是不守了。最初是炮火遙遙，其後因爲距離太近，槍彈失效，便白刃肉搏，整整相撐了兩晝夜。最後到第三早晨的時候，我們只要一揚手，孫軍便會應聲倒下去，他們已經有兩天未曾粒米沾口了。我們大隊從山上衝下來，就和開了口底堤壩，怒濤翻捲而下一樣，生龍活虎，把敵軍又一直逼過江去。

我親身所受底惡戰以此爲第一，而現在影響我最深，令我精神上時時机阻的，自從北伐迄今，也就數這一次了。我們是一小隊一小隊地向前密集着，有進無退，戰後傲倖生

還的真是託着總理在天之靈了。如今在這一家小客店的黑房裏頭，靜夜迴思，我每每猶不禁冷戰起來。然而在當時卻就如同一隻身臨絕地，狂性發作底野獸，在炮火下，槍林彈雨中，濃煙迷霧中，叫嗥跳擲，剝衣搜錢，血熱眼紅，那種英勇殘忍絕非文字所能言其一二。那時正是九月天氣，泥雨滑濘，青草猶綠，我們在地上爬着，把一身的灰軍衣染得和在綠漿內滾了一遍一樣。我們唱着革命歌，已經凱旋了似的；見了敵軍，便彼此你娘我爹地詛罵着。我們沒有一個敢於臨陣脫逃的，這真是丟臉不過底事了。

我們那一小隊的隊長是一位血氣方剛的有志的青年，當我在他的手下底時候，也不過是二十三四歲上下。他姓方叫做玉廷，曾經在中學肄過業，棄筆投戎，二十年以來，陸到現在的連長。論年紀我雖然忝居長兄，然而論起人品，便是給他提鞋我也情願。平日對於髮膚他保重到了萬分，絕不輕易言笑，也絕不做慢凌人，這些想來都是受過教育底好處。這樣的孩子，在成人看起來，正所謂乳臭未乾，絕不能引起敬重；然而只要槍聲一動，他的耳朵會豎得比別人分外尖，跳起來格外麻利，賽過一隻活小老虎。

就在他的指揮之下，我們這一小隊時仆時起，或趨或止，同大隊銜接着，把敵軍一直追下龍潭去。我們爬在一道短溝似的土坳下面，預備趁機往前撲出；子彈從我們頭上戛然而過，炮火在江面連天響着，差不多整個天地都包在煙氛中間。我們這樣偃伏了有十分鐘的光景，鴉雀無聲，神經異常緊張，絕沒有一絲念頭聯想到個身的危險。忽然聽隊長喊道：「上呀！」

就在這一聲口令猶未遍及全隊的耳朵底剎那，他已經一步跳上了土堰，往敵方追去。我站在他的旁邊，緊跟住他的脚印蹬了上去；我的頭還沒有仰起來，便見一個沈沈的重量朝我壓下來，一齊翻滾在泥溝裏頭。我的腦袋正碰在一塊石頭上，暈得眼前一黑，直冒金花；但是立刻我就疼醒過來，發見我們的隊長騎在我的脚下。他呻吟着；弟兄們擠在溝內，相視無聲。

「怎麼了，隊長？」我驚起問道。

「隊長胸口上帶了彩。」

「我呢？」我撫着我的後腦愕然問道。

「你沒有。」

我從我倚住底地方爬到隊長的前頭。我俯下身看着他的慘白的面孔，也許撞傷底緣故，耳前耳後邊掛着鮮血；他用手指着他的胸口，點頭，呻吟；他的嘴唇顫着，彷彿有話出口而又說不出口底模樣。這時槍聲反而逼近了，子彈在溝上不時地飛，我們不得不把身子曲起來。他用了很大的力量忍住呻吟，向四外凝神靜氣地聽着，隨後他擡起頭來，看定我們這些爲他悲哀底弟兄們，神情有些急躁，喘道：

「傻東西，你們站着做什麼呢？等我死嗎？還不趕快接應前隊出去！怕死不要喫糧！怕死總理還不革命！」

弟兄們的目光都集在我的身上。

「隊長的話有理，」我順遂他道：「我們總理少了這樣一位同志，弟兄們總得報仇；幹罷走！」

「隊長一人扔在這裏嗎？」一個士兵提道。

「大家說怎麼辦？」我轉問道。

「排長也受了傷，不如由你背他到臨時醫院再說！」又一個士兵建議道：「其餘我們這就跳出去！」

「上呀！」於是這一小队都離開了掩身底地方，跳出應戰；只有隊長和我兩個留在溝裏頭。

他已經暈過去，由我把他拖起來，彎下腰，沿着天成的地溝，一步一步向後方退着。拖着雖有傷，但是背起來伸直了身子太危險，我們也只好如此了。我的胳膊又酸又麻，出了一身大汗。他有時醒過來，凝目看着我，隨後又不由自己地閉住；頭垂胸前，手墜兩旁，口裏哼唧着。快到車站底時候，我們好容易遇見紅十字救護隊；他們用軟牀擡起他，一直送入車站西邊的臨時醫院。

他一人佔了一間極小的房屋，這是很不容易的。我的後腦起了一個大疙瘩，臉皮和

手背都擦破了許多地方；等從外面捆扎停當進了小屋底時候，我看見他躺在一張乾草牀上，那毫無血色的紙臉向我勉強微笑着，這幾乎令我哭出來。我過去坐在他的牀邊；彼此半晌不言語，看着看護匆匆忙忙地跑入跑入，最後便不見來了。

「我快了；」他忽然聲氣微弱地道。

我回過頭看着他，尤其他那讓白布包起底地方；我搖頭令他安心。

「是的，我快了；」他加重道：「我求你一件事。」

他伸出手來，我的和他的握在一起。

「你幫我的忙，把我這一身軍衣換下來。」

我以為他是嫌他那一身沈重的衣服把他捆得不舒服，便扶起他倚住後壁，慢慢地脫下他的軍服；他的臉痛苦的掣動着，牙關咬住，嘴裏始終不發聲呻吟。那一身血濺了底破爛衣褲！我每一見到牠們，便重返到當日可痛的情景。我把牠們圍在一起，預備從後窗扔出去。

「不！」他急呼着；然後指着牀前地上，他向我道：「擱在這裏是的。」

我雖然遵從着他的意思，心中卻非常詫異起來。我不覺問道：「留牠們有什麼用呢？又髒又爛的！」

半晌他沒有答話；隨後他把頭往內翻轉，爲的讓我看不見他流眼淚。其實我立在牀前，什麼都看的清楚。我心裏十分難過，覺得這樣年輕力壯的好小伙子真是一百個也不該死；他的爲人，他的毅力，他的精神，他的志趣，甚至於他的平日行事，沒有一處不表示他的前途的無限量和希望，如今算完了。我是一個將近四十的人；我情願替他捱那一槍。

他緩緩出了一口氣，轉過頭，望着我慘笑道：「我沒有想到我會有這一天——我的父親這樣死的，我的祖父這樣死的好，請你坐近些，讓我告訴你爲什麼我要留起這一身軍服。」

「我是我家裏唯一的嗣子，沒有弟兄姊妹，在我十五歲的時候，我便沒有了父親。大了以後，見他的面底時候很少，因爲他輕易不在家鄉，四處勞碌，其先在河南教育廳做

事，不見出息，也便不敢接出家眷，後來投到第三師，漸漸受師長的知遇，境遇充裕起來，然而連年戰禍，萍蹤無定，自然無有心思顧慮到接家人出去。我當時在本地一個小學堂唸書，這天我回到家裏，方進了大門，就聽見祖母在上房叨叨，指着母親吵鬧；母親分辯着，隨後躲到下房哭起來。那原因是由於父親的家信，講他入了伍底事。這傷了祖母的心，勾起她老人家幾十年的苦境，和舊創重發的杞憂；她無處發泄，便自然而然地歸罪到他女人的身上。就是我也很受了老人家一時氣上的白眼。可是等到母親在下房嗚咽底時候，祖母便軟了心，牽着我，把母親好容易哄出來，大家一齊說着往好裏想底話。

「提起祖母，她有她的傷心事。在前清洪楊之亂的時候，祖父武生出身，在向榮部下充校尉，以後漸漸陞到協統；祖父當時正在年輕力壯的時候，一家對他抱着無窮的希望。然而天有不測風雲，就在第一次圍攻南京底時候全軍中了埋伏，後路也讓敵人遮斷；祖父原來在後防駐札，聞訊之下，立即由小道抄出，趕到前方救應。當時在深夜行軍，一時倉卒，加以探報不靈，洪楊早有防備，所以半路讓敵軍包圍住，兵少勢孤，結果一敗塗地。祖父

戰到無可爲力底時候，看見自己全身受了傷，於是囑咐隨身旗牌替他脫下戰袍，叫他設法逃走，把牠帶回給祖母作信物，見證自己的陣亡。

「祖母的難過不言可喻；她把那一身血腥淋淋的戰袍用綢袱鄭重包起來，供在祖父的靈牌前面，香爐後面。她有三年未曾見她丈夫的一面，最後看見的便只是這一身可爲紀念底血衣，那上面的塵土她每早要親自拂拭一遍，我聽母親說，初時她一打開那靈袱底時候，往往哭暈了過去，後來漸漸好了，直到有我以後，她的眼淚纔可以忍住。

「她怎樣辛辛苦苦地撫養起父親，我不知道，然而我也可以想出大概。據說她年輕的時候是很漂亮的，但是在我出世的時候，她已經滿頭白髮，一額老紋，雖然體質和精神因爲親自操勞心志專一底關係，並不衰弱。在清末家中還可以領到一些恤金，加以祖母勤儉治家，人口不多，勉強維持到父親成長。這時正是武昌革命，清帝遜位底時候。父親是很孝順的，從來不做冒險的事業，所以家境雖然艱窘，然而因爲祖母堅持着受窮也比分離強，父親便在鄉間苟且因循着。

「然而民國以來，生活一天比一天難以維持，便是祖母心中如何反對，也不得不放他外省謀事。這時我已經八九歲，在家人看起來，總可以頂持門面了。祖母所以肯放他出去，是因為他在教育界做事，然而她老人那裏曉得教育界是怎麼樣的清苦，毫無出息呢？而且當時教育廳廳長換了來，社會上各方面一逼，父親便只好不先同家人商量，投身發財的捷徑。我不能形容出祖母和母親的憂懼；祖母越發龍鍾了，母親鎮日沈默着。我是她們眼下唯一的安慰。」

接着隊長的眼淚又滾下急促地喘着，臉泛紅了，紅得令我爲他怕起來。我請他養一養神，有話留在後面說。他慘笑着，伸出手握住我的道：「我沒有多少話了；我也沒有多少時辰了。」

「呵！女人們所憂懼的終於實現了。我父親在直軍，已經實陞團長，緊跟着這個喜信便是直奉之戰；我們全家人許願磕頭，每天急於看報，看報以前先抄攷。報紙上始終沒有父親一個字；哦！那看過報的歡喜！我都記着，這如今好像都回到我的腦子裏頭。是的，郵政

局就在那一天把牠寄來的，那包袱，正在母親給祖母讀報以後，我親自從郵差的手裏接過來的；郵差還和我笑哪，說這一定是我爹從京裏捎回的衣料。我捧着牠，我跳過門限，我喊着，一直連蹦帶跑地滾到了上房；我站在她們的面前，歡喜得半天喘不出一口氣來。母親警清了郵包上的發信地址，告訴祖母，於是她們都忙亂起來。母親從棹上抄起剪子順着線縫挑了下去，我幫着往開裏撕那封裹嚴密的布袱：呵！只是一身灰軍衣！

「一身血迹模糊的破爛軍衣！我記得清清楚楚，是的，是的，一身受了無數槍傷底骯髒的灰制服。母親的手從包袱上軟了下來，我把上衣和軍褲抖開了，鋪在棹上，她們的眼前。我莫明其妙地看着兩位老人，看着這莫明其妙的制服；母親和祖母對視着，癡癡無言；忽然祖母扔下鏡，捱蹭到祭棹旁邊，將正中的黃袱取出，解開了，把裏面的東西也抖落在棹上，襯着父親寄來底一身灰制服：呵！屋子靜得真怕人，我要哭出來。是的，我如今把兩件血衣服一時都看到了那衣服！」

他用手推開我，移過頭，向外看頭牀前地上的一捲他方纔脫下底血迹淋淋的制服，

視線直直的，和中了魔一樣；不久他微微地嘆息道：「祖父那一身衣服上的血迹已經黑了，一點看不出像紅的，紅的血來；父親的有點發紫，有點發綠，是的，我說不上那顏色來；牠們沒有這一件的紅，紅，這也就變成紫的綠的——而且——而且深黑的！深黑的，和四十年前祖父穿過的戎裝一樣！」

他把頭抱住，眼淚從手縫裏擠出來，好像一個犯了罪底人懺悔，申訴，哀禱一樣，在這種神聖的情境裏頭，我坐在他的牀沿彷彿我正在重生。我詛咒干戈，內亂，和一切活動在牠們中間底敗類。我尋不出一句話慰解他。

「女人們漸漸更加老了，祖母非拐杖不能下牀，母親的頭髮有些蒼白了，除我，她們此外沒有希望也沒有野心，靜靜等着死和老來催她們。我高小畢了業，由縣裏保送到省立中學校；我已經長大成人，因為家裏沒有力量，所以並未按照鄉俗成親。父親的陣亡是無從領到恤金的；家產在母親手裏差不多讓外族騙沒有了，因為她不是一個理財底人。但是她並非沒有勇氣；她毫無希望地掙扎着。她變得愛叨叨了，煩煩絮絮，整個成了一個

討人厭底老婆子。我在家裏過活得一點沒趣味；我的心躍着，血熱着，我想動，我願意把我的生命的血灑在人間。我做夢，這夢不是女人們所能夢見的。

「我見到了革命的書籍，是的，這裏面講的都是我所感覺而講不出來的。我要革命！我天天這樣發誓。我要爲我的祖父和父親復仇；我靜等機會。我忍受不了那種沉悶的家鄉生活；我存心反抗一切。我有一夜把我的心思給母親說了一半，她楞楞地瞪住我，不言語；她不能瞭解年輕人，於是我非常懊惱。」

「第二早晨祖母還沒有起牀，母親忽然在上房招呼我，她的聲音有些發顫。我走進去，看見她立在祭棹旁邊，在她的前面擺着那兩個黃包袱；她把牠們打開了，我不清楚爲什麼，但是立刻我就猜出來了。我低下頭，我不敢看那抽抽噎噎的女人。」

「『孩子，你過來；』她用手指着靈袱向我柔和地道：『你看見牠們沒有？』」

「我不敢做聲。」

「『這裏已經兩身了，孩子，你還願意給我再添一身嗎？』」

「於是我們在一齊哭着。」

「我當時絕了不安分的念頭。我——我沒有絕了這念頭！」他發狂地嗥叫着，然後轉下去道：「我跑了；我沒有讓她們知道。是的，這和我唸底一本新譯底小說中所敘的差不多；我的少壯的火燃灼着我；我不安寧；我需要我的眼前的世界；我要征服牠上面的罪惡，爲了正義，光明和人造。我託人給她們寫了一封信，然後就跑到廣東去了，自然還有幾位同伴。我入了革命軍；一切正如我所希望。我每月往家鄉匯十塊錢。」

忽然他轉過視線看着地上的軍衣，斷了他的思路，隨即嘴裏唧噥說着：「血——血——」於是他仰起頭，熱烈地握住我的手，和瘋了一樣地哀道：「把牠們寄回去——寄給我的母親，我求你。還有我的祖母，她還活着，還活着哪！我對不住兩位老人——她們以後該怎麼好呢？」

他扭過頭去，將臉藏起，以後也就再沒有向我這面轉過頭來。他死了。

我沒有力量將他的棺木運回故鄉，只好草草地薄葬在臨近的義地。戰後我陞了他

的原職，於是每月省下十塊錢，代我這位死友匯給他的兩位老人；我不知道她們是否還活着，那位節義可風的老祖母死了也難說。我只有一件事未曾照死着的遺囑辦理，把他的血迹淋淋的軍服寄回故鄉去；我沒有。我爲什麼要使那位可憐的母親的預言中了呢？我給她添一身新的；不，我沒有那種勇氣；我簡直不敢往這件事想：三身血衣服擺在一張祭棹上……但是我並沒有棄掉這一身留做紀念底戰衣，我好好地保存着牠們；我把牠們封起，鎖在箱子裏頭，最近我打開一看，那些有血的地方已經變得紫不紫，綠不綠，一片一片和乾皺了的漿子一樣。

十八年，二月。

末一個女人

我們也不知道爲什麼同土匪開火。自然來由很多，然而你所猜想底官面堂皇的文章卻一點不是我們的原因。那一次的原因是說不得的，雖然我只是一个芝麻大的排長，負不了那多的責任，可是我每一想起這回事，黑臉膛也禁不住透出紅來。那種文章我們旅長並非沒有做，左不是土匪猖獗，奸淫擄掠，無惡不作，本軍奉命來誅伐底那些話頭。其實揭開了看，不過旅長們和匪首分贓不均罷了。

然而爲了這次的進剿，上面卻補發了我們一個月的薪餉，至少這可以維持十天的戰事。我這一輩子裏頭還沒有見過像這次火併的兇狠。我們平常有一個經驗，寧可同鄰省正式的軍隊接觸，也不願意招惹土匪的仇視。那種打法簡直不是人同人幹。就是這一

次我幾乎把命送掉，直到如今，十年的事了，只要我一想起來，還免不掉牙對牙，打幾回冷戰。

從地利上這一點來看，我們最初的形勢可以說是很壞，差不多有一點常識底小兵都知道。我們要從下往攻，同時又要採取聯絡的包圍的陣勢，然而最困難的是所有扼要的小道，高一點的土堞，密一點的樹林子，都讓土匪先佔了去，即使我們一節一節地把牠們攻下來，他們還有機會退到堡子裏頭，隔着土城死幹一陣。頭兩天我們不分晝夜冒冒失失地往前進攻，喫了一個很大的虧。不等我們探出他們掩藏在什麼地方，耳邊就見嚙的一聲，接着一聲咬啣，緊跟着就倒下一個夥伴，連提防都不用打算。最氣人的是我們沒有法子挑他們出來，長槍短刀地拚一下：這不能不說是殘忍了。

頭兩天弄得我們簡直沒有主意，膽子寒了許多，自然說不上後悔，然而眼看着上好的弟兄們，粗粗實實，讓人家和打鳥一樣地收拾了，真有說不出底慘。而且死到土匪手裏頭！起初我們對於他們並沒有什麼深仇大怨，了不得的事體，我們也不過是藉此唬一唬

他們，騙一騙上頭罷了，然而眼睜睜看着老弟兄們，連一句諾都來不及唱，卻不是一個月的關餉關得來了。我們士卒馬上就團結成一氣，大有不搗黃龍不回家底滋味。旅長從省裏把幾隻破砲也請了下來。

土匪漸漸支持不住了。他們以爲我們只玩上七八天就疲了，我們卻抖起精神幹了半個多月。不到四天的工夫，我們便搶了幾個小寨子過來。俘擄來底女人是不用提了，至於男人們由上頭拷打了以後，便發下來聽我們處置。在往常是要等錢來贖的，現在卻不然了。大多數他們都是帶着辮子的，弟兄們有的淘氣不過，拿辮子挽成一個花髻，老老實實把他們五花大綁地掛在老樹杈子上。他們的身子在空裏搖搖擺擺，和脫了綫底風箏一樣，和地裏風吹着笑底紙紮人一樣，煞是好看。有時他們招得弟兄們氣上來，拿着刺刀在他們身上隔幾分鐘扎一下，看着他們抽搐，血往底下跌；有的忍痛不出聲，只是哼唧，有的怪聲吼着，老子爺都叫出來，逗得弟兄們大笑起來。有時我實在看不下眼，便一槍把他們了事。這種野獸的辦法，叫土匪遠遠從城垛子上望下來，足夠寒了他們的心。

圍了半個月的工夫，我們算把堡子打下來。土匪曉得大事已去，收拾收拾，趁黑從西門溜走了。直到天亮，弟兄們纔奉命由大道追下去，只有我們這一營，帶着些受傷的弟兄們，趕晌午的時分，緩緩地進了堡子，留守在這裏。

堡子裏頭淒涼極了，整個是一座空城。那些土匪大多是世居在這裏底老百姓，大大小小，好好歹歹，凡可帶的都帶走了。沒有一個女人的影子。大巷小巷一樣的靜；門都從外鎖着；砸開了門什麼東西也沒有，有也不值錢；滿院是空的。真是淒涼極了，活像幾百年前荒棄了底村落。我們奇怪他們帶走的居然那麼齊全，就連一個雞叫喚，一個狗汪汪，也沒有人聽得見。他們彷彿早就存心扔了這堡子，一點東西也不留給我們解饑。我們說不出地生氣，失望，覺得他們太不夠義氣。

堡裏空野的地方填滿了新墳，土虛虛地堆起來，一個連一個，前面各自栽着一個木牌子，上面浮畫着死者的名姓。我們真佩服他們百忙裏還有這閒工夫。

我們住在堡子西頭一家半磚半土的房子，一共有一二十個弟兄們。全堡子就是這

一家的大門沒有上鎖。院子總算寬大，從這裏穿出過道，牆後便是一片平整的壓麥場子，緊靠西北犄角，差不多就貼着院子那面的後牆，是兩個和房脊一樣齊的麥稠堆子。這可以免得我們弟兄到遠處去檢柴了。迎面是堡子的土城。圍着場子有一棵榆樹，兩棵槐樹，在東北犄角還有幾棵石榴樹，老氣橫秋，長到這樣子也算不易。我帶着兩個弟兄順着城下面繞過來，草在腳底下絆個不停。東邊那裏故意闢出一塊地，好像是一個小花畦子，除去石榴，還有些草花，我們也叫不上一個名堂；花兒是有的，開得紅紅的，大大的，一臉沒有出息底模樣。

這些野花長得有兩三尺高，像一個開了屏底金孔雀，就在這座大屏風後頭，我們看見一個女人。我們的神並沒有不守舍；我們的眼也沒有花。花畦後面有一個新墳，堆上去底土還不到一尺高，四圍堆着一圈浮乾底土，旁面有一堆鐵傢具。她半跪半坐地仆在墳的土堆上頭，下身衣袴沾滿了土星星，手裏還攢緊一把土。在她身旁躺着一把鐵銑。她的背向着我們。我們過去在土圈子外頭圍住了她：一張絕望的老臉，兩隻絕望的淚溼着底

眼睛。這要不是大白天，我們簡直會疑心她從墳裏爬出來的。

她的身子向前傾在墳上頭，動也不動，連我們在她跟前都沒有覺察出來。她的年紀在五十歲左右。她穿着一件黑粗布長衫子。她嗓子裏發出哽噎的響聲，像極了冬天炕頭上貓打底呼呼。她家裏人會把她忘掉在後頭，我們不得不希奇了。

過去一個弟兄把她推了起來。

在我的意想中，看見我們這些生澀的奇怪的兵士，她一定不是驚呆，便是叫喚，和見了鬼一樣。然而事情卻又這樣出人意外，平淡無奇。她好像是一個心裏空無所有底，傻老婆子，臉上不見感覺，也沒有表情，那種樣子和見了見慣底熟人一樣。她的態度再安閑沒有了。

「他們都走了，沒有一個肯幫我的忙；」她擡起頭來，語氣又自然又柔和，祈求我們道：「我求他們，他們不聽，都走了；他們叫我跟他們走，我不走；那有什麼用呢？他們都不是我的親人。我老了；我不怕；十多年前我男人就死了，現在我孩子也都死了；我走那裏？」

我們看着她，不做聲，心裏掂奪着好不好把她結果了。

「你們不肯幫我的忙嗎？這是我孩子的墳！」一面她拄着鐵銼站起來。

我們的心動了。她眼睛裏的話比嘴裏的話還克制人。我們可以殺一個土匪，但是我們得替一個母親埋了她的兒子。我們不得不答應幫她最後的忙。給一個土匪修墳，這種光景我們從來還沒有經過；我們踟躕着，臊起來。

差不多費了半點鐘的工夫，我們幫她把墳堆高，用銼背把土打結實。她的力氣比我們的力氣還耐久。

「老太太，」我問她道：「你不是這家裏的，這家姓趙不是嗎？」

她扶在鐵銼的把上，頓了頓，好像沒有聽清我們說什麼，又彎下腰。

她慢慢地喘起來。她立在墳前面，看着，不動彈，眼淚從沈穆的臉上一點一點地滾下來。我們雖然是粗人，也曉得這種神聖的光景。靜靜地立在她後面，等她一同走。她心裏好像有了很大的變化，如今母親的心也盡了，聚在一起底念頭也散了。她的淒涼一直逼到

我們的眼簾，我們不由得各人把頭轉過去，望着西面的空裏。太陽懸在西天上，一層薄薄的雲正好漂過來遮住了牠，雲雖然透亮了，底下卻黯多了，好像黃昏就要來的樣子。

忽然她扭轉身，嗓子啞啞地問我們道：「你們爲什麼不弄死我呢？」

我們詫異地看着她，第一她的問話太突兀，第二她居然曉得我們是什麼人了。年輕的弟兄忍不住好笑起來，蹀着腳；他明白我們剛纔扮了一齣什麼戲。女人很不安寧地望着他。

「你多大年紀了？」他帶笑問她道。

她的嘴脣顫動着。「我是屬狗的。」

「可別咬人呀！」他笑下去道。「我瞧你有五十多，夠我奶奶的份兒了。」

我們倆也笑將起來：她做他的奶奶！

「幹嗎，我們要弄死你呢？」他調皮下去道。「咱們是老親家，你老兒家忘了嗎？我們還幫你上墳哪！老奶奶，走罷；算你老兒家上了年紀，我們把你打入竈房罷！這麼一個大堡

子，也就是你老兒一個東道！」

頭一兩天她看我們總是斜着從眼眶犄角射出來，好像一個老奸巨猾的油子，未開口先揣摩我們的神氣。她的外表很消沈，木然的樣子，好像日子扯着她過。她輕易不做聲，頂多你問急了她，唯唯兩聲，或者唧噥一句。但是她並不十分倔強，雖然有時裝着耳聾，不聽我們支使。好在弟兄們罵她兩句，也就過去了。忙的時候她給我們添柴，拉風箱，擇菜，切菜，高興的時候還幫我們縫洗走了線底舊衣服，破襪子；一些別的零碎的事情；但是沒有事底時候，她就坐在竈房炕鍋前頭的草墊子上，想着她的沒有事底心事，往往我從門口過，瞥見她頭垂在懷裏，似乎睡着了，但是一走進屋子，她就靈醒過來，擡起頭像沒有看見我地望一望我，然後眼睛轉下去，盯着那個小黑洞的竈門，再也不動彈。

沒有一個弟兄能擋得住她發脾氣；她愛發脾氣。事情只要她以為同她有關係了，十之九她纔要攙進來，找機會和弟兄們過意不去。例如弟兄在案板上切菜，不用說，從來不會細緻，但是她一定要把那個弟兄教訓一頓，直到那個弟兄舉起菜刀把她攆走，或者請

她來切了事。隨便她家裏什麼東西，由我們毀壞，她絕不開口，頂多留連兩眼，透出憐惜的樣子，然而毀東西不要毀一個半截！她會口裏都都囊囊把我們罵一個半死。她似乎什麼也明白，同時又非常糊塗。

她自己的事她是絕口不吐一個字，就是堡上的話，她也是裝聾不理會，好在一個上了年紀底女人，我們也就不怎麼她了。我們就曉得那墳裏是她新死了底兒子，此外她便一字不提，打好了主意不讓曉得她的身世。這身世一定淒涼非常，有時我都不敢替她想。後面園子我不記得她再去過，連這個她也有些忘懷。

慢慢她同我們一起住慣了，也就不顯生分，我記得有一次她從她的癱症裏頭爬起來，大發脾氣，險些把老命送到上頭，但是從這以後，她也就越發沈悶，臉上輕易不見動靜。我不歡喜看到她，她那付臉總是扯得長長的，左一道溝，右一個坑，黃昏時分她摸着牆往屋裏蹭，驟然從眼裏一過，我心裏說不上底別扭。

我們這一次剿匪，進行上總算順利，省府還特別來了一通獎慰我們底電報，上頭印

下來，每連發了一份。年輕的弟兄們不管認識字不認識字，擁擁擠擠，亂喊亂鬧地搶那一張分文不值底破紙。後來連長走過這面，讓大家在院子坐好，由他唸講給大家聽。說來也巧，我們有的站着，有的坐着，正好圍着竈房門口。

連長正經其事地向我們唸着，大家有心沒有心地聽着。在他講解的興奮的中間，忽然有一個尖溜溜的嗓子從竈房裏頭出其不意地打着我們的耳朵。含含糊糊大家也沒有聽清嚷些什麼。

連長不唸了，我們一齊回過身，湊到門口往裏望，有的撕破了窗戶紙，低下頭湊在紙眼兒往裏看。我們以為這婆子不是發瘋就是做夢。她坐在她那個草墊上頭，手裏拿着一塊劈柴不知在地上畫什麼，低下頭，正眼不睬我們。

「——也不知道誰是賊狗食的！」她揚起嗓子唧噥着，這和電打一樣到了我們耳朵。我們半天看定她罵沒有開口。奇怪的是她會聽清我們的電報，那樣半傻半癩的老婆子。

連長一揮手裏那張紙，扔在腳底下，走到她跟前，差不多臉都氣得有一點青紫。他的身量是很魁梧的，堂堂一表，站在她身旁，威嚴稜稜地和一座山差不多。她擡起頭望着他，莫明其妙，帶一點喫力，又有一點喫驚。她的眼睛閃着，像一個見了蒼蠅底壁虎子。她不清楚爲什麼我們圍住她，臉上像掛了雲底茫漠。

「你說的什麼？」連長追問她道。

「我聽不清你說的什麼，官爺。」她坐在草墊上連動也不動。

「我問你誰是賊，」他向她耳朵喊道。

「誰是賊？」她搜索着他的臉，緩緩地應道：「沒有人是賊，沒有人是賊。你們丟東西了嗎？那除非是你們自己偷的！我苦老婆子要牠做什麼用呢？」

「少廢話！」他一巴掌向她肩後打下去。

她全身不覺撲在竈臺上面，半天緩不過氣來。這樣上年紀的糊塗蟲，同她計較些什麼，也就是連長，心性高傲，脾氣暴躁，要是我們就不睬她。忽然她挺起身子，從草墊上跳起，

上身靠住牆，手裏揮着那根劈柴，從上到下移攬着，和逼急了底蟲蠢兒一樣。連長往後退了一步。

「誰是賊？問問你們自己！」她那一雙癡下去底老眼橫向我們門邊一掃，一口氣罵下去道：「還有誰是賊？爲什麼你們不住在你們自己家裏，跑來作踐我的家呢？誰敢這樣明目張膽？堡子上人是土匪，他們跑到堡子以外搶過你們沒有？呵呵，你們派兵來要錢糧，三天交不齊，就要排家來搜，還綁下我們的人做扣頭。山裏的強盜待過我們這麼一次。我們求你們打強盜，你們扎在堡子外頭給我們要錢糧。我們啃樹皮，從光緒朝啃到今兒；這兩年好不容易收下了糧，卻要養強盜。我們不給；我們是土匪。呵呵，他們完不起，你們就要洗他們。爲什麼不許他們防守他們祖先的田地，房產，墳上，他們自己？你們不打賊也不打毛子，卻來欺侮我們百姓。」

「我恨你們！我恨你們！你們喫了官俸，還要喫我們的。我是一個苦老婆子，我沒有男人，我可有兒子！我把他們教養大的，我一輩子守着他們，我看着他們學好，走歪了步也要

捱打！他們求功名，功名你們也給打消了；沒有法子來種地，你們完了！他們說不清底地畝錢，回頭咬他們是土匪。他們死了，是你們殺的！

「你們爲什麼不把我也殺了呢？我還有一個沒有埋。他們是我的命！你們沒有娘嗎？你們也有娘的，你們也有娘的。問問你們的娘，她也有孩子的，她也有孩子的。問問你們的娘，我也有孩子，孩子都死了，死了見不到屍首，還落了一個賊名！呵呵，呵呵。」

她的臉上掛滿了眼淚，起初用袖頭揩着，慢慢撐持不住，倒在草墊上，抽搭起來。我們一句話都沒有說，瞪起眼睛聽她訴苦，聽她教訓，好像我們被綁到山頭上，見了女大王。連長頭一揚，就一直出去了。他連電報也忘了。

「真有自己的！」連長一出去，弟兄就跑到她跟前嚷起來。

外面弟兄堵住窗眼誇道：「她奶奶，罵得真脆！」

我走過去，勸她不要傷心，人死有命，這話一點不差。隨我們怎樣喊鬧，她封住口，只是不言語。

從這以後，曉得她火性大，我們輕易也不招惹她。我們做弟兄們的心眼並不全壞。她每天仍是在竈房裏頭，整日都像打盹，坐在草墊上頭，和癱了一樣。她的記性越來越壞，往往告訴她做什麼，要是不把事情擺在她的眼前面，一轉身她就忘了。問她什麼，她總是裝啞叭，要不就是推聽不見。生起氣來，她還是照樣地不饒人。弟兄們順着她的心性，由她支派，日子一多，也就分不清她是不是自家的老太太。

她的性情有時變得很古怪，軍隊上以我這樣能體諒人們底人也常常叫她迷瞪住。說她是死心眼兒，有時她轉得很快，恰好出人意外。沒有法子捉住她，滑得和魚一樣；不過她直拗起來，比老牛還難使喚。高興底時候，她能替我們做許多事。

有一個弟兄從外面帶回兩隻雞來。這比我們佔了堡子還要高興。我們許久沒有聞見肉味，不用說這樣肥實的兩隻雞。我們在院子把他圍住，追問他從那裏弄來的；他告訴我們他用了什麼樣手法從營長那裏騙來的；想着從上官那裏來底兩隻活雞，大家不禁哄然大笑。她這時坐在竈房門杆上，跟着我們一起笑。她的破天荒的鬼笑逼得大家轉過

頭望着她。她扶住牆慢慢站起來。

「給我！讓我給你們宰了煮着喫！」

弟兄打趣她道：「老奶奶，你是要宰誰呀？煮雞呢，還是煮我們呢？這可不是玩兒的呀！」他打起手勢，擠着眼，頸子一伸，逗得大家都又笑起來。

我們特別歡喜她自告奮勇替我們弄雞喫。只要她與頭好，她做出什麼來，都是可口的。我們覺得這樣的希罕的東西非女人做拿不出手。把雞扔給她，大家就都散了。

過了半點多鐘，屋子就賸下我一個人，說不出地無聊賴，矇矓住眼睛，正要倒在桌子上面，忽然我聽雞咯咯地叫喚，直聲直氣，頭兩聲穿過我耳朵就和傳了電一樣，不由我打了一個冷戰。我的眼睛一要閉上，牠就隔着牆吱雜起來，不知犯了什麼病，咯咯個不停，好像受了什麼酷刑，要不就是見到什麼邪怪。我心裏煩燥上來。

「我的奶奶，你濟濟德，別讓牠叫喚好不好？」我拍着桌子大聲喊道。

不到幾分鐘，我就聽見另外一個雞嗓子吵起來，比前一個的還尖還急，簡直是半夜

的鬼噫。我不相信她不會宰雞。拿雞開玩笑，人間還沒有這樣殘忍。我跳出房門，走向隔壁的竈房。我不覺在房門口呆住。

她處置雞就和我們末後收拾土匪一樣，把兩隻雞五花大綁地分開吊在一條板凳的兩條腿上。在牠們中間的草墊上頭她坐着，看住兩隻捱磨底雞。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宰雞，不知什麼使她有了這種離奇的念頭。她臉上顯出一種殘虐的有意味的微笑。她手裏拿定一個上鞋底錐子，帶一種瘋狂的意志，照準雞身上扎下去。雞的痛苦和叫喚使她興奮地笑將起來。從雞身上鮮血一滴一滴地滾下來。兩根凳腿同四週的地上染得一片腥紅。兩隻雞的小眼睛忍住疼痛，一時睜開，一時閉上，眼蓋子灰灰的抽搐地翻動着。她坐在那裏，好像沒有意識底小孩子，高高興興地拆她的玩藝兒。這種宰雞底法子我有生以來頭一回看見。我說不出我心裏那份難過。冷不防我把她手裏的錐子打下來，拿腳踢遠了。

「我的老奶奶，你下一輩子還想做人不^想？」我把板凳提開，向她喊道。

她嚇了一跳，大失所望，瞪住兩隻透亮的老鷹眼，盯着我，鬱怒的樣子，和半道被人打食底貓狗一樣。

她指着雞叫道：「我二仔就是那麼死的！」

「那麼死的？」我退到門口，機械地應道。

「他吊在樹杈子上，在樹杈子上吊死的！」她忍住苦，低着嗓子道：「他們看見了的。天殺的一刀一刀把他扎死，就和那雞一樣，那雞一樣。雞到了人肚子，我二仔到了狗肚子，還不如雞，不如雞。你相信嗎？」

我覺得渾身不舒服，說不定她孩子就是我吊上樹的。

「那是你們幹的，我想起來了！」她從草墊上跳起來，倚住身後案板的棱角，恍然大悟底樣子；多少怨恨和自艾我不知道藏在這嗓子裏頭。忽然她小了聲，殘苦地道：「我多麼想着他和他那死法！吊在樹上頭，上也不能，下也不能，那一定很苦的，我可憐的二仔！那雞抽搐着，想撐開繩子，我奇怪二仔怎麼推受的。」

「別那麼大任性了罷，你上了年紀的人，我們看着你可憐，纔饒了你一命，過去事你也犯不上死追求，那報應還有個完嗎？」我勸她道：「你瞧弟兄們待你不很好嗎？」

「我恨你們！」她切齒道。

我沒有回她的話。我實在不願意聽人說我們收拾孩子，又結果娘。

她又坐到草墊上，一壁唧噥着。

我不覺對她有點兒不放心了。那種不曲不伸底陰鬱的神氣實在對我們不相宜。可是她好像又一點記性也沒有，想起什麼說什麼，至於你回她底話，做底表情，她全不懂得理會。而且她一個孤苦的老婆子，顛三倒四，也就是嘴頭上辣一點，陰狠不到那裏。

隔了許久，她算把雞扔到鍋裏頭了。我看她蹣在那個黑犄角，有興趣地看着弟兄們抱着柴火進來，那種微弱的樣子，和那幾十年安馴慣了底柔順的面孔，不覺遣散了我的疑心。起初她只是出神地看着柴火，也不言語；但是弟兄們卻不會那麼老實，有些故意把劈柴一捆一捆地在她四圍堆起來，逗她發脾氣，她推開腳前的柴火，蹣跚到門外來。

她看着院子堆滿喂牲口底草料，弟兄們聚在一旁忙着，有的抽草，有的理草，有的搬鋤刀，有的來回運動切碎底草料；她不做聲地看着。忽然她聯想起什麼，瀟嘴窩子那裏抽出幾根帶笑底絲來，同時口裏唧噥着。

「老奶奶，我們的雞呢？」弟兄望着她喊道。
她看着他。

他走到她跟前，擡手端起她的下巴，一隻眼斜向她，一隻眼飛給大家，挑逗她道：「你沒有偷了我們的雞罷，奶奶？」

她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。她把臉捧過去。

滿院的弟兄們不覺觸着癢癢，粗野地笑起來。

她退回竈房裏頭，罵着大家聽不清底話。

那一天的晚飯我是在營部喫的。我決心躲開了那兩隻一身潰瘡的爛雞。喫完晚飯，留在營裏同弟兄們押寶，一直鬧到夜深一兩點鐘，我實在睜不開眼了，便擠出這一圈子

賭棍。夜裏的風也起來了，吹得我又是清爽又是冷。營部離我們的住所還有半里地的光景，差不多要走完那條大車路。我剛溜到營盤門邊，只見守衛的弟兄們聚在門外的臺階上，向夜裏望着，吱吱雜雜，搖頭接耳地紛紛議論。我問身前遮路底弟兄他們看什麼。他很慌張的樣子，拉起我的手，一同邁到門外來。我們向漆黑的夜裏望着。

說是漆黑，實在空裏還彎彎地掛着一個月牙，加着閃閃灼灼底碎星星，各處隱隱約約地都露一個大概。

大家都留神向我住所那邊望着。彷彿是我住所那一帶罷，從房脊四邊往空裏升起似霧非霧的煙來，迎住月光，發出透亮的銀灰色。我們都呆在地上，想認明牠究竟是什麼東西。慢慢從淺的銀灰色牠變得深灰了，越來越濃，往上也越升越高，四圍也越擴越大。忽然在我們驚癡之下，帶着許多的黑渣子，牠往空裏噴上去。我們也忘了冷，也忘了風。緊連房脊透出一點紅，接着就是火星子碰上空裏。

「火！」

這一聲呼喊把我們從這種奇景的迷夢裏頭叫醒過來。我們一起叫喚起來。我第一個往我住所那裏跑去，心裏唯恐應了我的猜測。有些弟兄各處送信去了，有些弟兄跟着我跑下來。不用說了，正是我們住底那所房子起了火。火勢越發大了。頂兒頂亮的時候，是麥糶堆引着了，火星亂碰。近處沒有井，我們只好聽牠延燒。起火底地方正是我們住的院子，風捲起火，一直撲到大門道。裏面還有槍響。我們把四近的土牆推倒，給火騰出空地。但是我們的眼睛立刻都從火那面轉到大車路上。不遠站着一個女人，在黑影裏發狂地吼笑着。我們過去圍住她。她似乎沒有看見我們，全神都在火上面。她的衣服和她蓬散底頭髮上沾滿了沒有切過底一根一根的草料。從她手心掉下一個洋火盒子。爬過去一個弟兄，從地上把牠檢起來。一個空盒子。

「救出裏面的弟兄！」我向大家喊道。

她回轉頭向我猶笑着，帶着一種得意的神氣，和咬勝了底公雞一樣。在嘈雜一中，大家都聽見她高聲唧噥道：「我拿柴把門堵上了！我先從那裏點起的！」接着和夜貓直聲

地嚎叫一樣，她笑起來。

「把她扔到火裏頭！」

「扔到火裏頭！」

「火裏頭！」

不等我來攔阻，留她做活證，大家一湧而上，有的揪住她的頭髮，有的搖起她的臭腳，把她從地上橫抗起來。我聽清她嘴裏還沈聲地嚷：「我恨你們！」然後大家跑近火勢頂兇的地方，連第二句話也不問，筆直從空裏把這老婆子搖到火裏頭。這是堡上末一個女人讓我們收拾了的。

十八年，十二月。

一個兵和他的老婆

第一章 他說他怎樣認得他的老婆

兄弟，我得爲人怎樣，你知道得。我只曉得有一件事幹一件事，不會外想到第二件。你們叫我傻子；你們也愛我這樣。你還記得我們跟曹大人打雲南嗎？那時我們打了一個敗仗。照我們那樣得軍紀，兄弟，不敗要算天不睜眼。我們從前線上退回來，狼狽到了家，趁勢放火打劫；我們快活到了極點，百姓遭殃到了極點。我們這一營離開全師，駐在湖北河南交界得一個小鎮市，叫做劉店得。鎮上家家戶戶關了門，不關門得是窮漢。營長辦公處和大半兄弟占滿了那惟一得小店，只有幾小棚分札在民家；我們是一個。在這兒我們等省

裏得命令。

那時大家都足喫足喝，不知道王法，成天給營部惹事。鎮裏富家得小姐和年輕媳婦，早都藏一個干淨，女人得影子只有幾個窮老婆兒。這掃了大家得興。你那時頂年小，什麼都要由你起頭，可惡極了。那一排人，我就是愛你，兄弟；然而我真怕你，兄弟。你不懂得軍法，任性胡鬧，簡直不分輕重：爲你我常擔憂，有一天你總要喫虧得。

我們借住得那家民房，在全鎮最西頭兒，偏僻得很，清靜得很，這我十分合意，免得在熱鬧地方你們瞎來。我是老實人。我真看不下你們平日得樣子，所以搬來以後頭一件事，便是不準你們喝酒，向東家發兇。他姓陳罷，人是上好得，縣裏有買賣，鎮上有房產，田裏有水澆地；他把老婆同女兒早就送回舅家，這辦得真夠我稱好得，雖然這大叫你們沒趣。他留一個夥計伺候我們，他自己陪你們在一個土匠上睡。我獨自歇在上房，從這兒有一個小門通到後面菜園。他們房舍倒不少，擱家具得，存糧食得，馬房……

你們日子過得悶悶得，好歹都不成，尤其你得火苗子按捺不下。我只裝沒有得見。

好哪，有一天黃昏，我獨自用完了飯，在房東得菜園裏頭閒溜達。我覺得無聊，這種規矩矩得生活連我也厭煩了，幹一點兒什麼消遣好哪？沒有事。唱戲我不會；三國演義我沒有癮；擲骰子我討厭。我是一個一無所能得閒光棍。我坐在菜畦旁得石凳上，看着西面天上一顆頂亮得星星已經出來，慢慢一個一個都跟着散了出來，彷彿頭一個是老大哥，領頭得。月亮在雲裏露了雪白得臉，像牠們得媽。四下暗靜極了。一忽兒有狗亂汪汪，接着像讓人喝住了得聲音。一忽兒在樹影裏閃出燈亮兒，說不清往那裏去了，這時我心裏不禁難過起來，想到了從前，在這世上沒有兩個人愛我得，媽愛我，可惜我剛十四歲她便死了，東漂西蕩，如今做了兵，升了排長，年紀慢慢大了，將來生死還沒有準頭。那怕有人恨我也好，究竟還顯得自己值一點兒什麼，不至於像山坳裏一根孤草，就連風也吹不着。我流下淚來，覺得自己腦子有些繚亂；我站起來，在小道上來回得走。忽然我聽見了什麼聲音。兄弟，我當時細細一想的，確有一種哭得聲音，哀哀地和鬼號一樣，一點一點傳上我得耳朵。我凝神立住，並且有些害怕，不清楚爲什麼。這不是狗得怪氣怪味得叫喚，這不是

房上野貓走夜得可憎得叫喚；這是小孩得哭聲。這尖嗓子慢慢弱下去了，讓我越發聽不清，像有什麼堵住了那張開得嘴。不過我總可以聽出這是呼救得，而且牠從西南犄角來得。那兒是東家得馬房；馬早已讓他藏到遠處親戚家。誰在那兒？我悄悄地向那兒走，發急，不住得奇怪。

馬房離我們安歇得院落，還有二百來步，很得走一會兒工夫；我得脚步雖是落得輕輕得，走得卻格外快。眼看我就要到馬房得後牆；牆上離地三尺高，有一個拳大的窟窿；可以望到裏面。燈光從這兒閃出一星星，很不容易讓人覺出來。我詫異誰敢在我們軍隊附近行兇，這一定是殺人得案子。那種哭法叫人不由得不這樣想。我放倒身子，爬在窟窿口往裏望，內面得光黯得和沒有一樣，顯不出什麼動靜。我只能隱見一排馬槽，乾草扔得滿地散着；再往外伸出半堵低牆擋住了我眼睛。我有些發惱。隨後我將耳朵放在窟窿口，聽清有兩三個男人得低粗嗓音；我再仔細一聽，從那嘈雜中，慢慢辨出你得腔調。我心裏說不出得難受，你們又在偷偷摸摸得暗地胡鬧，丟我得面子，營部得名聲。無怪乎喫飯時候

我不見你們。

我轉身到馬房前邊，踟躕着進去也好，不進去也好，倒讓我兩難了。我不知道你們幹什麼，不過猜起來總不會是好事。我實在不願當面掃了你們得興頭，明天大家都不好回話；我決定不聞不問，自尋苦惱。正在我遲疑要轉身得當兒，便聽見你狂笑得聲音，在夜裏靜靜得非常刺耳朵；我忍不住重重得咳嗽了一聲。你們靜下去了，一忽兒吵起來，像是疑鬼見神，卻還不出來。我氣起來，分外大大得咳嗽着。這一羣不知好歹得東西！你曉得我怎樣得愛你。

果然立刻裏頭又靜了，我從腰下掏出手槍，看你們誰敢反抗。你們從裏頭跑到馬房門口，伸出頭向外探望。我哼了一聲，你們彼此望了一眼，開口不得，垂頭喪氣得一溜煙兒跑掉，停也不停。我用手招你們回來，要問一個明白：你們早已沒有影子。後來我纔想出你們見我手裏拿住傢活，怕來拚命。

不過這一跑倒把我弄糊塗了，馬房裏頭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這尖細得哭得聲

音，我很久就沒有聽見了。我怕弄錯了事情。我舉起六輪子，一步一步往馬房裏走。從這門道轉過一堵另外不到人肩的矮牆，纔是你們搗鬼得地方；就在這座牆頭兒上，放着一盞半明不滅得洋燈。在牆盡頭要拐灣得地方，我聽見極細微得人得喘息。這定然是一個小孩，白天不清楚怎麼開罪了你們；他得小膽一定嚇破了，要不然怎麼不趁這個當兒逃走哪？可憐得孩子！我剛轉過牆，呀，我得天！

呀，我得天！在我眼前那根柱子上捆着得，嘴裏塞着破布得，是一個女孩子呵！她渾身一絲不掛，讓皮帶綁在靠裏頭短牆前得高柱子上，這兒原來拴馬得，頭髮披在兩肩上，散下遮住她整個得身子，頭垂着，像噎了氣得死人。我嚇得靠在身後得牆上，移動不得：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女人，光了身子得女人，在這麼破爛空房和陰黯得夜裏頭。我得眼睛想避開她，不成，只在她身上轉着，忘記自己在那兒，在做什麼。她得奶頭肥得真美，肉同雪一樣，頭髮和老鴿一樣，不像地上得人。我不清楚自己該幹什麼。不過我終於瞥到了那捆得上緊得帶子，從胸口到下面，連手帶腳。我定過神，跑上去從後面替她解開了牠得扣頭，手移

撒得要命，心不知道在腔不在腔，我用手頂住她得前胸，怕她驟然倒下去；換過手來，從她垂下得頭，我取出她口裏得破布。我回身褪下軍氈，在我一手扶她，一手往地上鋪牠得時候，她得軟軟得麵條兒身上，撲向我得懷裏。

我放她在地上我得外套上面，蹲下聞了聞她鼻子還有熱氣，心舒展了許多。我是一個粗人。你要看見我在那兒救她得模樣，不發笑纔怪哪。那時我自己差不多也暈了，這比殺人還難，瞧着光身子得暈了得女人。我走到門外呼了幾口氣，想多叫一些幫手。繼而自己一思索，這反更不妙；頭一樁，這事聲揚出去，傳到上官耳朵，於我更沒有光彩，再說，牠越隱秘越好，對那姑娘自然更得這樣。我那時簡直忘掉你們這幾個渾蛋。打好了主意，我重新回到她躺得地方：她得氣出入得也平也勻了，嘴裏發着像哽咽咳嗽得聲音。我不敢細瞧她，轉向馬槽旁邊，等她活轉；在牠下面亂草上，我發見了一堆得女人得衣服。我拾起牠們，在黃黃得燈亮裏頭，我辨出牠們得顏色，材料和樣式。這不像窮家女兒得。我走回她得身邊。

她甦醒過來，在我脚下嗚咽着，縮成一團，上曲住兩條玉佛得細腿。我把衣服丟在她身上，不記得是否說過一句：「快穿上！」她舉起頭來，不哭了，翻開那樣大得亮得眼睛，隔着淚水同散髮，像兩顆閃爍不定得貓眼睛，望定她身旁得軍官。我覺得害起臊來，趕緊往外躲開，留她獨自在後面穿衣袴。隔住牆我聽見裏頭縷縷碎碎得響聲，一忽兒抽噎着，一忽兒停着，這樣靜待了許久。這時夜裏該打幾更，我也不清楚。我在想着，對着門外得黑夜，活像我對着一張白紙，想着。一種奇怪得念頭攢在我心上。天下再沒有比我傻得。我想跑過去，跪在她面前，說我愛她，求她給我快活。我得脚同釘子一樣；我得心同點着火得燒酒一樣。

慢慢我從這種胡思亂想清醒過來，覺得有一團黑影要從我得眼前飛過去；我伸出手，原來抓住了她得衣襟；她打算從我手裏掙扎往外逃。我真不高興，爲什麼她要我哪？我救了她，全了她得貞節；然而她不謝我，還要從我身旁戰戰兢兢得偷跑。狐狸見了狼是這樣；女人是這樣。不，她站住了，在我得胸前定定得站住了，沈沈得瞪着我。

「老爺，你要我做什麼？」

我說不出話，低下頭來。

「老爺，你不放我嗎？」

「我放你。」我得手鬆了她得胳膊，極文明得答道：「放心，在我手裏，沒有人敢來欺侮你。我是排長；我是君子人。他們一羣混蛋讓我轟跑了，明天我得好好懲辦他們一頓。解你得恨，但是我不放心，在這樣深得夜裏，鎮上只有隊裏守夜得弟兄們。你逃開這兒，逃不開那兒。告訴我，你家在那兒？」

「謝謝。」她在門前躊躇着，往黑夜望道：「謝謝。如今我不害怕了。」

「爲什麼剛纔——」

「剛纔我怕，不過如今有你老爺——你是好人！」

我是好人。自然，我永久都是好人，至少對我老婆總是好人。她後來做了我得老婆，兄弟。那時我讓她等一等，自己到屋裏拾起軍褂，擲去土。如果她不趁這機會溜走，一定是絕

頂得傻子；然而她是傻子。我把軍氈披在她身上告訴她這可以免掉守夜得弟兄們得查問；在洋燈旁邊還留下你一頂軍帽，我拿起蓋在她得頭上。於是吹熄了燈，我隨在她身後往外走着。彼此一句話也沒有；誰聽得見誰得心跳。

圍着馬房前面得牆，有一垛塌下來，我們便從這兒走出去。他的脚步落得很不穩，要倒得樣子。我低聲吩咐她不要膽怯；她搖了搖頭，那頂軍帽從她蓬鬆得頭髮掉到地上。我檢起牠來，趨前爲她戴上，趁機擒住她得胳膊，不放回去。她靠在我得肩上，帶我向大街走。我如今成了她得護衛。在一個小巷口，經了一位弟兄得盤問，我們進去了。於是又轉了幾個小灣，我這時分不清東西南北，只曉得快到她得家了。她忽然在一家門前立住，向我幽幽道：

「假如他認出了我裝的哪？那守夜的？」

我請她摸一摸我脅下得手槍。她求我把這個賞她一看，因爲她從來沒有見過。我，說實話，沒有勇氣拒絕她這種要求。不過我卻起了疑心，她求我得聲音像打定了什麼主意。

得樣子，又哀婉，又堅決，並且親自動手從我腰帶上往外拔牠。我哆嗦了。我問她幹什麼。她不做聲，和盤在空裏得鷹一樣來刁搶牠。我按住她一雙竭了力得小手。她低下頭用牙咬我得手背，這卻出了我得意外，並且她那樣用力發狠，手背上得皮疼着，破開，流出血來。我說不要糊塗，人命不是兒戲得，並且這有什麼用哪？她仆在我懷裏哭了，說她不敢進家得門。她不在外頭死，進家也得死，因為她做姑娘得身子讓生人看見了。我勸她想開些，看見身子同失掉身子完全是兩件事情，回家把苦訴給爹娘，老人們總該體恤得，要不然我陪她進家，給爹娘做證人，老人們非特不責備，恐怕還要疼惜一個不了。

「疼我媽也許；不過媽是爹得人。家裏沒有誰疼我；從前有姆，可惜死了。而且，老爺，後天我就要出嫁。」

「小姐，那你更該回去；」我喫驚着；「他們丟了你一定萬分著急。」

「噢，別逼我回去！讓我死罷！讓我死罷！別讓我嫁給那樣得人家！我恨他們！那不是我得意思！讓我死罷！」

我現在沒有法子再勸了，並且，你愛得人在你胸前絕望得號啕着，哀告着，鐵石心腸真是也得軟化。但是我自己又沒有地方送她過夜，爲難之極。我問她有什麼近處可以投奔。她搖着頭，嗚咽着。我問這兒是不是她家，她哭得更利害。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我拉着她得左胳膊，就往石階上扯；她抗拒着，縮住步，隨後發出一聲極長得嘆息，向我表示順服道：

「老爺，你——爲什麼——要——要救我，那時死了，也比後天活着死強——老爺！」

我立刻覺出自己做得太過火，女人得委曲男子不容易體貼出得。爲什麼我要逼她嫁那她不認識不愛得？這和讓人強姦死有什麼分別？而且我真恨這兩扇門和棺材蓋似得，分紋兒不動，裏頭靜靜得，彷彿丟了姑娘和死了貓狗一樣。我不倔強了，暈頭暈腦得向她要主意。她輕輕得嘆息笑了。笑什麼？她說她忍不住笑，因爲我得傻，因爲她曉得我要屈服得。我們臂靠臂，向前緩緩走去，又轉了一條小巷。我們都不清楚往那兒走，走到那兒爲止。我覺得我又年輕了，和在媽跟前一樣。我攙着老人家跌跌打打，往爹得墳頭去。一樣

得夜晚，不過如今我身旁換了一個年輕得女孩兒，帶着和我一樣得年輕得心。她問我爲什麼掉眼淚。

「小姐，在你身邊，我不由得想到從前我得母親。」

「停住！我也正在想——你還是送我回家去罷。噢，媽媽！不過——不過——好，走罷！」

「回去？」

「不！」她橫下心，決然道：「隨你走到那兒，只不要回去。」

我們慢無準頭得瞎撞着，直到出了鎮店，往東北一高一低得走去。地裏分不出什麼綠得穀子，只是黑釉釉得一片，夾着我們搖來擺去，讓人感到一種驚怕得意思。她緊緊貼住我，戴着軍帽，卸緊軍鑿，喘出來得氣全噴在我得臉上。夜很深沈了；月亮讓雲掩住，剩下那顆大得星星還在天邊閃眼。我們都覺得冷；她直打冷戰。風迎面吹來；我用手按住她頭上得軍帽。離鎮店這時約摸有五六里得光景罷，在一個背風得土崗後頭，我和她面對面，

各坐在一塊石頭上。各自想各自得心事。她得頭慢慢墜在胸口，帽子跌在地上，滾到我得脚前。她不動。

「你睏嗎？」

她猛然擡頭向我笑了笑，望我檢起得軍帽道：「牠又掉了；我奇怪你怎麼會戴得那樣牢實，呵，你是男子！」待了一會，她纔答我的問話：「我不。我在想——我有一點兒冷。」

我沒有法子制住我得冷，所以只問她道：「想什麼？」

「我冷，我冷。」她咕嚕着：「你曉得我姓什麼嗎？不？我叫章玉姐。你哪？」

「王有德——玉姐，我問你，以後你打算怎樣哪？」

「有德，你打算怎麼哪？」

「我如今在隊伍上，這兒又舉目無親，你一個姑娘家，我實在不曉得把你安頓到那兒。」

「唉，」她深深得嘆着氣，然後柔聲道：「我問你，除了那三個人，真再沒有誰看見我

——我的嗎？你該明白我的意思。」

我說完我救她的情形，隨後顫聲道：「只有我——而且我得玉姐，你肯嫁我嗎？」她不做聲。「我是一個光棍，除去家鄉有幾畝地，什麼家私也沒有，那還遠在洛陽。你要真跟我得話，咱們先在這兒不遠落了店，草草成一個親，以後兵事一閒，我便帶你回老家，種田過日子，白頭到老。你要另有主意得話，那我——我——」

「你怎樣？」

「我弄死你！」

「我弄死你！」她站起來；「好罷，請你弄死我！」她走到我坐得石頭前，把頭斜給我；忽然要倒得樣子，在我胸前道：「我冷！我冷！我冷！」於是我明白她得意思了。和接那顆大得亮得星星一樣得，我伸出了胳膊，也就和那顆大得亮得星星一樣得，她飛入了我得懷抱。那一夜我們就這樣得在地裏盹坐到天亮。

第二章 他說他怎樣安頓他的老婆

這不是夢。她真睡在我得懷裏，和她兒子如今睡在我得懷裏一樣。我不能說那一夜是怎樣過去得；我得眼睛閉不上，事情前前後後在我心頭上了來，又下了去。慢慢從濛濛得地交頭劃出一條白線，變成淡紅得，映得東邊藍天都透了亮。天快亮了，我也決定下主意。這你可以看出來，她什麼事都不懂，孤零零得和我一樣，在這世上無親無故，家也等於沒有；還不如我，走到那兒都有得怕。她是又想造反，又沒有見過世面，見了我就把她什麼一骨腦兒都交給我，幸而——謝天謝地！——我不是壞人，要不然這和打仗衝鋒差不多，是生是死真難說。不過這總比不死不活強，不是嗎？咱們是人，有血氣。這你也可以看出來，她跟了我，並不是她得好運氣，這是我得好運氣。你可以說我狗運亨通。這比丟骰子還沒有把握。

她醒了，睜開眼向我詫異得盯着，立刻詫異去了，顯出笑得意思，輕輕來了一聲：「噢，」

她跳脫了枕着我得胳膊，對面站住，向後爬攏攪散得頭髮。我頭向上得望着她——她得臉上透着歇過來，讓地邊那半個大太陽照得活像一朵嫩花瓣。

我告訴她我想得主意。第一就是先得找一個店住。我們都不清楚遠近那兒纔有，真別拗死！我從石頭上站起，爬到身後得土疙疸上向四面望；我得渾身都在太陽裏頭，美和極了。但是還有使我更高興得；我狂得叫了起來：「喝傢伙！什麼？轉過這兒，往南不遠就是一個小村子。昨兒晚晌我們都沒有瞧見！媽得，離這裏不到幾百步！」

我連跑帶蹦得滾到她身邊，兩個人都發傻得笑着。媽得！早知不在這兒露天凍一夜。我拉住她往外走，轉過土犄角就是一條大路。勉強走了兩步，她忽然停住皺起眉頭道：「等一等！」她脫下那件還穿在她身上得軍大衣，連帽子裹在一塊，夾在胳膊底下。我誇她真細心，催她快撩腳。她不走。她得小臉蛋兒都漲紫了，蹲下腰一語不發，我問她怎麼了，索興她倒一屁股坐在路旁草上。

「我走不動！」

「好好得怎麼會走不動？」

「喲！我的脚真疼呀！」她向自己唧噥着，伸手捏住一雙小脚，眼淚也掉下來。

男子不知道，也不會體諒出女孩兒得苦處。她跑了一半宵，當時覺不出身子好歹，這一睡可就把她什麼勇勁兒也睡掉了，只剩下心疼肉顫。她得脚是纏得，夜裏黑地我沒有留神，瞎拉着她走，這時心裏真過不去。可是現在怎麼也得走。她讓我先去看店房，回頭再來這兒迎她。我搖一搖頭，這不妥當；在這種時光，無論上天下地，兩口兒也得手攙手得走。她看出我爲難得意思，衝兩隻脚嘆息了一聲，硬扎着，一隻手拄在地上，掙起半身，撲通又坐下去了。

「你先看店房去罷，好人你怕我扔開你嗎？——不？你怕我獨自去尋死？——放心，我不騙你！有德，我等你；你回來時候，我還在這兒等着不動。你看我在我四圍畫一個圓圈兒。你要不來，我便一世不走出牠。可憐我！我實在脚疼。這是我頭遭走了這多的路——哦，天呀！悔不該——」她低下頭抱住脚抽答起來。我正要坐下安慰這可憐得孩子，她猛地擡

頭聽我道：「你幹嗎不信我？身子都給了你，你還要什麼？」

我想不到這件小事，讓她生那麼大得氣，奶奶得！我有了姑娘，一輩子不許她纏腳。

囑附她兩句話後，我拔開兩腳就向前面鎮店跑。後來我打聽出那兒叫做下馬椿，離劉店已經二十里遠近。清晨上地得莊稼漢擗着犁頭，見我這樣一個大兵進了那座活賽土地爺得小低門樓，都嚇得睜開了睡朦朧得眼，措了來，又措了去，簡直不信他們出了夢。我走了半村子，沒有聽見半升子店，想就近問一問兩旁過路得，那猴兒頭樣子，見我向他們一動步，便散了一個乾淨。在一家門前磚臺階上，坐着一位窮老婆兒，手裏端着簸箕，一上一下揚糶子；我走到她跟前，低聲下氣，問她本地方有沒有客店。她慢慢擡起頭來，只見撒了一下，連米帶簸箕一齊翻在地上，急忙站起向門裏縮。我揪住她得大袖子；我請她不要窮怕。

「大爺我沒有錢。」

「老太太，我問你這兒有店沒有？」

她喘過一口氣，倚在門扇上打量了我一眼，揣我沒有惡意，於是彎下腰，用手掃磚地上得糝子埋怨道：「可惜都搵上了土了！我的穀子！我的好穀子！你問店嗎？前面過去那不是呵，我的穀子——好穀子！」

「對不起，我回頭賠你。」我撇開她得大襖子，瞞了她一眼，這讓她跑進門裏，穀也不敢拾了。

我得脚步剛落到眼前那座小茅草店，立刻從廂房發出一個啞嗓子，細得和老鼠一樣，問進來得是誰。我這時心裏急得要死，單怕我那位玉姐在地交頭出了錯兒；並且我真疑惑，故意留在後頭，她不為尋死，就為逃開我這夯頭，我後悔自己太信了她！所以我一跳進店來，便生龍活虎得，喝道：「快！店東家！有人嗎？有轎子嗎？」

「哎呀！我的媽！」一個人影兒從屋裏揭起門簾，喊了一聲，把頭縮進去了。

我問他是不是店主人，靜得連一個屁也不響。

我耐着心煩等他出來。

還不見影兒。

「你出來呀，難道你前生注定這時做啞叭？」我說着氣起來，一步踏進他得屋子，從桌子底下把他好歹不顧死活得提溜出來。他嚇得簡直不成一個人模樣，抖擻成了一把粉團子。我先彎腰在他耳邊講明自己是打尖兒得，加以我的神氣稍微和平了一些；不等聽完，他登時明白我不是打劫得，陡得把腰展直，好像活，這丈三得大金剛！他用雞叫得嗓子，拱着手說他弄錯了。我撇過這個，吩咐他幹緊弄一頂轎子，到村子前頭去接一位走不動得太太。

「轎子？轎子？」他搔着頭問道：「我的爺，這裏那兒來的那神氣東西呀？不敢問，她老人家離這裏遠嗎？」

現在我說不出得鬆了勁兒；他大約以為她老得頭髮白到了根呢！我告訴他那位年輕太太雖然就在村子外，目下卻走不動。

「那大爺，這纔幾步路，你同我攙着她不也就行了嗎？」

你睇！我自己不用說攙着她，背着她不也就行了嗎？何至於如今提心吊膽，總覺得再見不上她得一面哪？我於是出了店，同他前前後後向村外跑着——因為我再也不願委延時候，怕那兒出了什麼意外。

我一轉過土坡，可放了心！她還安安穩穩得坐在她畫得圈子裏頭，向我帶笑得問店房找到了沒有。我喘不過氣，只用手指着身後得店東家。他起初大大得害了臊，不好意思再往前踏，隨後他一步走上來，要和我一齊扶起她來。

她從地上跳起來，靠着我得胳膊，急向店主人道：「不！不！我現在可以走了，不勞你攙我；先生，請你先回店裏給我們收拾一間靜一點的屋子，好不好？」

他細聲細氣得應了一聲，臉上顯着多少不自在，他笨手笨脚在前頭小跑着。

她倚着我，問我尋店得情形；我一五一十說給她聽，引得她笑起來，然後我說我把她掉到後頭，怎樣怎樣得不放心，扯住店東狂跑了來。她追問我不放心什麼。我怕把話講得大意惹怒了她，便回道沒有什麼要緊；她鼻子哼了一下，又用手重重捏了我胳膊一下。我

正在慚愧自己，便聽她低聲道：「你看我有什麼改變嗎？」

我覺不出什麼改變。

「你看我這個髻子挽的好看嗎？這是我頭一回——從前我總梳着辮子——記住回頭給我買幾把通頭底篦子，梳子。這樣人們就不疑惑我——會信我是你的太太——呀！多不好聽！」

兄弟，我這樣細模細樣講下去，你一定會覺得厭膩；但是兄弟呵，人對於從前觸心得事，要不是老糊塗了，牠們在心上眼中總是活靈活現着呵！

我們住得那間屋子就在店裏偏西得一個小院裏頭，這真不能說不清靜，這般小得毛村子，這般小得野店，平日也不過爲來往行客歇一歇脚，飲一飲馬，喝一盅清茶，煮兩個雞蛋罷了，店房自然從來都是空着，何況我們單住在一個只有三間向南得偏院！店東待我們殷勤到了家，絕口不漏一絲猜疑得意思。村裏也沒有半個鬼影來管閒事。洗臉罷了，我讓東家先弄些飯來喫，然後問他這兒能不能出賃幾條被褥。

「什麼被窩？我這小店從來不備那些玩意——不敢問，老爺的行李不隨後就來嗎？」

「是——是——隨後就來。」你可以猜出我那時狐狸怕露尾巴的那份難受，「不過你先弄個半得，讓我們躺下歇一歇，這一道真不是味兒。」

好容易不知他從那兒弄來一牀霉褥子。我躺在匠上想養一養神，不知怎麼就朦朧睡着了。醒來已經快到午分，玉姐坐在我身旁，揮手替我趕着蒼蠅，眼睛卻定定得望住那扇閣上得門。她輕輕得出了一口氣，又像嘆息，又像咳嗽。我握住她替我轟蒼蠅得手；她嚇了一跳，隨即回頭向我微微得笑着。

「你真睡得穩，我一人坐在屋裏真害怕，空空的，聽着外面得鴉不住地叫喚，又不願喊醒你，如今好了。」

「怕什麼？」

「什麼也可怕；我想着什麼也可怕，我不過是一個女孩子，毫沒有見過世面，藏在家

做一輩子人也還罷了，忽然發了狂，這樣跟你飄來蕩去，將來究竟算怎樣一回結局呀？我並不是說不跟你！我要跟你一輩子，只要你不負心，就讓你負了心，我的心也要跟你一輩子。不過你看，如今爲你——自然先是爲我——我把家也扔掉了，來同你藏頭露尾過些苦日子，這個自然我高興；不過你看，你不能整天和我在一處，地方生疏，離我爹也不算遠，說不定——哦！媽呀！媽呀！

她摟住我得脖子，低低得哭起來，淚全灑在我得領子裏頭。這一陣兒過了，她忽然撒開手，離我遠些，指着窗戶讓我看。

我從匠上跳下來，一面向門走，一面問外頭是誰；我推開牠往外一望，真是半夜鬼敲門，什麼也沒有。

「奇怪，我明明聽見脚步的聲音！」她心裏虛極了。等我在她身旁椅子上坐好，她仍舊接着道：「我單怕有人來把我同你分開，讓我再受罪去死，不過你看，不久你還得到隊上去，什麼時候回來還說不定，我獨自在這裏沒有排遣，那纔真難處。我一個年輕媳婦，跟

「着，一個大兵來歇店，人人不是瞎子都要疑心的，而且我怕這裏有人認識我，到過我家裏，那便更不好辦。而且我爹在這一鄉有名有勢，丟了女兒，這風聲遠遠近近怕都要傳到。唉，有德，我不是故意說氣話來掃你的興，這是真的！不過要是我真做了你的太太，有德，這不是一個怪名兒嗎？」

「自然你是我得太太，那還用着說！」

「呵，不是那麼講！要是我真是你的太太，那自然我膽子也壯了許多，也敢擡起頭來正眼不輸人。呵，真的！在你我還沒有拜天地以前，我真不敢說要做你的太太哪。」

「這！孩子，來，咱們馬上就來對天磕頭！這兒我無親無故，便是打遍天下我也還是一條單身漢；只要對得起天地良心，你我就對天九叩首，彼此拜三拜，以了終身大事。」

「她不做聲，靜靜得聽我着急發誓，忽然慢悠悠得問我這一生頂愛誰。我告訴她我在這世上心裏從前只有誰。」

「有德，你去買一張大紅紙，寫上你我頂愛底人的牌位，我們就來對他們叩頭，求他

們在陰間保佑我們一生罷。好不好？」

「好！我現在就去！」

我剛走到店門口，就聽見唧唧噥噥議論得聲音。原來靠店門外順牆擺有兩三張茶桌，圍住一張茶桌坐着立着四五個人，爭爭吵吵不知攢下頭來咬什麼耳朵。裏頭有兩個老頭兒，一個是指我店得老婆子，還有一個二十歲上下得小夥計，剩下那位不是別人，正是店東家。他們一見我從裏出來，便停住嘴，看看我，好像見了洋鬼子。只有店東愧着水牛身子，笑迷迷得走向我來。我問他這兒有什麼地方可以買出紙張和其他雜用得東西。他回說村子東頭有一家萬寶全得小鋪，要什麼有什麼。我謝了謝他，正要轉身向東，就見這邊桌子前得那位老婆子向我叫道：「老爺，你不是說賠我穀子嗎？」

我讓她別心急，冤不了她那三把米。

這村子要說人家真算不多，不過零零碎碎分開了，便攤上一大片，倒像有那麼一回事得。這時地裏人們正拖着傢具回來歇晌午，遠遠見了我，東躲西溜，也斜眼得張望着。我

心裏盤算着，信步向前走去。兄弟，你知道我是一個光棍，向來不攢錢，可是我素性節儉，就讓和兄弟們花上百兒八十，手頭多少也還存一些子。我身上這時一總還有十塊老袁頭，七毛小角子，三十幾個銅子。這很不錯了。不過這拿來供兩人花消，這樣常年下去，究竟不算辦法。然而一時我還想不出弄錢得手藝，只好過一天看一天罷。

到了村子東頭，果然有一家半間門面得雜貨鋪，我進去東拉西挑七湊合，買了一大堆零使必用得東西，多半是女人用得，自然引起鋪裏老板娘不少的疑惑。現在我只剩下九塊老袁頭，八毛小角子，幾十個銅子。

我趕到店門前，只見那位年輕夥計一人坐在凳板上，顛頭顛腦得向我這面張望；初一見我，倒把他楞住了，眼睛盯着我手裏一大包東西。我剛走進店，忽然他想起什麼，像瘋狗得叫着，跳起衝過我就住裏跑，把我買得零碎全碰得跌在地上。我伸手把他像提小雞得揪回來，指地上七零八散得東西給他看。你猜他說什麼。狗口得，我恨不得一脚把他踢死！

「對不起，老爺，快放手，我要給他們報信去；他們都在——在——西院子。」

他們在我女人屋子幹嗎？[？]我不管地上得東西，三腿兩步就衝進了西院月牆，這時就聽見屋裏亂哄哄你勸我嚇得聲音，還夾着喊救得聲音。我跳進屋子，就見那三個老傢伙，還有店主，圍住在匠上坐得女人，吵個不休。她見我進來，立即推開那老婆子，撲在我懷裏，哭哭啼啼，數落他們怎麼我跑了不久，就來逼住盤問她得底細，叫她吐實話。我讓她不要怕，把她攔在椅子上，自己從皮帶上盒子掏出傢伙，一閃眼擺在桌面上。那四塊骨頭正要溜出去，回頭一瞥我得神氣和那送死得寶貝，腿全酸了，呆呆得軟在門兩旁。我罵道——

「媽得，你們算什麼東西，也來管老子得事，先摸穩了你們得腦袋長在那兒！這是我名媒正娶得老婆，媽得也要你們來過問！咱們行軍人，走到那兒不帶太太，難道他媽得違法不成？[？]違法也違不到你們鬻羔子手上去，白瞎你們活了五六十歲，怎麼那麼不懂人情世故？」

「告訴你們實話罷，媽得這（我指着椅上坐得女人，她已經不哭了，眼睛陰着我，又

是佩服，又是羨慕。就是讓我搶得人家小姐，也不礙你們得腿事！就算咱搶得，不過被搶得主兒，卻又甘心做咱壓寨夫人。你們瞧着辦罷！說一個不含胡，我是從劉店來得，叫做行不改名，坐不更姓的排長王有德。我老婆不遠千里來投我，那邊一時沒有妥當房舍，又扎滿了弟兄們，所以我一清早送她到這兒店上暫住，媽得請問這就違了牠那一宗子法？

「雜種不說你們少見多怪，倒尋到我的頭上來，不說見了外鄉人幫一個忙兒，到疑上我得沒有見識得小老婆，難道你們都老彊了心肝好，進這屋子容易，出這屋子難，她一個年輕得女人在這兒，試問你們進來逼她什麼？請講！請講！」

「要是講不出一個明白，那可別怪，——」

我從桌上忽得端起槍來，呀，我得兄弟，他們都跪在我女人面前，求她說一句好話。這一羣老糊塗蟲！自然她代他們道了饒，他們也發誓不再瞎鬧，於是這場風雲我就款款得收了勁兒。我從皮包摸出一塊錢，交給店東弄些大肉大菜，明天一早來用，因為我要請他們都來大喫一頓，賀一賀我們夫妻得重聚。店東立刻心花都開了，急忙應了一聲是。那三

個老古董，滿臉得皺紋一鬆一緊，順嘴說着不敢打攪。

他們起身要出去得時候，那老太婆又扭過身向我道：「排長老爺，那穀子——」我把那十幾個銅子全給了她，塞住她的吝嘴。

送他們走以後，我剛轉到屋裏，玉姐從門旁閃出來，一句不說，抱住我親了個嘴。這時候聽見外面一個人敲着窗戶戰擻擻得問道：「先生在嗎？」我問什麼。「先生，那些東西——我都撿起來了。」我走出去謝了謝那小夥計，請他明早也來喫飯，然後捧住我買得那些東西，一件一件請我女人過眼。她卻隔着窗戶叫那小夥計回來，我奇怪她要做什么；她吩咐他去借一分筆墨，硯臺，爐香這類東西。

我把那張大紅紙裁成三寸寬一尺長的兩個帖子。等筆墨來了，我便問她頂愛得是誰，該怎麼寫。奇怪！這一下卻把她臉弄紅了，賽過桌上那紅紙條子，半天說不出一個所以然，後來她說她也能寫字，讓各自寫各自的。我寫的是：「王門趙氏先母 之靈。」她得是：「章小阿 之靈。」我問「小阿」是她什麼親輩；她說目下不用管，隨後慢慢自然我都

知道。

這兩個牌位我們用漿子貼在近桌面的牆上。

第三章 他說他怎樣拜謁他的岳父

那天下午我便獨自回到劉店，怕你們大家見我不在亂起來。兄弟，我記得我回來讓你們喫了一驚，尤其你們夜裏犯事得三位；大家圍着問我做什麼去了，直到現在纔回來。我向大家撒謊，說我在營部裏讓擔擱下，鬼混了一夜。大家覺得這並不希奇，便散開了，各自幹各自得事去，那時只有你們三個還在屋裏，一個拄着一條腿靠住桌子，一個攏起手挨住左邊得門扇，至於你，便懶懶得斜着眼靠住右邊那一扇，都等我說下文。我也想到你們絕不會信我告訴大家得那一套鬼話。我聽見你們在捉鬼弄神得擠眼睛，碰膀子；我猜透了你們得心眼兒，你們當我把那女孩子藏在暗處，獨自受用了呢！幸虧我平日爲人忠厚，你們還不敢往過分得地方想。

「你剛從營部回來，排長？」你頭一個開砲了。

「是得，我從店裏營部回來。」我老起臉皮，三板三眼得道：「難道你們疑惑老哥不成？不說你們自己幹了禽獸的事情，反往我身上栽樁子，真是相處了幾年得好弟兄們！我攪了你們得興，三位兄弟給我一個大包涵；不過你們違了軍法，我該怎麼辦？弟兄們總該曉得我向來得爲人。我勸大家還是少張揚一點好，也免得上頭耳朵長，查下來，你我都不要交代。是不是，你說？」我專把你挑出來，你這渾蛋！

「那女孩子哪？」另一個弟兄死七八裂的問。

「那女孩子是你問嗎？我勸你少問爲妙！你難道還想她活轉來，媽得由你再糟蹋？」我轉過頭又向你道：「看這傢活！媽得誰沒有一個姐姐妹妹？」

「排長話對！」你向他們擠眼道：「只是排長真剛從店裏來嗎？」

這一下把我逼住了，對自己也不敢信得太利害，嘴裏只含含糊糊得道：「怎麼？」

「回排長，你回來半點鐘以前，」你立直向我行了一個軍禮，媽得我真恨不得當時，

「脚把你踹出窗子去！」營長大人親自到這兒來問了你一趨像有話同排長講。」

「我？」這真毀了！「我哈哈，聽這個笑話！哈哈，哈哈。真有這巧事！哈哈，哈哈。」

「嗎？」你們瞪起眼來，心卻踏了死地，我得笑掃掉了你們得瞎思索。

「嗎？」我笑得淚花都濺出來，「我打發了那女孩子，怕你們火氣還沒有下，便到副官那兒胡鬧到現在，我倆都聽見營長帶着護兵走出了店，媽得誰想到就專爲找我哈哈，哈哈。」

「哈哈，哈哈。」你們也跌腰笑着。

「哈哈，哈哈。又得累我跑一趟！哈哈，哈哈。」我一直笑出屋，笑出衚衕，笑死你們這三個大渾蛋。

營長手裏摺着兩張中國銀行票子，正往一個大紅封套筒進去；他喜迷迷的看我在門前行完了軍禮，掂着牠道：「猜這幹嗎的？」我搖了搖頭，回說猜不出。他接着道：「我給

人送喜份子哈哈，怪不怪？」

我答怪；問他送誰。

「你聽我細說；」他拿右手二拇指拍着左手心，半莊重半玩笑得道：「這有一個道理。昨天我偶然聽人說，這裏鎮上有一家土財主要在明天嫁姑娘，當時我也就沒有分神；可巧劉副官今早進省，見師長催關這兩月的餉，這一下子觸動了我的靈機；看咱爲什麼不這麼一辦哪？就是我向這位土財主送上兩塊錢的喜禮，親近親近。你不要以爲我是村頭；不！我這買賣有賺頭兒。既然咱營長肯下就賞他一個大面子，他無論如何也得請咱去喫一盅喜酒呀！反正闲着沒有事，總得尋一個嗎兒的來開一開胃口纔好。不過副官們前前後後都進了省，上了縣，這件事情又得謹慎些，所以我就想到你去送禮。」

「可是在鄉下兩塊錢得禮也太重了。」

「排長，一點也不重；我還嫌不過意哪。兩塊錢換二千，這真是再輕沒有了。」

「兩塊錢換二千！」

「你真是有名的老實！你到他那裏看一看風水，可多可少，咱們弟兄這月的餉不就有着落了嗎？」

「營長真高！」我口頭捧他天來高，心裏貶他到阿鼻地獄，這傢活我接着道：「這傢

活——他姓什麼哪？」

「這帖子上都寫明白了，你自己想法辦去罷。」我剛轉身出了屋，他隔着紙窗叫住

我道：「他越裝得窮，纔越有來頭——你帶我的兩個護兵去罷！」

那紅封兒上寫着——

<p>送 本鎮</p>	<p>章 萬 善 先 生</p>	<p>封內 助妝喜銀貳圓 名內具</p>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這不是別人，我想正是我女人得爹；誰也猜不出當時我那份兒得意，無巧不巧，便都巧在我手上。我從下馬橋回來，惟一得公幹就是探聽她爹得消息，丟了女兒以後得情形，最讓人覺得詫異得，就是這位老先生彷彿啞子喫黃連，毫不見什麼動靜，真不知道他暗裏搗得那種鬼。天下誰見過這種怪事，失落了女兒不出尋人帖子？他自然猜不到事情會無中生有，意外有了意外，核桃外頭還貼着一層綠皮，我會是他得尊婿，一個窮浪當得大兵！不過我既披着老虎皮，便裝着閒人前去，代他老人家着急着急，露點兒風聲，探點兒口氣，還不算不合算。如今卻真成了天意，要和好我們這一對冤家似得，不知從那兒刮了一陣仙風，將他嫁姑娘得喜事，像錯不錯，吹到營長尖耳朵裏頭，而我們這位營長又——妙絕！而我這位差遣官——妙絕！

不過在這中間，我倒並不想去打抽風，我是老實人，營長得命令我看勢能來就辦，章老先生和他親家起了什麼糾葛，我能和事，就給他們鬆一鬆繩頭兒，人家明天娶媳婦，你把人家媳婦在嫁期上來一個窩藏，騙去男家得財禮，告到官裏也夠出落得呀。在路上我

想着左左右右，爲我這位名正言順得老丈人真是捏着滿把汗；說着說着，領路的本鎮人就將我們引到昨宵我走過得小巷。我同兩位護兵弟兄，此弟得說笑着，存心要把人家喜酒喝一個不醉不休，一直來到一家門前，得石階下停住。這正是我女人拼死不入得棺材蓋。卻怪門前還是冷冷落落，同墳地一樣。

領路得指給我們這家就是那姓章得，然後向我們討饒道：「老爺，我是在這鎮上混事的，諸位老爺在本地面歇馬，我應分伺候；不過諸位一高陞，我就得扭身來恭維我們地面上得財神；所以我想，諸位現下大概不用小的了，可以放我走罷？」

我問他這家究竟有人沒有。

「噫，有人！不久我還聽見他親家帶着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，奔向這裏來哪。諸位敲門罷，準沒有錯兒。」說完了，他便夾住尾巴，轉進別一條巷口。

我們砸門；我們砸門！我們又砸門。

門道裏起了腳聲；隔着門縫有人向外送氣道：「誰呀？」

「我們！」

「你們誰呀？」

「我們自己人！」

「什麼，自己人？你不是小銅娃嗎？儂活好，這裏正辦不開交，哪你帶了多少人來？今天非得栽他章老頭一個跟頭不可！」

門後那位一面說着，一面就聽他移頂門柱，下門拴，善得一下把門開了。他剛要關門，我們緊跟着就跨了進去，嚇得他沒命得叫了一聲：「哎呀！不好！」不等我們來攔，他撒開腿就向後進去了。接着便什麼也沒有聽見，一會兒便哭得叫得，跑得跳得，儂活得一齊都來到我們得耳朵，一會兒什麼聲音也沒有了，只見有人出來招待我這位大差遣官。

實在等不耐煩了，瞥見門道旁凹進一間小屋，裏頭發出吱札吱札板子壓得直響得聲音，有一個護兵就進去了。跟着就聽見「我的媽呀！」隨着這還沒有噎氣得肉麻調兒，主兒得小辮揪在護兵手裏，從屋裏擡盪了出來，跪在我面前，喊：「祖宗饒我狗命，我帶你

們找主人去」

我和顏悅色得叫他不要害怕，說我們並非搶犯，是本鎮吳師長營下第三營白營長派來走情得差官。我把名片遞到他手裏，吩咐他掣穩了，稟上章老爺，我特來拜望他。這夥計一聽我們是來做客得，又是營盤上得，便體面了許多，高高舉起大長片子，跑進去報信。後來我曉得了他叫劉福兒，一個好夥子。

我們在門道又耽了半天，好容易看見一位五十歲得半白鬚子得土老頭兒，掬手呵腰，一路笑着迎了出來。我講他笑，其實誰也可以瞧出他這笑勁兒是恐慌從腮膀子裏擠出來得；可憐得人他就是章萬善。他的小豬辮兒上頭掛着一絡索一絡索得蛛蜘蛛網，額頭還拈着一分厚得地上得黃金土，小狹長袖兒往上挽起，這時趁着舉手下來，他趕緊把牠們一左一右得放下來。他客客氣氣得請我們在前頭走，自己尾隨着，一面叫劉福兒先跑向上廳打簾子。那小夥計神氣極了，彷彿有點兒故意得，向屋裏喊道：「營裏差官王老爺！廳裏得擺什，來後我纔知道，一大半讓他懂禮貌得親家砸毀，一小半在初聽我們來

的時候，自己給了摔一個乾脆。那領路得所說得一幫子男女親戚，半個影兒我們也沒有碰見，不曉得預先攆到那兒去了。我心中不覺起了三分哀憐我這位坐在下首得老丈人的意思。他還在笑着！

「恭喜，章老先生！」我拱起手，先開了口。

「不敢當，不知大人到舍下有何貴幹，未能遠迎，恕罪恕罪！」他謙恭得笑着。

「那裏話，老先生太見外了；老先生在這一方急公好義，爲民之父，敵軍自從駐扎貴鎮，便久已聞說大名，真是十分仰瞻。尤其我們營長大人常想偷暇來拜謁，無奈軍務在身，爲了國家，便不顧得私情，所以老是錯過機會。這一次又聽得老先生得令媛即日就要出閣，機會不可再失，所以敝大人特地派兄弟——」

「是，是；」他不笑了，臉上老紋全抽在一起，嘴裏結結八八，趕緊打斷我的話頭道：「不過——不過——我並沒有令媛——真的！」

「笑話！老先生這樣得喜事，平生也不過一次，何必瞞私？」我現在越發可憐他：「這

就是敵大人特爲小姐上妝得一點點意思，不要見笑！哈哈，不要見笑！

「這更不敢當！」他得大汗滴掛滿了又粗又長得眉梢；「小姐——不，女兒從前我到有一個——不過——她得暴病死了——」

話到這兒，我要特別先點明他屋內幾件引目得東西。靠東牆一連擺着三個黑釉釉得大磁缸，上面蓋着石板，近缸底都鑿開一個如今塞住的大窟窿，旁邊還有幾口小缸，平地躺着幾根竹管。這自然是鄉下做醋用得。就在他剛咒完了我女人得暴病死掉，就見中間那一口得缸蓋自己活動起來，從裏頭送出了一個變了糟得聲音，把我們都嚇得一個好不輕。

「他——撒謊——」從缸裏來的，又像從地下來的。

媽得什麼？我一步跳到缸前，一面用手揭缸蓋，一面回頭瞥見老先生癱在椅上，臉都青了，氣也喘不過來。這時護兵過來已經掀開了牠，——**噠**！就在半缸醋裏頭，淹着下身，有一個老頭子蹲在缸蓋底下。他嘴裏還嚷着：「他撒謊！」但是一看有三個大兵站在缸得

四圍，立刻胸膈也縮到醋裏去了，像宰了豬得喊道：「快給我蓋上呀！修修好呀！我跌錢不在匠底下第一排第三個磚下頭呀！」

這時候我想起來，肚子笑得還要疼死，傢伙誰也不給他蓋那忘八蓋子，好容易他睜開眼睛，看清我們沒有惡意，便設法往上爬，這纔更缺德，你聽罷！撲通——撲通——撲通——最後：「修修好罷！這醋浸着人不是好玩跌呀！」我實在看不過眼，和劉福兒把他從缸裏死活拖出來，醋淋淋的，滿地都灑了一個溼，他還不住抱怨道：「你們笑罷！這纔可笑哪！藏在醋缸裏頭，多可笑！——不，老爺們，幫一幫忙！我剛纔瞧見他們也都照我樣子進了缸哪！」

從左邊缸裏，我們撈出他的老婆；從右邊缸裏，他的兒子。

等他們借了幾套衣袴，在客堂裏間換得時候，我仍轉身到屋裏，接住章老先生得話頭道：「照老先生講，令嬖早已去世，不過這明天得喜事又怎麼說哪？」

「回軍爺，」他這時又羞又惱，加以性情素來頑固守舊，話所以講得非常冰冷乾脆：

「明天我家絕不辦喜事。」

「你得辦，你這老鬼！」我們那位親家不知怎麼耳朵尖，從套間跳出來，又打斷了我們得話頭；他得樣子挺兇，話是一氣而下。讓人攔不得：「你明天不辦喜事？那我哪？狗口跌我要媳婦！好，咱們今天得把話說明白，當着這位總爺面前，求個公正是非。總爺，我姓黃，是離這兒不遠牛莊上跌地面兒。也不知是那世冤家，我生了這兒子，詩書易禮，無一不精，風裏光湯，我弄不來跌事情他都弄跌來。（他推着那位醋漿令郎到我跟前，說實話，這位令郎沒有麻子，也不是拱腰，也不是瘤子，可是我和我女人得意思都一樣：他是太不漂亮了；我女人自然一生沒有見過他，不過她總信我得。她說天下再沒有比我長得好得。）好，我滿心滿意要弄一個好媳婦，家裏也正缺口人使；倒了霉，左不右不跌就相到了他家；倒了霉，他家也就答應了。看八字，換喜帖，下紅定，萬消停，千妥當，眼看到了明天就要打轎相迎，他忽然今天一早打發人來送信，說他姑娘急病死了。總爺，你看這出奇不出奇？這裏頭一定有花頭，來跌也太希奇古怪不明白。我們一家大遠跌趕到這兒來，不為別跌，也得讓

我們瞧一瞧我媳婦跌屍身，這纔能令人心服到地呵！總爺，你猜他說什麼？他咬定了牙，說他姑娘前夜急病身亡，因為鎮上如今不安靜，便昨天不勞神鬼跌私下埋了。埋了；塞到他驢口的口眼子裏！問他埋到那兒，他也回不出個所以然；問他爲什麼不早報我一聲，他反栽個來不及；這樣那樣，沒有一樁牛頭對馬面。總爺，這裏頭有花樣，不知他怎麼悔了心，攀上什麼高門子，這女兒窩藏到那家土堂子，給我個照面不知情。好呀，總爺，這還虧了他一縣出名跌書香人家。別臊他祖宗跌臉了！如今總爺來跌好，請給我個公道，判個誰是誰非；我不要別跌，只要我那親親跌兒媳婦！總爺不是來喫喜酒麼？好，好，我回去請總爺一席，不過我得先求個公道！」

他手爪齊上，沫花四濺，說完了，順着屋子大步轉來轉去，也不管他媽得醋水從他衣服上滴了一地，活活把我丈人氣死，瞪着兩隻眼睛往外冒金星子，乾瞪着人家把他什麼都罵出來。我這時真從心裏可憐他，我過去拍他得肩膀，和和氣氣問他這可是真得？

「不，她——她——實在——死——急——症！急症！」老頭子頑固得真夠格兒。

我丟開他，過去拍拍那位親家肩膀，說這姑娘既然死了，他可否另相一家兒媳婦，天下女孩子反正是螞蟻一般多。

「不行！他家得賠我一個，非原人不要！」

我看他們都硬往死路上走，不通情理，只顧自己，便退到正座上坐定，高聲喝道：「這種事情，原不是我們軍人所應過問，不過照得本軍所到城鎮，應有維持治安，保護四鄉之責，既然有這種事情發生，自不得不狗情下問，聊盡本分。然而兄弟只是一個粗人，不理文墨，說話難免不合人情，這還得兩造原諒。」

「照黃地面的口氣，娶媳婦只爲僱個丫頭；

「照章老先生得神情，嫁女兒也不過是死條牲口；

「依兄弟看來，冤家可解不可結，從前大家既錯，現在改悔撒手，也還不算遲。否則你告他一狀，他遞你一呈，耗財傷神，你兒媳還是弄不到手，他女兒也難得再活，豈不兩空？」

「不過我原是軍人，這種事情也不該多管，如果你們兩下願意，儘可以告到縣裏，聽

官解決，求個你死他滅；到那時你再想找兒媳婦，怕沒有誰家女兒肯來送死；便是他得家聲不用提，也一敗無餘。話既到此，聽不聽由你們，不過我今日原有公幹在身。湊巧兩位老先生都在一家，我還是趁早交代我得公事要緊。

「原來我們全營弟兄，聽說兩位老先生在這個年光點兒要辦喜事，便商量下來，交付兄弟來送上這一份薄禮，表示與民相樂得意思，順便討饒二位些喜酒，想來總不至於碰一鼻子灰罷？」

「好說，三位得喜酒我應承，只要他家有女——」

「既然黃地面肯一力答應，體諒我們爲國奔走征討之苦，兄弟真是不勝感激。」我這時倒很高興他自己來上籠頭，免我良心不安；「不過合營弟兄要上千上萬，打攪起來太過意，老先生設備上也不方便，依我看，倒不如痛快賞他們些酒錢（他的臉白了）讓大家也好領情。這數目大約總得四千，兩位老先生就好歹平分了罷。」

「我的佬佬！這——這——這——」

我那兩位夥伴並着肩膀，在門口一站。

「我的祖宗這——這——不過他女兒既然說是死了，那我也就忍了。」

「不過你方纔答應了我們得喜錢兩千——」

「兩千兩千我跌媽呀！這一世我也沒有見過半個銀錢呀！」他急得抓住三根黃毛，得小豬鬃兒，眼睛發楞得望着兩位門神，跳着腳和蛤蟆精一樣；忽然他好像想過來了，一手牽着半走半退得老婆，一手推着面無人色的兒子，圍住我跪下道：「大王爺饒了我們，一輩子也念大王爺跌好處；我跌窮人人都知道天也知道——」

我半天沒有提及章老先生，其實他心裏是又恐慌又高興又——簡直楞在椅子上，列開老鷹嘴，找不出一句應說得話來；不過這時他夾在中間來了幾句，不知是痛恨哪，不知是賣朋友哪：「你窮你窮我還不把我女兒許給你哪！倒免得我家破人亡——」

我拉起跪在地下氣得要死得黃地面，一直拖出屋子，安慰着他，說我有兩句逼祕話同他講。他求我不要信他讎人謾謗他得話，說他是世上再也沒有得窮人，簡直比化子還

不如，還擊他祖宗來做證見。我大大得安慰了他一陣，然後和他咬耳朵，說出以下的話：

「老先生，我明白你得起家不易，不過我也不信你會比要飯得還窮，你得錢在匪磚底下，對不對得得，別強辯；你要不認賬，我再告訴你牠是在第一排第幾塊磚底下，好不好得啦，你我心會就是了。我讓你出兩千，這不過是爲你離人聽得，其實我們營長很明白你得底細，也原諒你得爲人，所以我說你掏一千好不好得得，別下跪！你聽我說，你現在得倒霉自然不用提，娶不着兒媳婦，還得賠下千十塊現大洋；然而你想，萬一軍隊弟兄們一不穩，說變就變，那時不單拆了你得匠，連你得妻子也要拆一個東離西散，永不見面。所以我勸老先生還是再三思索爲妙。」

「至於同章家得親事，我也略略聽說一二，告訴你實話罷，他女兒並沒有死！你別叫喚！我告訴你，她沒有死！不過我勸你就拉倒了罷，那門親事也做不上什麼好處，第一他就根本沒有嫁裝，這是實情，你進來看見他什麼箱子櫃子嗎？沒有！我說沒有。再說你打碎人家的傢具，告到官裏，你還得照件兒賠。第二，我索與再告訴你一個逼祕，風聞他家女兒，

讓不知那兒來得一位弟兄——你明白了罷！」

我連唬帶哄，軟裏硬，剛中柔，把這位倔老頭兒弄得也沒有可說得了，只求我不要向人說出他那藏錢得地方；我自然滿口答應。這樣鬼祟了半天，我就同他回到屋裏。請他稍爲再候一下，然後我把滿腹疑團得老丈人也請到外頭牆陰，先抱歉我們來得不湊巧，隨後把我解紛得情形告訴了他，問他我得辦法有沒有傷了他什麼。他流着老淚，使力搓住我得手，說他記住我一輩子得好處；並且說我是他天上飛來得恩人，能這樣保全住他得家聲，並且求我永久替他瞞着這個恥辱；又說我自己一人什麼時候到他家來，他都歡迎，只不要帶隊伍上人來搔擾。我問他女兒是不是真死；他呆了半晌，嘆一口氣，說有話以後慢慢再細談罷。

進到屋裏，我向兩個護兵道：「黃老先生已經恩准賞與弟兄們慰勞費，這那天不早了，你們不用跟我回營，就一路保護着老先生家眷到了牛莊，鎮上遇見守崗得弟兄們，吩咐他們多來幾位陪着，好好護送老先生到家；萬一出了參差，路上有什麼危險惟你們是

問。我這兒自己去見營長，報告一切好，再會罷，小心風緊！」

黃地面臨行又同我咬了一個耳朵，囑咐我不要講出他匠下得東西；我千肯萬諾得發了一個大惡咒。然後他纔放心又不放心得，跟住垂頭喪氣得家人，讓護兵押走了。我這時第一次聽見我丈人得老臉上露出來笑，那真心誠意得笑紋兒。我向他討了一杯體己茶，將喜封裏得錢取出一塊硬賞給劉福兒，做一個面子，也就起身往店裏營部來。見了營長，我一五一十把可說得都說了，惹得他捧住肚子直流眼淚，誇我真能耐，該記一大功；卸了自己得干係，盤旋到六點鐘得光景，告辭了這該槍斃得，我便心急如箭，奔往下馬椿，去過我和玉姐頭一宵得恩愛。

第四章 他說他們的頭一宵的恩愛

那店房裏只有一盞氣死鬼得菜油燈，線搓得芯子，浸在一個破了半面的碗裏頭，這碗又放在匠頭牆上挖得一個小四方窟窿裏頭，所以與其說燈把屋子弄亮了，倒不如簡

截說天外得月亮穿過破窗子，照得屋裏清白。我輕着脚步進了屋子——噢！我得玉姐！她靠在椅背上呆呆得發着癡，頭垂在胸口上，連我進來也沒有覺得。她忽然抬起頭，睜見了我，驚得悄悄得叫了一聲：「有德！」立使撲到我懷裏，嘴上不知唧噥些什麼。我舉起他得頭，映着月光她得兩道眼淚直忍住往下流——怎麼她哭了？我摟住她，問她有什麼委曲。

「我高興得哭了！」她把我拉到椅子上坐下，自己坐在挨近得匠沿上，拾衣襟揩着眼淚，帶笑得向我道：「我真怕天也黑了，我以為你不來了呢！要是再一會兒你不來，我——我借東家得火，親自給你做了幾樣菜，擱在這裏也早涼了。」她下匠用手揭開桌上覆着得毛巾，露出四碟菜來，然後失望得道：「這樣晚，我怕你用過飯了——什麼！還沒有呀！」說着她立刻跳出屋子，留下我糊裏糊塗得等着；一會兒她滿臉喜色得回來了，端着一盤饅頭，後面跟着店東，捧住兩大碗稀粥。他問了我一聲晚晌好，說用他時候只要叫他就得，臨走時道：「天不早，喫完飯你們也該熄燈了。」

我過去把牆上得油燈拿下來，從地上檢起一塊小磚頭，把牠墊起擱在桌子上，便坐

好不顧冷熱得大喫大嚼起來。喫一口我誇一口菜好，她站在我身後看着我舉筷子，放筷子，只是微微得笑。忽然我想起一件要緊事情來，問她喫了晚飯沒有；她冷冷的謝了謝我，纔想到得好意，說她像有點子餓了呢，因為她等我一同喫等到現在。我罵我是笨驢，趁着沒有人，親自喂了她一口，（真的！兄弟，我不撒謊）用筷子，於是我們說說笑笑得喫起合寶飯來。

「你同他正是一對子哪！」我故意端詳了她半天，弄得她臉紅到耳根後頭，疑惑她身上或者衣服那兒出了錯，然後有意無意得道：「我指你那黃家得女婿。」

「什麼？我從來沒有見過他！我也不要見他，和他爹一樣，人人知道是地痞子！」她昂起頭瞪了我一眼，忽然停下筷子問道：「怪呀！你怎麼認得他呢？你們在那裏見的？」

我說我玩了一下午得好把戲，並且不單見了他，他一家人，而且連她爹都見着了。這讓她越發發噱，半信半疑，求我往下說一個清楚，不要把她攔在霧裏頭。這時我飯也喫完了，心裏想着那醋缸得笑話，不禁未說先笑了一個暢快。她沉下臉問我是不是笑她得親

老爹；我說難道笑他不該嗎？

「不該！」她鼓起小嘴，搖着頭，教訓我道：「他是我的父親，也是你的哪！而且——而且你偷了他姑娘，還要背後笑他老人家，這也——」

「得得，好妹妹，我認錯！算你有理！」我站起向她行了一個軍禮，接着道：「不過我笑得並不是你得，是他得爹哪！至於我們得爹，我卻真可憐他哪！」

「你可憐他！」

「不，我說我救了他。」

「你救了他！」

我怕真急壞了我得太太，趕緊接着把當天下午得事，詳詳細細，有聲有色的告訴了她。她靜靜得聽着，卻不像我那樣得有興趣，講到那些該笑得地方，她卻一點也不笑，彷彿更傷了她得心，媽得！可是等我講到替他老子解了圍，這一點不可笑，媽得她倒嘴兒顯出笑得樣子！我說她和我們不一樣，什麼事都和別人兩樣看法；你聽她答話罷：「是呵，我的

「有德，你是兵；不過我是人，還是一個女人呀！」

「哦，有德，不要爲我這句不知輕重底話生氣！」她見我站起來，立即過來捧住我的手，問我是不是生了她得氣；聽我笑着說不是，她便回身坐在我離開得椅子上，看我在她面前來來去去得走着，於是一手握住她得瘦腳，極動心得道：「呵，有德，但願你我一輩子和好，不像張三李四家的終年吵鬧呵！人家打鬧還有可說得，那是爹娘給他們撮好的對頭；不過像你和我也要常別拗，那纔見不得人，對不起各自的良心呢。並且我這樣不光不明，不正不經地跟了你，埋頭藏身，你要再有一個長短折磨我，那有德，我真不如死了哪！」

「好人，你聽我說，從昨夜到這時，我不知想過幾躺死哪。你不要驚；不過爲了你，爲了捨不得你，我便打斷了這種壞念頭；這是壞念頭！你甯覺以前，我把心上想的都說給你聽，以後我便什麼都歸了你了。不要瞧我是一個寸步不出家門底女孩兒家，不懂天下的愁苦，有德呀，就光爲我自己的愁苦，我也不記得死過去多少次哪。」

「我小的時候，日子過得也不算不快樂，家裏除去我頂小，還有一個比我大三歲的

哥哥，在我十歲的光景，可憐他便病死了。爹頂愛他，看做活珠子，不到五歲大，就請一位老先生來教他識字，唸孝經；這樣到我七歲的時候，便也得爹的允許，跟着哥哥走書房。從我會爬起，便常聽見爹說我是賠錢貨，自然我不懂那怎麼講，不過姆同媽聽了，總要把鼻子擰得天來高；這個我想，自然是爹不大愛我底緣故了。鎮裏男孩兒們，爹從來不許我和他們一塊兒玩，我也覺得他們野得可憎，就是女孩兒們，要是我和她們來往，也得經過老人家的挑剔。這樣我便一個伴兒也沒有了。不過究竟有一個親哥哥，便比連這個都沒有的總要好得多了；我們有時可以在一起，不過他打我，逗我哭底時候最多，然而就是這個爹也不大歡喜的；他說這樣在一起能害了哥哥的長進。姆和媽外面上是一樣看待我們，心裏卻疼我利害些；哥哥常爲這個不美氣。她們便對他講——這時我就坐在姆腳下的麥團上，她拍着我的小頭——在他家終於不會待久的，所以更該疼些。我奇怪爲什麼，後來哥哥也許因爲夏天喫東西不小心，肚子疼不到兩點鐘，滾在地上就噓了氣。我們都圍住他，爹抱住他大哭着，說爲什麼天不睜眼偏偏要了他兒子的命；我哭得更傷心，因爲我

清楚以後再尋不到一個打我的好哥哥，好伴兒了。從此爹總是躲着我，看見我彷彿看着沒一張有字的白紙；姆和媽情知我的命苦，便老把我從爹面前藏起來。

「噢，有德！我從小就覺得活着也不過是那麼一回事，簡直還不如死！我只見過哥哥的死，他死了便再也沒有在書房罰跪捶手板底苦了；不過我只這樣想，卻從不敢去死，因為實在，哥哥滾在地上亂喊亂鬧那種難過的樣子，真寒了我的小膽；而且有姆在，究竟比連一個兄弟姐妹都沒有的強，再說老人也真愛我。你聽罷，糟心的事就都來了。不用說，教書先生和哥哥死差不多，給辭掉了，從這時起，我便跟媽學針線，挑字繡花，除此以外，我只坐在姆屋裏窗底下，望着外頭種地趕集的男男女女，別是一種天地，好像在那亮太陽下頭，讓野風刮着，有許多我想知道而又不敢去知道的東西。姆一天到晚給我講那一個老講不厭也說不完的故事，就是長毛子。她原是說他們怎麼怎麼的殘忍，放火殺人，卻不想倒成了我夢裏的英雄。每早我還得爲燙腳，裹腳，這些活罪，挨一頓打和罵；姆和媽什麼都可以寬容我，只有這一件事上卻非得照辦不可，好像這些不是我的腳。」她把垂在地上

得一隻脚彎上椅子，嘆了口氣，把桌上我剩下得稀飯喝完了，接着講道：

「我十五歲那年冬天，爹從外頭回來，讓媽把我叫出去見一位客人，還要打扮周正些；我心裏想，爹有些疼我底意思了，便不禁脚輕身重，暗暗納罕高興。那位客人是一位極不入目的土老頭子，翻起兩個老鼠眼直上直下地打量我；爹給我說：『這是牛莊的黃老伯。』後來，哎呀！我才慢慢東聽西聞，曉得爹已經把我許與他家兒子，只有半年就要娶了。我的天！這一份家就夠我受的，平地再換到別一個家裏，半個相識的人也沒有，說是爲我好，而且爲我一輩子好，算了罷！我不情願嫁。可是我這話對誰也講不出口，眼看嫁期就要到了。」

「我說過姆頂愛我，其實倒不如說我頂愛姆。我從來晚晌總是同她老人家一匪睡，自己也不知怎樣的，離開了姆我便要哭鬧一個不休；姆說和我前世有緣法，得了這麼一個比兒子還孝順的孫女；爹越在我們面前，他老人便越發誇我，弄得爹總是哭不成笑不成，一聳肩膀就走。好，出嫁的日子近了，夜裏我便常留難在姆枕頭上，偷偷地哭，等她問我

爲什麼，我卻也說不出一個道理；只是哭；姆後來猜出我的小心眼，罵我別發傻，出嫁就好了。我說不願出嫁，那裏全是生人，尤其我不喜歡——這是真的——男孩子；姆說這是爹的主張；我說爹不疼我，幹嗎管我分內的事？姆打了我一巴掌，問我還敢忤逆不。這一來我哭得更利害，更委曲，求姆陪我一塊兒出嫁，一輩子跟着我；她嘆了一口氣，親着我，說我是好孩子，只不要胡思亂想。

「第二早晨喫飯時候，我不識高低，冒着膽子，小聲問爹可否答應我一件事。爹這時見我忽然撇開孤拗性子，開恩和他說話，自然有三分高興，便和聲問我要什麼東西。我就說這是關於我出嫁的事情，好話剛出口，媽先罵了我一句不知羞恥，壞她的門風；姆拿住我的小手，問我這兩天是不是有些發了瘋；爹卻抱着肚子把飯噴出來，說這是姆教出的好孝順的古董！不過好歹我總說了我的想頭，就是非姆跟我一同嫁，我絕不離開姆一步，打死也罷。果然爹聽完了，把我打一個小半死。

「不過人是我的。我不管來客生熟，那門親戚；見了就告訴我這主張。人人問我爹，

這不是他的小姐。然而我決定下來，便誰也移不動我這死心眼。

「姆向爹哭，說是她害了他，後來卻說他害了她；

「媽裝鬻子；

「爹天天同姆辯論是非；

「結果：在我出嫁的前三天，姆忽然痰湧上來，氣絕過去，就讓我抱住她怎麼哭怎麼喊，也哭喊不醒來。我的婚事便由爹做主張，按古禮延了三年。唉，謝一謝姆哪！」說到這兒她停住了，眼睛花花得流着淚，頭撲在我懷裏，一時都沒有話說。我問她要不要水喝，她擺一擺手，讓我吹熄了燈，免得店東來麻煩，她自己好往下講。我照樣辦了，屋裏只有清涼的月光映着墨屋子，這兒一朵白花，那兒一朵白花，襯着透亮的窗紙，反而覺得更好。我並肩挨她坐下，聽她接着道：

「現在什麼疼我底人也沒有了。我成天呆着，坐在那窗下姆常坐底軟椅上，看着那些不認識又像見過底過往生人，自由自如地在外頭溜達；就是這時候，我頭一回到尋

死。然而日子久了，對於姆呀，嫁呀，我也就慢慢淡下去了。媽像有些真疼惜我，常常沒有事便來伴着我，這樣倒讓我們娘兒兩個更接近，更明白了許多；她勸我往開裏想，不要老一死地記着她，這也不濟事，也白糟蹋精神。我從前愛姆，愛得要死；這時我卻又愛上——不，我什麼也不再愛了。有德，你信我，從此我再什麼也沒有愛——我——我如今只愛你！不過那時無論誰要在我面前提起黃家來，我便會暈過去，真的，有一次我暈過去，爲——爲我不願意嫁！姆是他們氣死的，至少他們脫不掉干係；一提到他們，我就要想到姆死時那份神情，真安帖得怕人！這三年裏頭，我學了不少乖，曉得做媳婦起頭是多個苦，到了婆家是怎麼的不自由，而且他——那孩子，你明白我指誰——在縣裏怎麼和他父親一般壞；那些更叫我提起嫁就害怕。我那時又愛——愛一個人孤呆呆地坐着一家人都沒有法子辦我。

「慢慢我年歲大了，心也開了，傻也就更傻了。眼看姆的三週年就要滿，我的命從此也就要定下；我說不出地怕，如今卻沒有一個人幫我了。我想，嫁也好，爲了這麼一件小事，

惹得家裏雞狗不甯，都和我做對，也真不值得。在這家或在那家對我又有什麼分別？這正和那捱宰底羊一樣，頸子讓繩套住，綁在凳子上，叫喚也是死，哼唧也是死，不叫不哼也是死；我叫夠了，把人的耳朵都吵聾了，然而，唉！沒有人肯下睬我。我這樣想着，一直到嫁前的第四晚晌，我聽了一件新聞，把我引到別的念頭上。這是縣裏某家的小姐，背着爹娘，夜裏跟人跑了。好！我想，我不帶着——我說帶着錢，你別瞎猜——錢，趁着人不防鬼不備跑了呢？怕什麼？反正比嫁到小鬼家裏強！而且離了家自由自在的，該多好呀？我平日看着男男女女在外頭來來去去，真夠這時引我冒險的。我決定第二晚晌便同——我說帶着錢！——偷偷跑掉。

「哎呀！這幾個月鎮上天天鬧兵嚷兵，家家都掛在嘴頭，記在心上，我卻偏偏就把這個忘掉，一點沒有想到。」

「天黑了，我從院子後面菜園的籬笆底下，檢那破開容我身子底地方，躺下爬了出；去；冒裏冒失，順着牆，摸見牆角就轉灣，心裏跳得要死，我又怕遇見了人——不單熟人，生

人我更怕呀！轉了幾個巷子，我不知不覺便後悔——然而也晚了！我正在探頭藏身地不知往那裏走，便見從別一條巷口迎面轉出三個人影。呀，我的有德，我還沒有躲開，就聽中間有一個人問我是誰；我嚇得渾身發抖，不敢答應，他們過來了，不等你拔腿向後跑，把我和我的——我的錢，我說——唉，什麼也完了！後來事情不用我說，你也都知道了。

「說到爲什麼我跟你，一個生人，這個我卻不知道；不過我是誠心實意地愛你，這個你也用不着疑惑。想一想我的難處，當時的獨立無救，和你的恩德。再想一想我的怪脾氣，和你的那種——我就歡喜這個！從昨夜到現在，你離開我一回，我便想尋一回死，真的，我想死哪！雖然我心上明白你不會是壞人，不過究竟我少見世面，對你有點不放心——」

我向她發了一個大誓。

「你不要再扔掉我，有德，這世上我就有你一個好人；我愛你，也要愛到死的！」

我把他抱在懷裏，揩乾了她得眼淚，讓她不要再存一絲的惡念頭。放心同我過活一輩子，平平安安得。等她好過一些，我們就商量以後該辦得事情；我說我在軍隊上，這兒不

能常來，她在這店裏，離我又遠，孤單單得也兩不放心，總得謀一個萬全之策。她靠住我得胸脯，仰起頭睜着我，說她一點不懂事，隨我怎麼好就怎麼辦。我說這最好，那麼，我得主意就是我們一同求爹去。

「見我爹去？」她跳開我得身子，驚得叫道：「做什麼？」

「你看，玉姐；」我過去捧着她得一雙哆擻的手，彼此靠着桌子，在月光裏站着，我向她解釋道：「這很清楚，就是世事逼得我非走這一條路不可。我愛你，不過這樣鬼鬼崇崇，苟苟且且，我想你我都不会願意老這麼下去；在這兒，你見不得天日，我走了，你更要不得了；在那兒，他們總是你得親人，即讓他們不給你好，也總不會給你壞；我也可以體體面面出出入入，免得瞎操心，害相思，再說我一時也不能扔下槍桿不幹，送你回到我得家鄉；起況且在小店住着，萬一出了意外，讓你爹娘訪查出來，終久不是了局。就是爲你自己設想——」

「算了，爲你自己設想！」她哭了，要擦開我得手；「你只爲得好離開我——我要見

不着你！

「不，你爹待我很和氣——」

「噢，噢，我要見不着你！」

「媽得！並且以後要是你有了孩子——」

「我？我一輩子也不要那東西！噢，噢，你不是好人！」

「去牠媽得。你不要孩子，那麼你是說連我也不要——今兒晚晌？」

「不，不，你別扔下我！不過——不過——我不要那髒東西！」

「媽媽勁兒！我真不愛見這樣！一句話還沒有說完，便哭鬧個——」

「什麼，你不愛我？」

「我愛你；」我口氣和平了，罵自己渾蛋，頭一宵牠媽得就同我女人吵嘴；「可是你

哪？」

「我——我——」她也認錯了，正要往我跟前湊近，就聽見院子起了脚步，真夠瞧

得這時還來打攪。

我問是誰。

「我呀！」店東得細豬兒得嗓音；「我聽着你們夫妻說話的聲音很大，怕出了毛病，又聽着彷彿女人哭——不是嗎？」

我回說沒有事；她也趕緊破笑得謝他勞神。

「噢這就好了；兩口子少吵鬧纔是呢！軍爺，我說你待女人要和氣些，哪！」說着他忘八蛋就提踏提踏得走了。

我女人直直的站着，聽他腳聲走得遠到一點也沒有動靜，屋裏屋外靜得只有月亮的光像在活動着，樹枝子映在窗的白紙上，像聽新房子得男女挨擠着，然後喘一口氣，要暈得樣子，細細的接着前頭的話道：「我——我——我起誓再也不敢同你吵了。」隨後她像說夢話，在我耳朵邊幽幽的道：「要是你不能常伴我，怕我一人無聊，好人，我盼你給我弄一個——弄一個小貓——小貓——黑的——大眼睛——白尾巴——耳朵還會

動。

第五章 他說他的老婆重入家門

這三四天雖然風平浪靜過去了，其實我奔來奔去，真是兩地擔心。外面謠言一天一天得盛起來，活活把下馬樁也要捲了進去；有一次店家竟然問到我臉上，說劉店新近出了件怪事，章舉人得女兒讓——他那尖嗓兒像錐子扎着我，眼睛閃閃灼灼得酸着——大仙藏起來，接去做了媳婦；我發狂得笑着，一直笑到他得鼻子縮進了房門。到了第五天得黃昏，我決心去拜望我那位老丈人，找一個機會來扯穿事情，便帶了一位沒有走過世面得弟兄，從下馬樁奔向劉店來。我說這位弟兄沒有走過世面，自然話講得並不過分，可是如今我也沒有工夫分身在這上頭，隨後自然就可以看出來。

在靜悄悄得章家門前，我那位護兵倚着牆歇過氣來，又猶疑不決得徘徊了半天，纔由我上石階去敲門；好容易裏邊起了人聲，門開了半扇，露出劉福兒半截身子。我問他主

人睡下沒有；隨後說營裏悶得無聊，到這兒來打攪半宵；接着我低聲告訴他有些關於他小姐得事情。這句話效驗很大，他立刻跑進去，嘴裏嚷着：「玉子有信啦！玉子有信啦！」將我們請進院子；嘿！足有十來口人，男女老少擠在院臺階上，抑首翹脚，盼着我們這一對活神仙。護兵在後頭揪了我一下衣裳，偷偷得只夠我聽見得道：「我不敢——我怕！」

可憐得孩子！這些不過是好心好意得老百姓，要是上前敵，建功勳，那豈不要一見樹影就嚇倒嗎？——好，我向心神不安得章老先生道：「老先生，我頂怕在人羣裏頭談天兒，你給咱們尋一個清靜所在，細拉細唱不好？」他連聲應着，喝散開院裏得男女，領着我們——我得護兵渾身發抖，可憐得孩子！——穿過小夾道，到院子後頭菜園子，在東牆角一個葡萄架子底下坐地。那位護兵獨自靠在架子裏頭深暗得地方，臉貼住黑團團得葉子，往外望着天上得星星，看他那份神情，好像連氣都屏住不敢喘，怕出來衝散了半空得雲彩。露出大月亮來照着了他。劉福兒沖了一壺龍井，提來爲我們斟，我讓他放下幹自己得事掃去了，他滿肚子要聽消息得興頭。我和對面坐着得主人，靜靜得都不知怎麼先開口。

於是過了幾句長短得家常，我便結到他和黃家得糾葛上；他謝我前次爲他得費神，說那邊已經憑媒送還庚帖，這邊也退了定禮，如今兩家總算沒有關係了。我說這樣纔好，免得以後麻煩。

「是呀，王副官！」他沈沈得道：「這樁事把我麻煩了整整四年，有了這種不孝順的兒女——」

我請他把前後得情節細述一遍。

「唉！王副官，我告你其實無妨，」他飲了口茶，然後道：「不過這些都是中籌之言，請你千萬不要向外人講纔好。」

我請他看我是不是那一路得小人。

「副官，我知道你不是，軍隊上像你的爲人真是很少，」等我謝過了他得謬獎，他接着便半冤曲半忿怒得講道：「凡天下爲父母的，無論爲好爲歹，一生總是替子女辛苦，像牛馬罷了；然而做子女的，卻十有九個都總在爲老人添辛苦，加罪受。我的女兒玉子，生來

就是這樣一個下流東西。你一定以為我說得過火，其實只要你同她處下三天，便曉得她的脾氣是多麼怪誕，和普通的女兒不一樣。我是她的父親，說實話，我從來弄不清牠是什麼糖捏的麵揉的；我只覺得她不入眼。不過，副官我也愛她，天下父母沒有不疼自己子女的，即讓疼錯了，究竟還是疼；就是這麼一個姑娘，我也不得不疼她。我有兒子，但是她的命硬，尅掉了他，請問我這份兒家，死後歸於誰呢？然而她究竟是我親生的，我自該疼她。可是我疼錯了，這不是說我害了她，是她害了我；我，你知道向來在這一縣裏要強好高，因為她這臨嫁一逃，害得我從此不能再見人！

「我告訴你，她是夜裏私逃的。」

「她的性情從小就怪，要愛上什麼人或者什麼東西，便得愛到兩下都拆了臺纔得完事——」

我打斷了他得話頭，因為聽見那位護兵低低得驚叫着，好像瞧見了什麼異樣得東西，雖然他說得高興，並不覺察出來；可憐得孩子！我過去在他抄攷得身旁，問他怎麼了，他

頭也不同，只搖一搖我，讓我不要管他。我走回原地坐下，請老先生再續下去。

「這種根性我不知她怎麼養成的，因為說實話，我很少同她在一塊兒過；她從小就跟着家母，這種惡習性，我相信都是她老人家慣縱成的；家母太溺愛不明了。事情就是這樣，我爲她選了一門親事，就是黃家，這你曉得的；那時她不說不願意，卻也不說願意；本來女孩子嫁雞隨雞，到了年歲給她尋一個男人，也不過就是那麼一回子事；只要門戶相對，錢勢兩有，兒女當歲，這是最美滿不過；何況黃家小孩子還算一個可造之材哪？她既然不言語，做父母的自然看做她心上樂意。然而她不說願意，也不說不願意，卻一死主張非同家母嫁過去不可，這成什麼笑話！起初我們還以爲只是孩子脾氣，撒嬌討老人歡心而已，豈知她簡直把心死在這上頭！如果是只讓家母送嫁，這也未嘗不可，不過她的真意並非這樣，那男家如何能夠應許？任我們什麼勸解打騙，都改不了她這種拗勁兒；隨後家母因爲這個，加上些年紀，便在她出嫁的時候，讓她活活氣死——這完全和我沒有關係，副官，我敢對天明誓——我明誓！家母雖然有時不斷和我吵鬧，然而這引子還是她——」

她！

「家母去世以後，我們也就由她任性胡鬧，看她的神情，安心針線，很像省悟過來底人，這叫我倒也歡喜，心想過上兩三年，慢慢忘掉老人家，她便也好了。天下的事情正不是這般如人意。這時又不知她從那裏弄來一個——你猜什麼？——不是別的，是一個——而且她又愛上這個！」

我抱歉又打斷了他得話頭，因為我又聽見那位護兵見鬼似得叫了一聲；我走過去，看清他在葡萄葉子裏頭直打冷戰，怕是受了寒。他啞着嗓音，頭也不回，說他沒有事，煩我不必結記他；聽見老先生向這邊的脚步，我急忙迎回去，說我這護兵害想家病哪。我們都忍不住笑了一陣，然後各自坐定，他仍舊接着道：

「副官，她這次愛的不是別的，是不知從哪裏來得一個大野貓——貓，真的她從來不肯說出這是誰送她的，把這當做命根子；要是誰把牠藏起，或者怎麼樣，她能跟你尋死覓活，鬧一個天翻地覆，非得好好把這活寶貝親自遞到她懷裏，纔算完事。這種女孩子她

愛這貓就和愛她祖母一樣，簡直還要利害些；更可以講她寬容這貓，就和她祖母寬縱她一樣。喫要一桌，睡要一牀，誰要氣了她，她就抱住牠哭，訴委屈，比對她爹還要親近。有一次我生氣問她，是不是出嫁上轎還要抱牠像抱牌位地抱上？

「你猜她答我什麼？真是失了王法！她說：『爹，自然哪！我同牠一齊上轎，要不——』我揍了她一頓，她媽數落了她一場；你瞧，她咬定牙關，不成還是不成。唉，我的副官，天下會有這種奇事，抱着一個黑貓——那貓是黑的，多不吉祥！——抱着一個白尾巴的黑貓上轎，這種新娘子！這比帶她祖母拜堂還要可恨！多麼丟臉的事情！男家絕不能答應，而且四鄉傳出，這——這——副官，你知道人是兩點小雷聲大，三言兩語會把你毀了。我也猜出她那小心眼活活來給我難題做，專同老爹做對；於是我就讓大媒往男家通融通融，好歹等她過了門，四圍物事一變，也許能改過這種怪拗脾氣。就在這夜裏，我向她媽說，如今這可沒有什麼周折了，回頭連她連貓都不見了？她媽見她屋裏燈亮着，以為她在趕作嫁裝，便沒有去過問；大家也都曉得她好靜孤僻，便更沒有人敢去打攪。但是夜深了，那盞燈

還是亮着，屋子仍冷冷的；她媽在窗外喊她睡了罷，不見答應，便掀起簾子進去——呵！沒有人。我們想她素來安分守己，絕不會有什麼意外，也絕不會出了院子，而且大門是從裏倒鎖住的，怕鎮上的不安靜；過了許久，燈已經黯下去，但是她仍然沒有蹤影。我們點起燈，在家裏四處尋找，唉！既然她決心走了，那如何能尋得着呢？我氣得吩咐大家暫且睡去罷。明天再說；到了明早，我們便想到後面菜園子，怕多分是跳入了在那邊的井；正打算要叫人淘井，便有劉福兒從籬笆那裏拾來掛在竹桿上底一塊撕下底破布衫，正是她的。這顯見她是從罅口地方爬出去了。我吩咐家人嚴守祕密，誰要透出一個逃字，我就要誰的命；唉，還有什麼可說的哪？

「在如今這種亂哄哄的時光，就連我們大人出去還得加意小心，何況她一個單身的小姑娘，沒有思慮，抱着一個不通人性的黑貓——唉，副官，不必提了！不必提了！」他長得呼了一口氣，低下頭半天沒有擡起，他心裏一定是酸甜苦辣，有一種難向人表白得味道。他得嘴雖然硬掙，語氣自然有些懊悔，他隨後低頭道：「我吩咐大家不必費神搜尋

她了；既然她肯丟下我——我是疼她的，而且就只有她一個——不管，就聽她死活去罷。誰曉得她這時在外頭——她媽雖然沒有說出什麼，不過哭哭啼啼，總擔憂——她從來還沒有出過遠門。」忽然他仰起頭來一雙眼盯了我一會，有聲無息得問我道：「我聽說你曉得她的下落，是真是假？」

「是的；」我答道：「不過老先生能否先回我一句話呢？」

「你要我答什麼？」他奇怪起來。

「這就是，」我一針見血道：「要是令媛回來——」

「不！她死在外頭了！」

「那你簡直就不愛她！」我急了，覺得要壞。

「我——我——我愛她！只是，唉，我的——」

他剛說完那句「我愛她」，就聽見架子裏頭花喇一聲，像什麼東西重重得摔在地上；我們都嚇個不輕；我拏眼搜尋我那位護兵，我得岳爺爺連他影子也沒有！我連跳帶蹣，

跑到他原坐得地方——呵，可憐得孩子！他直挺挺面向地，撲在架子外頭菠菜畦上，戴得那頂又深又大得軍帽，早滾在一丈開外。我從架子折斷得地方蹣跚到他身邊，一把扶起他，放在自己胸口，看他喉嚨一抽一抽得；好半天，好半天，好不容易得，她這纔哭出一聲：「我的爹。」

我想你大約早已猜到這是誰了，不過我那位老丈人心中滿沒有這樣快得眼睛，又是在黑地裏。他站在我身旁直發傻，後來不知想到什麼，便向前院去了；一會兒只見他提一壺冷水，拿着一個小白紙包，後面跟着劉福兒和一位老太太，三腳兩步得趕來。他老先生以為我得夥伴中了暑哪！不過究竟是年輕人心靈眼快，一下便看破我懷裏得女人，蹲在我身邊狂喜得大叫道：「什麼玉子！這不是我們的玉子！」

老頭還沒有擱下腰，就見她推開我在她胸前上下順着得手，跳過去，緊緊抱住他一條腿，哭着爹，求他饒她得死罪，因為她知道她是該死得。他這一手撒了水壺，那一手丟了藥包，就像立在夢裏頭。

不過我忘了提到老太太，其實這勿需我廢話，當過媽得都明白這時候該是怎樣一個滋味；孩子出了錯，經過大苦大難，疼惜還來不及——尤其是沒有人理得自己得心肝兒姑娘。不過我這位丈母娘卻疼得格別，她飛過來坐在她女兒身旁，一手圍住她得腰，一手替她攏起散開得頭髮，口上百般憐惜話兒叫完以後，便出奇得問題：「喂，你的小阿，那黑貓哪？」

「他們——把小阿——喘——喘——喘死了！」我女人哭着。

「誰們，我的孩子，」

「噢，噢，那些兵！」她回過頭像電閃得飛了我一眼，接着哭道：「不過，媽，我——我——我不愛牠了！噢！噢！」

第六章 他說他的岳父母的反目

兄弟，你一定覺得我狗運太亨通了；我告訴你，還有好得在後哪。她們母女攙住哭了

一場以後，彼此扶倚着，我們跟在後頭，劉福兒早已飛跑在前頭，一齊向前面院子來。我們進了她媽得房子，裏頭亮黃黃得，在匠頭扶手上點着一盞洋油燈。老太太攙她女兒上匠坐好，然後說她怎麼瞧見我身後藏藏掩掩得那個兵像她得玉子，又不像她得玉子；她問我怎樣尋見她得玉子，不等我開口，先親自下匠給我搬了一把紅木椅子坐，千謝萬謝，雜着叫了一百聲佛菩薩。我剛起頭要說事情得始末，她又先眉花眼笑得，指着那拳眼睛瞥我一下，警爹一下得姑娘，問她爹是不是她穿着軍服更出落得俊俏；爹拳鼻子冷冷得應着，轉過問我從那兒尋到他女兒。

這時一家得男女都擠在門口往裏探望，伸伸縮縮，頭接頭，耳朵對嘴得議論；我張望着老先生，臊得開口不得。他理會了我得意思，便吩咐大家明早再來看玉子，各自歇覺去，少在外頭撥弄是非。大家快快得慢慢得散了。

我喝了一杯茶，聚了聚精神，就開始講有一夜我怎麼聽見哭得聲音，怎麼跑過去，怎麼看見他們令姪讓幾位弟兄捆在馬房，怎麼我就把他們轟掉，後來便救活了她。我講一

句。老太太高聲得唸一句佛號，聽到我救活了她女兒，便抱住身旁得女兒親了一下，說她女兒命好，不知前世修下什麼福，這輩子纔遇見我這位救苦救難活菩薩，於是轉過頭問她丈夫這話對不對，這位爹先只在屋裏走來走去，靜靜得聽我說，這時鼻子又出了一口冷氣，問我以後怎樣哪？

兄弟，你看我該怎麼往下說哪？我咳嗽又咳嗽，搔頭又搔頭，正在十分爲難，哎呀，好玉姐！她彷彿猜出我得滿腹鬼胎，便故意裝出乏極了要暈得樣子，將胳膊軟軟得伸起，懶懶得勾住她媽得頸子，頭倒在她媽懷裏，輕輕得說她想睡一睡，問姆得屋子開着沒有，她想過去躺一下。這時我還得謝一謝我得丈母娘，好老太太她喫驚了，說：「可不是經過那幾個捱刮的給你捱了一宵，這時又走了一路，是得歇一歇！不過，你就在這裏睡罷，你爹讓他隨便滾到那裏好了。」

「老湖塗她捱捱是前四五天的事，你問她這些日子在那裏哼？」爹得冷勁兒真夠我們難受得，不過天佑我們，他忽然又問她老婆道：「再者，請問你讓我滾到那裏去睡哼？」

「她在那裏？反正不會在你家裏。」我得好丈母娘無名火升起來，據說這還是她頭一次和丈夫破臉哪；媽爲了委曲得女兒，什麼都會做出來：「你睡到那裏？反正我今晚不會留你！」這時她叫窗外站得劉福兒道：「進來把你老爺的鋪蓋搬到西廂房去——」

「媽，誰爹在這裏，我——」

「不好孩子，我晚上還有話問你——」

「那媽，我丈夫睡在那裏他——」

「什麼，你丈夫？」老夫妻一同讓着，老眼瞪得圓圓得。

「噢，媽呀！他——他就是我丈夫！」我女人橫在她媽胸口，羞得哭着。

「誰？他是誰？」老太太摔開她得頭，跳在匠下，楞裏楞怔得坐在椅子上。

「老太太，」我這時不得不插進來說話了，站起向她深深行了一個大禮，柔聲低氣得道：「就是我！這不是別人只是我！請你千萬不要怪她，我得女人，你得姑娘，這不是她得錯；這是我——老太太，完全是我一人得錯。請你千萬不要責備她，可憐得孩子！她這幾天

跟着我罪也受夠了。要是你——老先生，你們兩老不願收我做女婿得話，那自然我難受，不過爲她少在外頭奔波，跟我受罪起見，你們說什麼我都絕對照辦。我從不撒謊！我是救了你們得小姐，不過，我們都是小孩子——」

「哼！小孩子？」老先生喘過氣來，話好容易來到舌頭尖上，攢緊拳頭向我喝道：「你，我說你是大騙子！大騙子！這些兵這些忘八蛋！」

「我說不是！」丈母娘讓我收服了，站在我們一邊，氣衝衝得對她丈夫道：「我說不是！他是好人，活菩薩，救了我女兒的性命——」

「你瞎了眼！他敗了我的家風，毀了我女兒——」

「那是說你自己！你自己！」

「我瞧你忘了爲妻的身分——」

「我要他做什麼？他害了我一輩子，害了我女兒——」

「告訴你，我絕不要他做我章家的女婿！」老先生正眼也不睜我們，跳起腳就往外

走，嘴裏罵着我聽不清得怪話。

「告訴你，我要他做女婿！」老太太這時也不睬丈夫。扭身爬上廂，叫她心肝女兒不要哭，說她拚掉老命，也要爲女兒爭這個體面，那怕跟着我們過活也好，反正她是沒有別得子女得。我女人抽抽噎噎越發哭個不了，說她離開我活不成，如果爹媽不要我，她也只好捨下富貴，跟我到兵營裏上操去。

這時屋裏男人只剩下我和劉福兒，兩個人都呆在地上，不知該勸那家纔好；忽然他走近我跟前，問我要是真和他小姐睡了得話，不如親自向他老爺說明白，求——我不等他說完，立刻靈機一動，推開他跳向院子來。老先生一個人在院心背住手，大步得踏來踏去，撲撲得往外吹氣。我墊起脚尖走到他面前，低聲下氣得求他聽我一句話，然後我便永遠離開他家，再也不來。他點一點頭，不耐煩得站住。

「老先生，這是我們營長命令，如果你不給我女兒，便得掬兩千塊錢——」
他得臉皺紋動了動，隨後一躁脚，向我愧起拳頭道：「好，你還吓唬我！兩千我也不給

你我的女兒！

「不是那麼說，老先生，我絕沒有那樣心思，一點也沒有；你聽我說，況且那時令媛拙，在馬房柱子上，是衣袴全剝掉，光着身子得，她要跟不上我——老先生，我絕不想要令媛，不過禮法，先王得禮法——老先生，這個你該比我明白得多。」

他臉上得筋抽得難看極了，月亮又慘又白，映得他臉色發青；除去我得難過，我也真有些爲他老人家難過；他得手移擻着，鬆開拳頭，慢慢搭上我得肩膀，嘴邊顯出打了敗仗得慘笑得意思，半天移擻不出一句話來。我明白他，我這渾蛋！我仰起頭望着天上得星星，他們看着我們笑呢，給咱道喜也說不定。

「我不管了，隨你們死活去罷！」我不曉得他充我還是充屋裏得女人講，好容易擠出了這句話，洩他老人家一肚子得氣，忿說完了，他提起脚，便一步踏到轉過牆得黑影裏頭，一會兒我們就聽見他在菜園那邊來回走得聲音。劉福兒從屋裏跑出來，蹲在小月門後頭，不聲不響得看住他，怕出了意外。這時夜裏靜極了。

十六年夏。

開明書店讀者調查表

此填曾 表過否	書本閱曾		狀 况	此 書	購 得	通 是 郵 否	址 住 久 永	址 住 在 現	字 別	名 姓
	目 店	過 否								
	小 冊	單 張	實 價	店 名						
									別 性	業 職

對於
之批評

訂 裝	面 封	刷 印	張 紙	容 內

批評者
年
月
日

一九三一年四月初版

■ 短篇小說集 壕子

精本實價七角五分
普及本實價五角五分
(實價不折扣外埠酌加寄費)

不許翻印

著者 李健吾

發行者 開明書店

排印者 美成印刷所

發行所
分售處

上海福州路九五號
電報掛號七〇五四
北平楊梅竹斜街
廣州惠愛東路
瀋陽鼓樓北

開明書店
開明書店

82

44021

(18)

18

